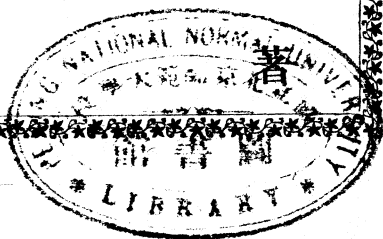


心

聲

吳承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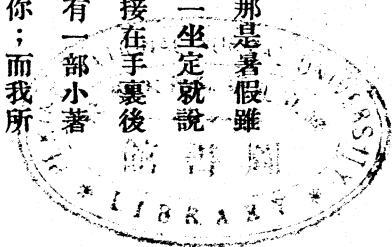
師北京
大馮
芳



徐祖正先生序

F——恐怕要兩月多以前了，你先在學校打了電話來說要看我。那是暑假雖過，照例學校不知幾時開課，消息沉沉的時候。你是初次到我的家，一坐定就說做了幾篇小說，要我爲你做篇敘文。我把你抄寫清楚的一共四本草冊接在手裏後，滿口答應，『四個禮拜後，你來我處取好了。』那時因爲我自己也有一部小著，得到京內一家書舖的允諾正在排印校對的忙着，所以有那句話回答你；而我所以那時咄嗟之間約你四個禮拜的理由，我已不大清楚記得了。看來不見得全爲是我正忙着小著的校對排印是很明瞭的。因爲方才付印的那書，前後共有兩卷，預計上卷在兩月後或可印成，而現在預計的兩月已經過去，而我小著的上卷還沒有校到一半呢。這是朋友們都不知道，自然廣告也沒有登出，即便幾時出版都成。

徐祖正先生序



老實說來，而且我是另有職業，也並不急要那筆稿費。書局答應承印已經使我萬分歡喜的了。自然我的那部小著並不是驚世大文，或是慈航寶筏，遲早出世都是不成問題的。四個禮拜相當於一個月。那是九月底或者十月初的事罷。『四個禮拜就是一個月後學校或者能够開課。我到開課時候把敘文寫起後帶給他去罷。』或者是那麼的意思。如果要得緊急當然自己來取。總之現在是十一月底，學校已在十一月初開課，我們在學校內已會面到一月多久，計算你那天來到我家時，適巧是兩月多以前了。

F——你的心聲，終算都已閱讀一過了。要做敘文當然要把內容說說。翻開第一篇我就讀了『可憐蟲』，第二篇讀了那個『王女士。』因為事情忙，沒有接讀下去。但是只讀了這兩短篇已約略看出了你的態度。有天把裏面的一篇『衝突』讀了。讀後我早已了解你的態度，就相握筆做所謂的敘文了。又因事忙作徹。

今天一氣把餘贖的全體讀完，勉勉強強的寫到了這裏。

F——你的小說我讀時覺得很有興味。有幾篇記得正在一天沉俗空氣中稍能劃出燈下數小時快樂的讀書時間中讀了的，讀後覺得並不懊悔。有幾篇是在生活的枯燥心緒的黯澹時間中讀了的，讀後覺得很能解遣。凡是要做小說，自然先要有材料，但是有了材料，也不容易成爲真正的小說。所謂真正的小說者，就是目前新文學運動中盛行的一種小說體裁；我們的眼前有莫泊桑丘霍甫等等的巨匠；我們的作品務必也要彷彿他們的體制。這本是極好的傾向，極宜努力的工作。但是這一方面的成功者如今還極寥寥，而且可說毫無。不單是小說，新詩也是同樣。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運動鬧了幾年了。誠哉我們天天盼望其成功，併且也是那個運動的一個贊成者。文藝學術不比政治經濟，毋庸霸持強占得的。我們正期待一種更新的嘗試。與新興文藝相對壘的應當是一國固有的傳統文藝。我們並不是說

新興文藝既屬無望，那末就復與舊文學來代替。致力於新的人，只顧猛不回頭的做去；想從傳統裏找出新路走的人，也毋庸迂迴縮澁的顧忌。單就小說而論，中國也自有一脈相傳的精神與手法。我說讀了你的幾篇小說，似乎了解你一個態度。如果你儘是照樣做去，我可決定你將來的成就必定有個新的傾向。就是：你的小說，不是眼面前什麼新文學運動時候大家要求而肯定的小說，乃是中國一向以來所謂述說一個故事的那種態度。"A story teller"是在英國小說史裏也可以發見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就在現今的英國小說壇中也可大別爲二大派；就是以英國固有的傳統精神與手法而成功的 "Rudary Kipling" 去與受了大陸作風影響的 "Thomas Hardy" 比較一下，當能摸索到那個底蘊，又可以測知到今後中國小說文壇的趨勢了。所以我不惜多費些時候來讀你的作品與寫這篇意見給你的。不過望你多用工夫，再有完備的作品於不久的將來給我們讀，如是而已。

F——末後還有幾句話。文學也同其他的藝術一樣，是個性的極端表現，同時也就是自己藝術的發展。有許多人有了作品，羞於示人，或是難於問世的。你能固持你的表現，當然能使天下有心人大家奮起。至少在這非死非活的教育界中，有好許多青年人可以藉此消遣，藉此刺戟出些回響，不致鬱積到瘋狂，到自殺，或者到墮落罷。

F——從今我也要緊張些了。今年京內的各學校，只比往年遲一個月就開課了。明年却不知如何呢。你的書給我擔攔了兩個月，這也難為精神墮落的辯護了。然而一想起有個時代已快來到了。各人以心傳心的那個時代。那個文藝美術的萌芽時代。那個等待我們去為她開山闢路的黎明時代。

F——但願各人努力！我祝福你在時代長城的建築上你進獻的一塊奠基石。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夜 徐祖正

心

聲

六

自序

這幾篇文字，是我近來一年多隨便寫出來的。寫成之後，有的曾經拿在報紙上去發表過，有的還未拿出去獻醜。去年十月初間，我見得這幾篇文字，分散在各處，沒有團圓的機會，實在孤單得可憐。我才費點工夫，爲他們想個聯合的辦法，把他們收輯攏來，請新文學大家吾師徐祖正先生指教，以便印成集子，出而問世。

徐先生看完這幾篇文，就作了一篇很好的序文給我，並向我說：「你的文字，我已看完，似乎結構上還不甚完密，個性上也不大分明。望咸及二公傳兩篇，你當要修改一下，然後印出才好。」我應道：「是的，我自己也覺得是這樣；不過我的性情太懶，總無心加以修飾。」

我把徐先生作的叙文拿來讀了之後，就提起不中用的秃筆，將望成草草的改了一下，正欲修改二公傳，忽然懶病發起來了，不想握筆作工；祇得將筆放下，到朋友處去談天。但是我心中又不安于這幾篇赤裸裸的文字，毫未修飾的走到出版界去獻醜。每每提起秃筆，將爲這幾篇不要緊的文字，謀個修飾的方法；又恍惚懶神走到我面前來說：「現在修飾他們幹嗎？權且把他們拿去印了，待再版時，再來修改也不遲。」我聽了懶神的話，就勇敢的將這幾篇不要緊的文字，拿出去付印了。這是我付印這書的由來。

再說我這幾篇文字的由來：可憐蟲是前年下學期，應世界日報小說旬刊的徵求而作的。王女士是前年冬天同友人圍爐聚談時，開頑笑作成的。這兩篇文字，是描寫兩個女子。二公傳及望成是去年二月初間，心中正在煩悶難堪的時候，提起筆隨便亂寫的；實無可觀，我早有心將此二篇取消，無奈我又是個多情人，可

憐他們沒有位置可居：所以暫許他們居在本書裡。衝突與取人，是暑假無事時作的。末後三篇，——印，人瘦黃花，榮歸，——是最近作的；以管見看來，比較可觀。

我覺得這幾篇文章，本不甚重要，無出版的必需。有他們，文學界未必會生什麼利益；無他們，也未必會感什麼缺乏。不過因為費了寶貴的光陰，才作成這點不要緊的東西；若不印成集子，恐怕日久散失。所以我之把他們印出來，實在是為保全這幾篇不要緊的文字；並不是自命為一種著作，也不是一定要人看。但是中國這樣多的人，或者也有些人，于空暇無事時，要拿來看一看；也許從此可以消遣胸中煩悶，也許從此可以得點社會知識，也許從此可以促進文學趣味。這就是我的一點意思，也就是對於讀者諸君的一點希望。

本書的記述，非出乎聖賢的經書，古來的正史。所以對於事實之確否？聖道

之合否？可以不必過問。若讀者務必要合乎聖道，出乎實事；只有敬謝不敏，請去看經史吧。因為我覺得文學與經史，有兩點很不相同：

第一，文學與經史之起源各異：文學是由初民感寒暑的往來，山川的高低，風雨雷電的交加，人羣男女的交接；就不期然而然，發出各種聲音，自然而和諧，流利而清亮，可以感動人，促成同樣心情。這種聲音，用文字寫出來，就成了文學中的詩歌。所以蠟辭斷竹，及詩經楚辭等，多是情動于中，自然發出來的聲調。經史則不然。經實由于聖人欲維持社會，發出來的嚴正語言，勸世文字，使人知利害邪正，才能有所趨避。所以詩書易禮春秋，多是嚴正勸世的文辭。史則由初民所見所爲，有須記憶，可以供人取鏡者，則羣相傳誦，所謂「十口相傳爲古。」然傳誦終有遺忘，于是用文字以記之，就成爲古史了。故古來史書，如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皆記錄古人之言行事業。

第二，文學與經史之性質各異：因為文學以情為主，乃當今世界文豪所公認。則其性質，也隨情的性質而定。欲明情的性質，請就心理學言之。心理學謂情因主觀客觀兩要素之關係而生；其內容很豐富而多變動。喜怒哀樂，隨牠對於外界或內界的刺激，所起的反應而變異。情既這樣活動，則文學的性質，也隨之而活動；不拘一律可知矣。每見今之號稱文人者，而其對於文學的批評，仍以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一語，為天經地義，不可移易。故其對於說了幾句仁義禮讓，修身正心的著作，則以為是載道的文，視為神聖不敢輕慢。不問其文辭本身的優劣，祇有崇拜贊美之而已。對於不如是的著作，則認為非載道的文，輕蔑異常，妄加批評。如見水滸紅樓夢諸小說，多談盜賊男女的事，遂斥為誨盜誨淫的書，加以排除；且謂作者為狂妄。更奇怪的，駢文家與散文家，互相輕視；語體文家與文言文家，交相詆毀。這等謬見，皆由于不知文學的性質而起。所以文學，用

白話也可，用文言也可，用散文也可，用駢文也可，用有韻文也可，用無韻文也可，談政治也可，談風俗也可，寫實事也可，寫意想也可，述道德禮教也可，述男女情事也可；祇要說得明瞭透澈，意思新美，文彩燦然，動人情感，悅人耳目，就是上乘。無所謂孰輕孰重，孰優孰劣。世之學者，多不知此；往往是己非人，執一端與人力爭。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猶坐井觀天，不識天之大也。經史的性质則不然。經既是古聖賢維持社會的書，則以嚴正為主，非全隨情意的作品；乃是斟酌古代社會狀況，對病下的藥料。此種藥料，能否合于現在社會，姑不置論。若謂文學，非拿此藥來醫治，不能安全，則未免庸醫之談。因為經書祇是儒者一家對於當世的言語，何能範圍文學呢？歷史既根據事實而成，則其性質，以記實為主，不能隨喜怒哀樂，盡情發揮。必有其事，然後載諸書。若文學必如此作，豈不妨其本來性質嗎？

照這樣看來，文學與經史，既有這兩種不同，當然不可並論。所以讀文學書時，只可以文學的眼光去批評，不可混以經史的眼光。我這本集子，是不是文學，自己不敢決定；不過我是拿文學的方法去作的，希望讀者，也拿文學的眼光去批評。若拿經史的眼光來批評，則必至相背馳。

然則文學與經史的界限，豈判然無絲毫相同嗎？實又不然。經史中之有文學要素諸種作品者，都可歸入文學中。如詩經史記等書，凡含有文彩及情意者，皆可謂爲文學。否則不得爲文學。如易經卦爻等辭之精談哲理者，春秋條文之無動人情感者，以及現在歷史教科書之呆記事實者，則大半不是文學。所以文學與經史，可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學者當知此，才不至于誤會他們的界限；才不至于將他們一律的批評。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 一日馮 芳序於北京師範大學校

心 聲

八

本書蒙雷伴書，邱東甫，何庸，劉宛羣，徐秀實，諸位學兄，幫忙校對，特此鳴

謝。

心聲篇目

可憐蟲

王女士

二公傳

望咸

春日鄉村生活

衝突

悲戰詩

取人

印

目
錄

心

人瘦黃花

榮歸

聲

可憐蟲

(一)

我每每與人談故事，不知不覺，就把鄰近唐家女子的苦史，說一段出來了。聽的人，多說我談的過於激烈。然而我覺得正在抱慊，還未說出十分之一。她性情溫柔，容貌秀雅，父母愛她，如掌上珠，因呼爲鳳珠。年方二八，即遣嫁於早年許定的張家。過門未久，不知何故，婆婆即說長道短，怨惡異常，就像新媳是她的眼中釘。不罵新媳無能，在娘家時，未做有陪奩；就說：「唐姓寒門，那堪與我作親戚。」鳳珠聞之，臉紅耳熱，心中怦怦的動；祇暗自悲傷，並無一言。弟妹見婆婆不愛她，又見她可欺，亦時來戲侮。一日這可憐女子，準備煮飯；織織玉手，正捧着一盆水。不料欺弱的妹，在側一闖，乒乓一聲，盆即落在地下。鳳珠正在驚恐。婆婆在門內，探出那蓬蓬的頭，望了一望，即放聲破口，大罵起

來，「你這敗家婦人，誰有許多東西給你敗。捧一盆水，都捧不起，有什麼用？」
「婆婆，望你原諒，是妹妹闖落的」。「噫！自己不認過，還敢誣我的女呢。
這盆子，快快賠來；不然，定不饒你。」她俯首不敢言，祇微應「賠還」。急忙
拾起破盆，就去煮飯；飯熟，婆婆到棹上，又嘖嘖咕咕的罵；像傾不乾的水筒一
樣。

從此以後對於公婆，益加敬奉；對於弟妹，也加謹慎，所打破盆子，亦求丈
夫，買來賠了。每日一雙玉手，煮三餐飯，洗一家人衣服，真是忙個不了。有時
衣服爛了，又罵：「不會洗漿，把衣服都弄壞。」有時飯未吃完，又罵：「多多
煮些，暴忝天物。」有時飯不够吃，又罵：「沒有計算，多少人吃飯，要多少米
才够，怎不知道。」嘮嘮叨叨，無日不罵。一日她在室內，想到「衣服爛了，罵
我是不會洗。難說衣服永久都是好的，那麼布舖縫衣舖，還有生意嗎？每餐的飯

，雖說大略有定準；然而不能恰恰合適，不多不少。」左思右想，難於處理，不知不覺，淚即滾下。

「子，子，婆婆進來了。」你這賤東西，好好的，有什麼可哭？難道我們還刻苦了你嗎？」鳳珠忙用手巾，將淚拭去。端一凳子，請婆婆坐。「我不空坐，賤東西，你要留意，我是很不喜誰哭的。下次再哭，我一定要叫我兒打你；縱他饒你；我也不饒你這不討好的。」罵後就走出房外去了。鳳珠想到此後，有淚也無處可哭；不覺淚又出來了。幸想到明天是中秋，該回娘家去拜節，才稍稍寬慰。急忙預備東西，將所有衣物。分別收好。極望今日早點黑，但是時間偏不如意，恰像與她作敵；看見天色已昏昏暗暗。又久不黑下來；待到天黑時，猶如經過一年。好容易又經過晚餐，到九點鐘才睡。當時祇望立刻就睡熟，一覺睡到天亮。偏反反覆覆，難於成寐；至半夜時，始暫入夢鄉。不久即醒。自己朦朧的問「天

亮了嗎？天亮了嗎？」然而仔細一看，只見意外的明月，正在天空高高懸着。久之始聞晨鷄喔喔的報曉。急忙穿了衣，下了牀，東方纔白，不敢驚動丈夫，只得輕輕的開了門，走到廚房，緩緩的煮飯。待煮好時，天已大亮，才請公婆丈夫弟妹吃飯，食畢，將茶食包好，辭別公婆，偕丈夫往娘家去。

一路上十餘里，曲曲折折，在田間小路上走。遠望娘家樹林，已在前面；心想快要到了。然而不論如何走，不但不能近些；還覺愈往前走，那樹林愈離得遠。好像有誰將樹林，移向遠處，故意爲難。走的不耐煩，才真正走到。鳳珠入室內，張大哥到客堂。她爹和哥哥，就在堂內，陪着張大哥。她媽和嫂嫂，就來陪她。她恭恭敬敬，問了媽和嫂嫂的安；將所買來的東西，分給姪兒們；然後才相問兩家的情形。但是對於數月以來，張家婆婆的虐待，自己的痛苦，毫不提及；恐爹媽哥嫂聞知，徒生憂悶。

她雖十分隱忍，面容言語間，總有怏怏不樂之象。嫂嫂見得，就問道：「姑姑，你從前在家，有說有笑，活活潑潑；這回爲什麼言語行爲，都大不同了昵？」

「嫂嫂，我那天回來時，在路上感冒了風寒，覺得不新鮮。所以這兩天，沒有精神，同你閑談」。「你多穿一件衣服罷。媽那裏有鷄蛋，煮一個來滾一滾就好了。張家待你還好麼？」她聽得問到這裏，就如吃了一口辣椒，不由淚不流出。但又怕嫂嫂看見，所以淚雖到眼圈，急忙埋下頭掩着。勉強說：「還好」。「我想你那公婆，見你這樣靈敏，這樣秀雅，這樣好的德性，必定很愛你。至于張姑爺，更不消說了。」她含羞答道：「你不要這樣說罷。」

姪兒們圍着姑姑說：「張姑爺說今天要回去。你不要回去呵。」一個大點的孩子，指着一個小點的孩子，（指着他弟弟）向着姑姑說：「這回他因爲掛念你

，還哭了幾次哩」。「只是他哭嗎？你也怕哭了罷。」她媽向她說：「你這次回去了，要明年正月才得來。我這裏沒有什麼給你，只有一封冰糖，可以拿回給你婆婆。還有一包糕餅，拿回給你弟妹。還有幾句話，要向你說：女兒是他家的人，望在他家過世；當要孝順公婆，敬愛丈夫，我想你總能做」。「媽，我知道」。「東西收拾好了，你同張大哥走了罷。」鳳珠起身將走，見媽和嫂嫂，都在後面相送。鳳珠向媽和嫂嫂道了謝；對姪兒說：「你們捨不得我走，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們，親愛的姪兒。」她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淚即流下。她媽和嫂嫂見着，只以爲她捨不得我們分別，不知道她還有滿懷苦情。

鳳珠這次上路，心中不知有什麼，總覺不快。一路上舉步維艱，像有什麼絆着脚下。不似前幾天回來時，渴望到家的情形。回望樹林，離她真正愈走愈遠了。又想着「我的親愛的媽，親愛的嫂嫂，親愛的姪兒，你們在一塊兒，真正快樂

，真正幸福。我呢？孤孤單單，還受無窮的虐待。」娘家的樹林，漸漸不見了，可怕的房屋，快要到了，她的心，痛起來了，兩足愈見沈重；忍耐着又走一段，才到場尾，自場尾，轉兩條深巷，就走到了。她見弟妹在門前玩，公婆坐在門內，便說：「弟弟，妹妹，你們在這階上玩石子嗎？留意些，恐怕跌下階去。——公公，婆婆，兒媳回來了」。婆婆怒着臉，翻起一雙白眼，望了一望，也不說一句話。公公還點一點頭，是是的說了一聲。

鳳珠入內室，將包裹放下，將丈夫衣服，及自己衣服換了，才將兩包糖食，送至婆婆面前說：「這包糖是奉敬婆婆公公的，那包是分給弟弟妹妹的。」婆婆撕開一看，就說：「這點微末東西，拿來做什麼？又粗糙不堪，誰喜喫你的，虧你娘家好臉面，這些東西，都帶起來了。」但是她的話，雖這樣說，東西却不退還。一包糕餅，立刻即為羣兒抓去喫了。一包冰糖，嗣後還珍藏起來，用着走人

家。再伸起她那粗而髒的老手，指着籃子說：『你走這幾天，籃裏已堆積十幾件衣服，快快拿去洗了，明天他們要換。』

(三)

鳳珠雖才走得精疲力倦，然而婆婆有命，不敢不遵。立即將衣抱去，放入一個大木盆內；伸出她那嫩而白的手，一件一件的洗。那洗刷——洗刷的聲音，至午刻方停。急忙又去煮飯。飯後，又忙去洗那盆內未完的衣服。洗完時，太陽已向西了。婆婆還罵：「明天沒有換的乾衣，怎樣洗到這時，真癩的很。虧你媽叫你做鳳珠，何不叫做癩豬，才名實相符。」自此以後，一家大小，都常叫她做癩豬，認她如受氣瓶；凡有悶氣，都向着她出。她雖靈敏，然而天天受罵，動輒得罪，竟至手足無措。也不知不覺，彷彿自己，就像一隻癩豬。每每走人前過，都像怕羞，頭也不敢抬起來。

丈夫始而都還好；既而受他母親，朝夕嗾使，也就反起目來了。兼之他與鄰舍一個女子，已有私情。那女年方二七，頗有姿色。所以他們兩人，極想把鳳珠，如何弄脫，以便成就終身大事。因此鳳珠之苦海，更加深了。三天兩天，不受打，就受罵。甚至一日，各方交迫。雖鐵石心肝，亦爲之嘆惜。況此二八佳人，自有生以來，爹媽愛她，如寶珠一般，毫未受過痛苦；哪堪受此虐待？朝夕憂愁，玉容漸減。丈夫嫌她，亦漸加甚。惟公公見此，漸有不忍，嘗言：「鳳珠雖是貧家子女，然自來我家，也無過失。侍奉我們，也算盡心。不可過於刻苦她」。婆婆在旁，怒氣衝衝的，帶着一副難看的老臉望着她公公說：「噫，你這老頭子，有點道理；反幫她說起話來了。你是不是見她年青，比我好些麼？」

鳳珠素以名節自持，那堪當此誣枉之言，聞之又羞又惱，坐臥不安。公公從此，亦不敢再發一語。一夜，她和丈夫，正在睡眠中；忽聽得丈夫驚吼，她以爲

他在做惡夢，恐他受了驚駭；急忙從懷中，伸出那嫩而溫的手，把他搖醒。殊事出意外，婆婆在旁而室內，即問其兒：「你在做什麼？」「這賤婦人，用繩來勒我頸項，想要謀死我。」鳳珠聽得如此說，好像忽然受了一個大霹靂，駭得魂飛天外。婆婆早已大吵大罵，放出那老而惡的聲音，如野獸咆哮一般。全房的人，都驚醒了。鄰舍亦有驚醒的，走來訪問，才知端細。議論紛紛，各說不一。多知此事，出於誣枉；然不敢明言。惟鄰舍那十四歲女子，則甚得意。第二日，張家令人來叫唐家。唐氏夫婦，不知何事，祇得隨來人同去。不料一至張家，見一羣人，坐在客堂內。張氏夫婦，怒目相視，並不迎接。又見鳳珠女兒，立在旁面，淚如雨下，兩眼哭的紅腫，如帶着一雙紅眼鏡。唐家夫婦，驚疑不定，才開口問爲什麼？而張氏婦人，即脚跳手指，大罵道：「生出這種賤東西，還要裝模做樣。這東西，我不要了，快帶起滾。」唐氏夫婦，又驚又惱。旁人才將此事，告訴

他們。他們得知，極欲分辨。而張家的人，又大發雷霆之怒；舉起拳頭，就下攻擊令，以作晏會親家的惟一佳肴。幸旁人中，一年高有德的，才急忙出來阻止。並說：「此事不論確否，總毫無証據。且此女子，無能無力，怎會勒死男子？況她行爲極正，近鄰誰不知道？依我們想來，她不至于做此事。若真要謀死人，毒藥就快得多，又很方便；怎至於做此笨拙事？」這一些言語，才把張家，說到啞口無言。只暗暗恨這老者，多言多事。唐氏夫婦，見風浪漸平，辭別衆人，勉強將女兒，教訓一番，自回家去。心想接女兒回來，消遣幾天；奈已近年底，又恐張家事忙，她不空回。祇好明年正月，她回來拜年時，多玩幾天罷。

(四)

三十日，她媽見兒媳孫子，都在團年棹。只不見去歲團年時，坐在側面那個如花似玉的鳳珠。又想到兒媳孫子，都在快快活活的，不知女兒，又如何呢？她

公婆又不愛，丈夫又嫌，想到傷心處，不知不覺，又爲女兒洒下淚來。好容易過了年，唐家老幼，都望她回來。每每狗兒哞哞的一叫，即走出門望一望。但是自初一望到十五，都不見她的人影。十六日，才請鄰近王大娘往接。鳳珠見人來接，即收拾包裹，辭別公婆，丈夫終不肯偕來。只隨王大娘之後，一步一步的走。見路上拜年的人，男男女女，成雙成對，來來往往。天空的鳥兒，也是一對一對的，飛來飛去。且皆悠然自得。「我呢？丈夫反目，不肯偕來。又天天都在辱罵中，那比得上這路中的人，天空的鳥。」又見道旁的草，已發青綠的嫩葉，娘家的樹林，也遠遠現出青色，生氣勃勃。怎像「我這樣憔悴，這樣無生氣。」王大娘在前面問她：「我不來接你，你就不回來嗎？」王大娘，我雖想回來，沒有人一路，每次求他（張大哥）同來，他不但不肯來，還要罵呢。你想我年紀青青的，怎好獨自一人，在路上走，不怕旁人議論是非嗎？」「噯！你怎麼這樣子，

一個人怕走路。城內我有個姪女，她一人還年年走幾百里，到成都去讀書呢？」
「唉！我怎能比令姪女？我們這裏，風俗又沒有開通；娘家婆家，又都是很迂拘守舊。」

他們一面走，一面談，不久就到唐家屋前來了。只見黃狗嗥嗥的叫了幾聲，認識是熟客，即搖着尾，迎將上來，吁吁的叫，一羣小孩，在門口耍錢，抬起頭一望，就說；「噯呀！姑姑來了」。亦迎將上來，前後隨着，進了房內。嫂嫂忙端兩條凳子。給姑姑和王大娘坐下。又去捧兩杯茶來。望姑姑一下，便說；「呀！幾個月不見你了，爲何這樣面黃肌瘦？」鳳珠正欲開言回答，眼圈一紅，即吊下淚來。她媽見此，也是一場淚。嫂嫂正在勸姑姑和媽，不要悲傷。不料自己的眼淚，早已流到面上。這一次相會，真所謂流淚眼觀流淚眼。還是王大娘，再三解勸，他們才收了淚。她媽愁着臉問：「張家這回待你如何？」「媽，不要說罷。」

說起心肝疼，自從他（張大哥）把我誣枉以後，那天不罵，那天不打。公公以前還好，現時也罵起來了。婆婆更不消說。『張家既那樣難過時日，你就在這裏玩兩個月才回去。』我雖欲久玩，無奈張家，要人作事。若久玩了，他們更要怨恨。去年中秋，才玩幾天，就回去了。他們還留許多事我做呢。『她在此消遣，數日之後，心內也覺寬慰點了。一日見哥嫂兩人，喜喜歡歡，相親相愛。又見爹媽，也很愛他們。又想到自己，心中一疼，淚又吊下。她媽在旁，看見就問：『你又在做什麼？』』媽，我不知前生，犯了什麼罪過，今生才這樣。一天由他們打罵，還說今年一定要退了我，或嫁了我，才過年。『呀！你快不要存這思想呢，你爹和哥哥，都是很講面子。每每見了嫁二嫁的，都要罵呢。說『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見了退回的，不說她自己有過錯，就說她娘家莫能力。』好的女兒，任隨別人退回的。』鳳珠只是流淚，並不再提及。每日同嫂嫂姪兒一

處，倒也好消遣。光陰易過，不覺已到半月。她卽力辭爹媽哥嫂，急欲回去。恐怕玩久了，公婆丈夫怨恨。她爹媽亦不便相留，於是仍請王大娘相送。因爲她又
有功夫，又能走路。

(五)

臘月末，學校放假，我由成都回來。見鳳珠面容較正月好些，懷中又抱一小
孩，立在唐家門側。我以為她夫婦，一定和陸了。所以小孩也有了，面容也較好
了。不料旁人對我說：「她今年，又演了幾場悲劇。自從正月間回去未過幾天，
婆婆就說，箱內的銀元，失去五十元，定是她偷了，要她還出。又罵又打，逼得
她莫法。只好用一繩子，把所有的冤曲，盡行交代，自縊了事。幸她張家的叔叔
見知，才把她解開。當時已難死，不知人事。過了一時，才漸漸蘇醒轉來。自此
之後，張家恐怕逼出人命案，才寬放了兩個月。四月間，他們又生出一奇計，佯

把張大哥分出，給他兩斗米，兩斤鹽，幾担柴，幾個碗，一個鍋，及其他零零碎碎的東西。令他帶鳳出來，另佃房屋。張大哥將東西搬去後，即引鳳走。她當時雖懷疑，但是不敢不走。一走就走了十餘里，來到一所破屋。內有一間寢室，一間廚房，一側所，住此不滿一月，即生下她手裏抱那小孩。起初幾天，都還有飲食，嗣後則所分得的東西，已經食完。張大哥也不另買，一溜烟跑回老家去了。可憐她飲食俱無。小孩又時常呱呱的哭。」我就問：「嗣後又怎樣呢？」

旁人又對我說：「幸得鄰舍有一老年婦人，見她可憐，一面給飲食與她，一面通知唐家。唐家得知，才送些食貨去。待至滿了月，仍請王大娘去接回。這一次回來，就要到現時。算來已經數月，也算離開了苦海數月。所以她的形容，漸漸復原了。前十日，唐家見年底將近，不好留她過年。（因為我鄉的迷信，凡既嫁的女，在家過了年，對於一家不利）。所以才把她送回去。但是她有新舊兩個

家，究竟送到何處？想了一下，還是送到舊家爲強。因爲新家，一無人，二無飲食，送去很不好。於是她媽親自同王大娘，送她回去。不料一到張家門口，張氏夫婦，立在門前，如把門的衛兵一般；怒着面，瞋着眼，不許進屋。說：『他們已經分開，爲何送到這裏來？』彼此爭辯，就大罵起來。鳳珠被婆婆兩耳光，兩拳頭，打來祇是坐在門前石凳上，嗚嗚的哭。她媽見如此凶惡，亦驚得面如土色，不知所爲。只在旁面，呆呆的立着。幸遇那天正是逢場，唐家正有幾人，上街買賣貨物。又幸王大娘，心靈足快；一溜烟，就去把唐家這幾個人找來。他們一到，就憤憤不平。大罵道：『你們真不講理，如何兒媳回來，還不許進屋。虧你張家還在場上居住，做出這樣橫蠻的事。』張家不待說完，即拿出木棍，兵兵兵的亂打。幸唐家這幾個人，還有些氣力，將木棍搶在手裏，也不客氣，在他們親家身上，重重的回敬了幾下。好這一打，就驚動了場內保正。這保正，本是張

家的親戚。忙遣兩人，將唐張兩家，叫到評理所。保正大氣盤旋，坐在上面，尊嚴異常。如帝王之于小民，儼然可以生殺自由。將唐家的人，如罪犯一般，宣佈了罪狀，又罰付茶錢，又罰賠禮。至於鳳珠究竟該在何地，他話口不提。可憐鳳珠，既不能進張家的屋，又遭這一次打，又見娘家受這番委曲，帶着淚眼，仍隨她媽回來。

(六)

我聽到此，才知她又經過這一段苦史。旁人對我又說：「因此她哥哥急忙進城，在知事公署，上了一狀紙。現在得了批示，大意是飭場上保正了息，勿得偏袒。明天又要到場上去談理。」第二天早晨，果然見唐家父子兩人，就往場上去。我因沒事，也順便上街去看看。一到評理所，見保正雖然大氣盤旋，有種可怨的模樣。但是對於張家，亦不若前次之偏袒。還勸張家，領兒媳回來，過了年再

商議。

張氏婦人，一聞此言，卽手指足跳，大吵大鬧。好像一隻母老虎，惡的要吃人。旁觀的人，見此情形，無不指責。但是保正因爲他們是親戚關係，也把她莫奈何。祇好向唐家父子說：「張家雖不承認領人，明天過年了，你們也要送回來才是。到那時，如果他們許進屋就好了。不許進去，再來商議。」唐氏父子，只得依言而行；就回家來，準備明天送她回去。姪兒們，圍着姑姑，都說：「過了年才回。」又請幫他們做毬子。不想姑姑的心情，早已亂如麻。

第二天晨早，她見娘家的門神對子，俱已貼好。姪兒都穿着新衣，快快活活，一往一來，有的放火炮，有的踢毬子。惟有她媽，帶着一雙淚眼，在那裏幫她收拾東西。她的心肝，始而疼痛萬分，如刀刺一般。旣而如食了瘋醉劑，不知所爲。眼淚如雨點般洒下。祇見媽收拾已畢，就說：「你忍耐回去，過了年又來。」

我叫哥哥送你，王大娘帮你抱小孩，恐怕今天還有事呢。」鳳珠眼淚汪汪，辭謝爹媽嫂嫂，祇隨着哥哥走，如像宣佈了死刑一般。往前走一步，似乎有人向後拖一下，說：「去不得。」又似有人在前面說：「不能不去。」昏昏沉沉，只聽着小孩呱呱的哭。不知走了許久，才見了四月間出來那扇門，前幾天坐過那石凳。心中一驚，恍恍到了殺場。又見婆婆，在那裏怒目而視，好像劊子手到了。

王女士

(一)

王女士在教室內聽課時，忽然發生了一件心中很難忍受的事；因此聽課也聽不進了，坐也坐不安靜了。祇一心望那點鐘快點過去，早點下堂，才好下去把胸中所欲言之言，及忍所不能忍之事，馬上到學校辦事處去，詳詳細細的報告出來。

殊這時間偏不如意，她心中好像等了許久，還不見下堂。等得不耐煩，急得心火起時，就在懷中把錶拿出來瞧一瞧，眉頭皺一皺，並暗暗的嘆道：「屢呀！我等了這樣久，以爲這點鐘該要過去了；怎知還才過去半點鐘。唉！你這錶偏偏作怪，好像故意不走，與我爲難；真把我氣死了。我就把你放在棹上，看你又如

王女士

二一

何走動。」

她就順手將錶，放在她的棹上，一雙眼睛，把那錶的針望着。祇見那秒針的走動，慢得了不得，好像蝸牛走路一般的慢法；其他分針時針的慢狀，更不消說了。

她心中覺得更不耐煩看此討厭而不走動的錶，只得忙將牠收在懷中。就想用心聽教授講書，或者這時間，還可以容易混過去。

殊她雖想專心聽講，但是她的心，却在其中搗亂，一刻不安靜；好像在跳動吵鬧的樣兒。她的兩耳，也不中用了；教授雖講得津津有味，她却一點也沒有聽懂；好像聾耳一般。她的兩眼，也變奇怪了；平素見這教授講書的模樣，倒還很好，並不討厭；此時見着他在教台上口講指畫的，不知爲什麼原故，總覺他有很討厭難看的樣兒。

她又等了許久，還未聽着打下堂的鐘；她便焦燥起來，莫奈何的樣兒，布滿了她的臉兒。並暗暗的說道：「嗚！可恨校中的規矩，必須待打了下堂鐘，教授下去了，學生才可走；不然，我早已溜去了。」

久之，才聽着下堂的鐘，嚙嚙的響了幾下。她就忙把書收拾好了，祇候教授下去了，她就好走。殊這討厭的教授，平常一聽打下堂鐘，就立刻下去了，很怕多教了一點的樣兒。偏偏這一點鐘，他還有點未教完，又在教室內，逗留講解，務必教完，才可以止的樣兒。

王女士此時怒着臉孔，睜着兩眼，死死的把那教授望着，恨不能一口氣把他吹走。又候了半晌，他才把教科書等，一件一件的慢慢收拾好，放在書包內，才提起走。

(11)

她見教授下去了，便低低的叫一聲「好了，阿彌陀佛，早也該走了。」她就急急忙忙的拿着書，怒氣沖沖的往註冊股（學校辦事處之一，管理註冊試卷等事）去，向着註冊股的主任說：「先生，我們這一點鐘，正在上課的時候，坐在我前面那個袁飛，從棹下伸手來摸我的腿。實在太欺侮我了，請先生加他以相當的處罰。」

「呵，這樣的事麼，學校自然有相當的處罰。但是我的職務，豈管註冊的事，不能管你們同學的行爲。」註冊股的主任，扭扭鬚子，作驚異的狀況向她說。她聽了這話，才知道走錯了門路，沒有找着告狀的處所。便羞怯怯的，急忙走開，又往舍務處去；將袁飛如何戲侮她，又向舍務主任詳細的報告。

舍務主任聽了她這一番報告，便急忙立起來，搖搖頭，擺擺手，向她說道：「呵，呵，密司王，你走錯了地方。我們這裏祇管住宿舍務的事，不能管同學的

品行。你若告狀，須在校長處去說。」

她聽了此言，就知又來錯了，又沒有找着告狀的衙門；心中更是氣，更是羞，把臉羞得緋紅，兩隻耳朵，也都紅透了。於是埋着頭，又往校長處去，向校長說袁飛如何戲侮她，如何摸她的腿。

校長聽了她的話，即令一聽差，將袁飛叫來。就向着他說：「密司王說你在教室內侮辱了她，你爲何好好的，要欺侮同學呢？」

「校長先生，我在教室內，並沒有作何事，我何嘗侮辱她？」

王女士氣不過，即忙插口道：「你在校長面前，就這樣說了，你上點鐘，不會摸我的腿嗎？」

「啐，你好不害羞，好不自知，你拿鏡兒照一照，你那副尊像，又麻又怪，醜得駭人，誰願意摸你？莫說我不願摸你，就是你來摸我，我也不肯的。這話且

不說，設若我真摸了你，爲何你當時不說？爲何沒有人見着？」袁飛不慌不忙的說。

校長聽了袁飛這話，不知不覺的望了王女士一下，見她果然容貌醜陋，並且臉上盡是圈圈點點的痲子。又見袁飛乃漂漂亮亮的一個青年，言語也很清楚，必不至于同王女士發生愛情。因此就有幾分不相信她所告這事，祇得勉強說幾句敷衍的話。便向袁飛說：「你也不消胡說，未必她還誣告你嗎？」又轉頭向王女士說：「你說這事，有人看見沒有？」

(III)

王女士聽了袁飛這番罵她醜的話，已經羞愧不得了。又見校長還這般不相信的問話，遂眼圈兒一紅，熱淚卽流出。一面哭泣，一面訴道：「先生，他實在摸了我。我當時正在上課，他從棹下伸手過來摸的，所以沒有人見着。我因教授正

在講課，不好聲張，所以默默然的隱忍一時。他摸了我，見我不作聲；又在他鈔本上寫了我許多名字；你若不相信，請你拿他在教室內的鈔本來看，就可證明了。」

「你說，倒底你寫她的名字沒有？」校長向袁飛問道。

他暗暗的想了一想，「我實在寫了她的名字，我若不承認得來，校長必定叫人去把我的鈔本找來看，那時豈不成了歪嘴婦人照鏡子，當面見醜嗎？」于是不得不大胆的承認道：「先生，她的名字，我實在偶然提起筆寫了。但是我寫她的名字，她也可以寫我的名字，這有何妨呢？她爲何因此，就誣我摸了她呢？未免毀壞我的名譽呢？」

「你還要胡說，你爲何無原無故的寫她的名字呢？我要退你的學。」校長說

「那不行，這也該退學嗎？」袁飛說了這話，就走去了。馬上走到學校警急鐘下，把那鐘打得噹噹的響，召集同學開全體大會。

同學聽得打警急鐘，召集開大會，不知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了，都急急忙忙的來到會堂。不久，就擠擠的一堂了。

(四)

此時袁飛才慢慢的登上講台，儼然當主席的樣式，報告校長如何袒護女生，如何壓制男生。並大聲呼道：「各位同學，請你們主張公道。今天校長因為我寫了女生的名字，就要退我的學；難道女生就尊重無比了嗎？寫她的名字，就大大的犯了諱嗎？況她是我們的同學，我寫她的名字，她也可以寫我的名字，這有何妨呢？不說我寫她幾個名字，就叫她寫我一千一萬名字，我也毫無關係，毫不生氣。怎像她這樣區區小事，也要大驚小怪的去告狀。同學們，請你想想，這樣

也該退學嗎？」

他報告了，就靜靜的立在台上，候同學解決。同學中多半與他相好，到此時，多竭力的援助他。雖有少數人，惡他平素喜出風頭，臨到禍事，還要當主席，心中很討厭他。但因人數居少，又碍于同學情面，亦祇得箝口不言，聽大眾解決。于是衆議推舉代表，向校長請求寬免袁飛。

校長本來說退學的話，也不過一時的怒言，現在又經代表請求寬免，就立刻允許了。于是袁飛不但未受處罰，反得以出了一次風頭；意氣揚揚，逍遙法外；天天在校內，依然照常所作所爲。

從此以後摸腿的事，便傳遍全校。而且成了同學中一個常用的笑柄。每每彼此開頑笑的時候，就說：「你討厭，我要摸你的腿。」又每每見人到註冊股去，就笑問道：「你到註冊股去註冊嗎？還是告狀嗎？」始而這笑柄，僅爲男生所談

，既而女生也談起來了。

同學中有些好事的人，又論王女士真是傻得很，那有住校多年的人，找告狀的地方都找不着。因此他們就想到紅樓夢中有一個傻大姐，傻的程度，與她相似，就給王女士一個渾號，也叫爲傻大姐。

(五)

再說王女士在未經此事以前，她覺得自己儼然是一個美人，舉止動靜，都有人注意她，都有人愛她。所以她平常也是很驕矜的，對於男同學，更要故意把她那孤高的氣派，表現出來。

殊自從告狀，經過袁飛醜詆以後，便覺自己不但不是一个美人，無可愛之處。反覺自己醜陋不堪，處處都討厭。每每照鏡時，自顧形影，更覺面目醜陋，恨不能一爪將那醜臉抓下丟了。

一日，她來教室聽課，見着有兩個同學，在旁面望她幾眼，便微微的笑，笑了又囁囁咕咕的說話，不知說些什麼。她因此遂留心靜聽，末後祇聽得他們微微的說了傻大姐三個字，又用手指了她一下。她就略略知道同學給了她一個傻大姐的濁名。但是她又自慰自解道：「未必他們就是給我的濁名，恐怕是說旁人，也未可知。」

再經了幾天，她又來聽課時，又聽着有人在她前面，悄悄的說傻大姐，她才用歸納的方法，證明了此濁名，真正是給她的。她這時的難過，更比前次摸腿，還較甚些，心中一酸，淚即滾下。但又恐爲人見笑，忙拿手巾，拭乾眼淚。

從此以後，她覺得自己不但醜陋，而且有些傻氣。又覺得同學們——無論男女——都似乎鄙棄她，不與她親近。因此她每每見人望她幾眼，她心中便着急，見人在旁面談笑，——不問是說的什麼？笑的什麼？——她都疑是議論她的是非

，笑她太傻；臉就紅起來了；埋着頭兒，急忙的走了。

同學們因此情形，就好像發明了一個定理；每每想要見她臉紅，就故意在旁談笑，居然百發百中，無次她不紅臉，有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王女士在校實在羞愧難堪，幾無容身之地。乃不得不設法避免，遂於某年寒假時，辦了轉學證書，遠遠的轉入他校去了，於是某校永無王女士的踪跡。袁飛亦永不能得見她一面了。

二公傳

(一) 嗜酒期

二公姓黃名元，爲人很覺有趣。鄰近的人，不拘老幼男女，都認識他，都很稱道他。他之所以如此著名者，一半由于他肯幫人忙，爲人排難解紛，又念過幾句書，可以充一個正神，壓倒一切邪怪。所以凡鄰近有事，多請他到場。一半由于他性情行爲，言語狀態，極其特別，足以引人注意，供人笑談，所以鄰人對於他，都有很深的印象在腦筋中。

他與我極相好，他的行爲，我也大概知道；可惜我年齒在他之後，未得親見他少年的言行。只聞長者說，他也曾在孔二先生位前，恭恭敬敬作過揖。也會在書棹上，啣啣唔唔念過書。也曾入過考場，寫過考卷，做過要通不通的八股文章

。祇因功名不利，屢考屢敗，到二十幾歲，秀才兒還沒有到手，不得已才廢學家居。日無所事，以酒消遣。因之遂成酒癖，一日無酒，心即不安。夜則懷抱嬌妻，手撫幼子，享受溫柔鄉中豔福。

鄰近有事，多請他到場，因為他會寫一筆好字，可以為人寫買田當土借錢佃房的約據。又因為他腹中有幾句書，遇人爭端時，他就可以拿出來用；不說孔子重禮讓，就說孟子尚仁義，諄諄勸解。鄉間人既重他是讀書人，又見他引經據典的談聖道，多半聽其調和。于是他的仁義禮讓，常不離口。好像道士的靈符，常用來駭鬼怪一般。

他遇着讀書人，更把他那文雅氣派，表示出來。舉止動靜，帶着十二萬分的迂酸，言談之間，務必咬文嚼字。稱「此人幼稚」，必曰「比人幼稚」。說「此事豈有此理」，必曰「比事豈有此理」。把現在，而今，目下，眼前，幾個字；

常常一句說出。把之乎也者矣焉哉幾個字；更其隨便亂用。至于席上飲酒，他乃極其纏綿；一面飲酒，一面談書。好像五經是他的下酒菜一樣。又好像留音機器唱談一般。衆人的耳目，都聚中在他身上。衆人雖飯畢，他仍飲酒不休。必至飲得醺醺大醉，然後停止；或醉臥他人家，嘔吐菜飯，或歪歪倒倒，歸臥己家。

一日，他在鄰家，飲醉而歸，倒臥牀上。彷彿聽得他妻，把他酒罐打破。他即大怒，起來把妻的手脚用繩捆着，頸子也用繩束着，繫在牀邊，他仍安然睡去。殊一覺即睡到半夜才醒。醒時，起來看，酒罐仍然是好的，酒也絲毫沒有損失。始將妻解放，而妻已昏死，不知人事。久之，才甦醒轉來。就傷心已極，放聲大哭。哭了又問他道：「你爲什麼要把我弄死？我見你醉了，沒有蓋着被條，恐怕你涼寒生病。好好的來爲你蓋被條，不料你下這種毒手。」黃二公說：「呵！你還是這樣的意思喇！我彷彿聽得你怒氣沖沖的，將我酒罐打破，滿罐的酒，流

得可的響。我心中以爲你惡我醉酒，把我酒罐打破，禁止我再飲。所以我才恨你，把你拿來懲罰一下。殊不知你就到將死的情形。現在我很悔的，以後誓不再飲了。」

他雖如此說，但是他既有酒癖，又怎能禁得了？所以不幾日，他又大飲特飲起來。鄰人有事請他，總宜多備酒爲妙。使他痛醉一場，他即稱快不已。不然，他就很不高興。如此昏昏沉沉過日子，不覺寒往暑來，年復一年，家道漸衰，子女漸多。到四十歲，頗感日用艱難，才謀生財之道，出而經商。

却說黃二公出來經商，就以販鹽爲事。凡親戚朋友來買鹽的，不論有無錢，都可以把鹽拿上去。因之人們知他對於銀錢，很容易商議，凡遇有銀錢受逼時，就來找他挪借。他無不竭力幫助。並常言道：「銀錢又不要我造，何必看得太重？」他鹽攤子上的酒友，常常大羣小羣，周圍坐滿了。每到午後，二公即飲得大

醉，賣鹽時，把稱都認不清楚；常把兩斤認爲一斤，一斤認爲半斤。閒或醉得高興時，卽引吭高歌，狂誦詩書。場上的人，有的叫他做酒瘋子，他也不生氣，只嘆道：「孺子安知酒之樂」？有的叫他做黃二公，他卽笑嘻嘻的招手道：「好同志，快來同飲幾杯」。于是黃二公之名，從此彰著。生意折本，也日見加甚。他的好友才勸他不要做生意。不然，恐怕將來折本，不可救藥。

他聽了好友的勸，就把生意停了，仍在家閒居。但每到逢場日，他必上街。一上街，卽約着酒友，走入酒店，飲過半天，才出街來作一作事。不久，又入酒店，買點花生豆子，作下酒菜，慢慢的喝酒，喝了一杯，又喝一杯。每到夕陽西下，場上的人，多將走完。黃二公還大不忙，坐在棹上，談詩書，講仁義，必至店主人關舖門，催他走時，他才買一罐酒，慢慢的提起回。

但是飲醉了酒的人，多半不大穩，走路常常跌倒。所以他提的酒罐，多半

在路上即打破，酒也流出。酒流完時，他就歎道：「倒霉已極。」歎了之後，他即斟酌路之遠近處理。如離家近，而離場遠，他就空手歸家，次日命其子上街買酒。如離家遠，而離場近，他就復上街，叫開舖門，再買一罐酒，提起而回。然而他既是醉人，未必靠得住不再跌倒。所以他有時僥倖也可把酒提回。但是多半在路上，又把酒罐跌破。跌破時，他仍歎一聲「倒霉已極；」就算了事。這句「倒霉已極」的話，竟成了他在不得意時，常用的口號。

他曾有一夜，如此迭次打破酒罐，至五次之多。末後一次，他跌倒地下，連歎幾聲「倒霉已極」。歎了之後，把破酒罐拿來看一看，就用以做枕頭，在地下睡一覺。天明時，他才起來。提着破酒罐，慢慢的回家。他妻問他道：「你昨夜在那裏睡？」他說：「在天地間睡。」說了這話，就笑嘻嘻的將酒罐給他妻看。並說：「昨夜我買酒，往返了五次，只剩得這點成績回來」。他的妻聽了，爲他

嘆息不已。

(二) 興盛期

他到五十歲時，做了一件奇特的事。就是爲他姪兒興訟。一夜，他正在自斟自飲，他姪兒走來向他說：「二爺，我家三珍，被謝家嫌得很，前次弟弟謝成金向我說，欲將三珍出嫁。我當時就不允許，大發怒的向他說：『不行，三珍究竟做了什麼事？敗壞了你謝家的家務嗎？做了偷盜邪淫嗎？怎能憑空白地，嫌她嫁她？』謝成金莫理由回答；殊不知他已下了決心。今天有人來說，謝家暗將三珍出嫁，嫁銀已議定；約定半夜抬人。此事不知確否？但是不可不防。二爺，請你想一個方法，如何辦來才好？」二公眉頭一皺，即說：「呵！這事容易。馬上叫一轎子，從速到謝家去，說你母親生急病，現在危險得很，要見三珍。未必謝家，還敢阻當不許她回來看母親嗎？如此就把人接回了，又不現痕跡。」他姪兒得

計，果然立刻叫人到謝家，將三珍接回來了。

三珍在娘家頑了十餘日，不見謝家有甚表示，乃復回謝家。殊回去不幾日，謝家就把她嫁與大興，大興本是一個農夫，年已三十，尙未曾娶妻。不知費了許多心血，經了許多困苦，才積得有點家私。出銀五十元，拿來娶妻。其他雇轎請人，治辦喜酒，又費了許多銀，才把三珍娶回家。夫妻交拜成禮後，卽入洞房。大興既是三十歲的壯夫，又未曾享過女色，說到娶妻，心情卽動。當他們夫妻交拜時，大興的心，已怦怦的大動起來。到入洞房時，大興就表其情眼，屢看三珍。並發其溫言，迭次問訓。三珍雖會嫁過人，但自到謝家，夫婦的感情，卽頗惡劣。故在謝家，雖經兩年，而男女並無愛慕之心，言情之事。今夜見其新夫如此，不覺心動於中，把從前埋壓的情，盡行發出。于是夫妻之情，俱極熱烈。好似磁石之相吸引，又好似飢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

大興忙解衣就寢。三珍亦解衣脫裙；只穿一件薄薄的紅裏衣，及一條花女褲。兩個乳頭，已高高的凸起。一雙白而嫩的手，已按在床邊，正要上床時。忽聽着有人敲門呼道：「黃家的人來了。」他們夫婦忙將衣裳穿好，把門打開。大興就出來看。

二公一見大興出來，就將他抓着，劈面給他幾耳光。並說：「你真胡鬧，爲何娶我家的女兒，都不通知一下？都不得我們的同意？暗暗就把人抬過來了。」大興受了這幾耳光，抱頭鼠竄而逃。二公就命其姪兒到三珍室內守着，不許三珍走動，也不許大興進室睡覺。

却說大興一逃，就逃在鄰家。對其鄰人說：「可惜我這一場好夢，未曾圓滿。剛纔新婦解了衣裳，我瞧見她那嫩白的手兒，肥狀的身體，高高的乳頭，一動一動的，多麼可愛。恨不得一把手，將她抱在懷中，吻吻她的小嘴，摸摸她的酥

乳，同她貼肉粘胸。不想一碗好菜，端在手內，又被人打倒了。若不是黃家人來了，現在我同她，必定相親相愛，溫言蜜語，說不盡的快樂。先前我見她那雙秋波，偷偷的瞧我，但當我一瞧她，她又羞怯怯的，忙轉眼向旁面。我想她必定是一個多情女子，溫柔婦人。」

再說黃二公令其姪兒把三珍守着。一直到鷄聲喔喔的報曉，東方漸漸發白時；他才叫人去找一轎，將三珍仍還送回謝家。謝家見黃二公率着多人，將三珍仍還送回。即閉着門，不許入屋。始而彼此以言相爭，既而就以力相鬪。謝家拿出棍棒來，乒乒乓乓的亂打，打個落花流水。黃家的人，搶着棍棒，更是重重的回敬，打得謝家鷄飛狗跳。謝家見打不勝，忙到團上，將鑼噹噹的亂打。大聲呼道：「有匪，有匪，快來援救。」鄰近的人，知爲三珍的事，乃置之不聞不問。這一次，兩家都打傷有人。于是分頭入城告官。

當審問那天，二公穿着華美衣冠，牽着姪女三珍上堂，謝成金平素本是一個闊少，美衣華冠。獨當此時，改變舊裝，身穿一件舊藍衫，脚着一雙草鞋，老老實實的上堂。知事仔細看了兩造，就問謝成金爲何要嫁三珍。謝成金即回道：「大老爺，我們貧窮人家，娶一個妻，是很艱難的，怎捨得嫁。皆因三珍性情不好，又聽她二爺黃元的叨唆，時常同我父母吵罵，並且鬧事生非，把一家弄來不安寧。我把他莫奈何，才想出此種辦法。她二爺本是個訟棍，平常好興訟告官，欺壓鄉愚。我們這事，也全是他鬧起來的。三珍的哥哥，是很願他妹再嫁，所以不來聽審。惟她二爺，想要我家的錢，我未允許，他就在其中作鬼。」

知事聽了謝成金的話，又見他的衣服這樣樸素，就有幾分相信。再看黃元這般華美衣冠，就疑他是個訟棍。就問他道：「黃元，你姪兒爲何不來？你又非他家人，你何以偏偏不允謝家嫁人？」黃元不慌不忙的說：「知事先生，小姪鄉

愚，恐到堂聽審。謝成金恃其富強，嫌棄小姪女，苛待異常，今又無端嫁她。我見此不義之事，才爲她鳴不平，才爲她興訟。」這知事本是一個滿清舊官，平素被人稱大老爺，已經聽慣了。最不喜人稱他做先生，聽得黃元稱他做知事先生，就怒火大發。道：「看你這個形像，也是一個訟棍。你姪兒怕來，你偏不怕。謝成金那樣老實，怎會嫌你姪女？他說你叨唆三珍，看來必屬實事。你這種人，不受處罰，不知利害。」知事說了這話，就大叫一聲打。

差役聽得知事叫打，就唯的一聲，忙將黃元拉下來，按在地下，呸吧呸吧的打。打了幾十板，知事才叫停止。又嚴斥黃元一番，才令退下。黃元吃了這一頓虧，在常人以爲他必定發出那常用的口號。會嘆「倒霉已極。」殊不知他這次偏不然。反說：「勝敗兵家之常。」又常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若不打勝這訟事，誓不放开謝家。」不久舊官去，新官來。二公又進狀詞，控告謝成金，嗣經

審明，知事才判謝成金出銀與黃家和解，三珍由黃家領回，或再嫁，或不嫁，聽憑黃家娘屋處理，如此了事。

次年二公又興了一場異姓亂宗的訟事。一日，他正在山頂閒耍，忽聽着黃煙客家裏，有人嗚嗚咽咽的哭。他就慢慢的走去，探問情形，才知煙客已死。他就忙約族人，走到煙客家，大聲說道：「你們這些男女，都不是煙客的骨肉，都非煙客的子孫，在此乾號什麼？你想你們是怎樣來的，不過煙客娶二婚妻時，帶來的兒子，發生出來的東西。你們也想趁此時刻，乾號幾聲，就把煙客這個絕房的家業，承繼了嗎？平時你們在煙客家，豐衣足食，也就享够福了。現在你們還要想怎樣？煙客既無親生兒子，這家業當然要由我們族人來主持。」他這一說，就把煙客家中的人，驚得各個目瞪口呆。

于是二公率着族人，就在煙客家辦喪事。死人的衣服棺材，皆從優美，道場

也做了好幾天。煙客家的人，敬畏二公，好似鬼神一般；不敢稍犯顏色。事事奉承，好酒好菜，都向二公面前送。祇想求他不生事，家中才得安寧。殊喪事一畢，二公同族人，就到知事公署去告異姓亂宗。煙客家的人，也告族人侵犯家業。彼此控告，迭經數審，都未解決。族人等各有職業，無工夫幹此訟事；又因訟事需錢使用，各族人，遂紛紛縮腳。只剩得二公同一二族人，私自墊錢，頂起與煙客家作戰。末後知事就判煙客既無親生兒子，自當由族人斟酌親疏，抱子承繼。

二公得了這種判決，就如奉了聖旨一般。得意揚揚，回來商議族人，爲煙客抱子。他此次既是首功，這抱誰承繼，當然取決于他；族人不過唯唯聽命而已。他就找着黃蔴匠來說：「我看你家很貧，衣食艱難，現在我爲你開闢一個富家，抱你爲煙客的兒子。你快回去，令你妻室兒女，準備一下，明天我們就送你們到他家去。」蔴匠聽得有這樣好事，就喜笑顏開。好像挖了幾窖銀子一般。千聲二

公，萬聲二公，謝了又謝，不知要如何恭維才好。二公見此情景，自己都覺得不安了。才叫他道：「你快回去準備你的，不要多說了。」蘇匠唯唯的答應了，一溜烟就跑回家；對其妻子說明。弄得一家大小，歡天喜地，不勝雀躍；一晝一夜，都在談笑，沒有睡覺。

第二日，二公就率着族人，將麻匠一家人，送到煙客家去。方一入屋，火炮撲通撲通的快放；周圍數里，爲之震動。鄰近環睹的人，如蟻聚一般。煙客家的男女，見此情景，氣得捶胸慟哭，呼天叫地。二公此時，興高彩烈，彷彿一個指揮官，東一趨，西一趨，指給麻匠一家人的安置，族人的煙茶等。並笑嘻嘻的向煙客家人說：「你們這種有眼無珠的人，平時認識不得二公，只恃你們富足，大模大樣的。現在知道二公了麼？」

煙客家的人，哭了一晌，有人爲他進計說：「你們只是哭，也不成事；要想

一個法子對付才好。我想這事不如出點銀子，同族人講和。」煙客家的人，聽信此言，忙收淚強笑，恭恭敬敬的走到族人前要好。尤其是對於二公，更見千般求情，萬般敬禮，於是稱二公前，二公後，二公上，二公下，口口聲聲不離二公，把二公奉承在三十三層天之上，務必求他喜悅。二公才說一聲「緩後商議。」說了此言，就牽着族人走了。麻匠一家大小，仍留在煙客家。不幾日，煙客家出銀與族人調和好了。二公就叫麻匠來說：「你仍還舊家吧。」于是麻匠捨了高房華堂，又退回毛屋陋室。一場發財夢，就從此煙消霧滅了。二公這次的風頭，出得很足。族中的人，無不被他的威名震動。

(三) 衰亡期

殊勝極必衰，二公不久就倒霉起來。他的長女，不知得了一個什麼怪病。時而心疼如刀刺，昏迷不省人事。時而安全如常人，言笑自若。醫藥無方，求神不

靈。鄰近有葉氏女者，頗有知鬼怪之名。二公往問女病。葉氏女焚香禱告，喃喃作語；不久，就說：「黃大姐的病，是鄰近馬五哥使邪術陷害。他供有一泥人，極能作怪。他將你大姐的生庚，寫在泥人身上，用針插在泥人胸前，那泥鬼就來使黃大姐心疼。你出點錢，我當爲你請神驅此泥鬼。」

二公問病出錢後，他的長女，果然病就好了。不一月，葉氏女，忽遣人到二公家說：「不好了，昨夜請的神，在你房上，遇着馬五哥的泥鬼，大戰一場，請的神反打敗了。黃大姐的病，今日必定又會發。如要長久治安，除非到馬家去，將那泥鬼毀壞不可。」二公家的人，聽此話，有的就說：「無怪昨夜我聽得屋上的瓦亂響。」有的又說：「無怪昨夜我聽得屋上有刀棍聲。」各說一樣，把二公說得將信將疑。不久，他的長女果然心又疼起來。二公就信以爲真，急忙去問葉氏女。道：「究竟馬五哥的泥鬼，放在何處？我才好去找出來毀壞。免得我女兒

，心疼得可憐。」

葉氏女毫不思疑的就說：「在他那個寢室內木櫃中，你去仔細的找，必定手到擒拿。」

二公聽了葉氏女這話，急忙回家，牽着數人，走到馬五哥家去。馬五哥見他們來了，不知何事。忙拿煙端茶，招待他們。殊二公睬也不睬，怒氣沖沖，大罵道：「你會害我家的人，今天你總要吃我的虧。」他說了這話，就對直走進馬五哥寢室內，乒乒乓乓的，將他室內的兩個櫃子，一一打開。翻了又翻，找了又找，都不見有泥人。又將室內所有瓶罐，都找完，也不見有泥人。二公心就着慌了，牽着人一溜烟就回家。殊馬五哥見此情景，心中大怒。就去把他馬家的鬪人找來，大興問罪之師。二公理曲辭窮，祇得認罪陪禮了事。從此以後，二公的威名，就如午後的紅日，漸漸的衰落了。

却說二公連經兩訟事，費了許多資財，又經此次倒霉，他家更見衰敗。不得已才謀教書營生。遂于家設私塾，招收弟子。殊鄉里的人，見二公素嗜酒，又好攬事，恐不能認真教誨子弟，多不送子弟到他塾中。僅有幾個家門中的孩子，在他那裡讀書。我暑假無事，曾到他塾中去頑。

他一見我去，就忙迎坐。並說：「正心，你看我幹這個事業，真是可笑呵！幾個小孩兒，一天亂吵亂嚷，把我兩耳都震聾了。收的薪金，不說够我衣食，簡直還不够我喝酒的錢。我之所以至于此，也不過我從前讀了幾句死書，一點事也不會幹。好像狗屎做鞭，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聞則臭，舞則斷。）現在你們讀洋書到好，學校幫你們設得很完善。要教書的，就去學師範。要作工的，就去學工業。要作農的，就去學農業。要作商的，就去學商業。將來學成了，就可獨立謀衣食。」他的言語雖如此，我却不敢信現在的教育有如此完善。他見我

未置然否，遂又拿出他那老前輩的資格，教訓我道：「但是我要告訴你，讀洋書固然很好，可以立身，可以富家，可以強國。却不可去捧洋人，聽洋人的指使。我見現在有些無知青年，竭力諂媚洋大人，洋大人叫他作什麼，他就如奉了父母之命一般，毫不敢違背。我想他們的意思，也不過想沾點洋氣，將來好謀衣食。殊不知凡是一個人，當要謀自強才好。如果有真實的本領，何處不可求衣食？若不謀自強，只是恭維洋大人，不說沾了洋氣，就吃了洋人的屁，喝了洋人的尿，也是無用的，也是不能謀衣食。」

我聽了二公此言，頗有些真理。我只得唯唯的答應。並仔細看他的學生，見那些小學生，各人磨的磨墨，寫的寫字，念的念書，多半花鼻花臉。如醜鬼一般。又如戲台上的花臉一樣。我同二公談了半晌，就回家去了。

二公教了一年書，知不能解決衣食。才捨口耕而爲躬耕。買辦農器，從事耕

種。此時他年將六十，精力已衰弱，兼之自小就沒有下過苦力。他方爲農二年，他的形容就太爲枯瘦。每每正午時，他受不過太陽的惡曬，就汗流滿面，呻吟不已。但是他一見我從校回家，他就要稍停工作，強笑問道：「正心，你回來了，外面有無新聞？」這兩句話，是他對於我常用的口號。

有一次我從家往學校去，正遇着他在路旁土中種高粱。他向我說：「正心，此次我種很多高粱，將來可以多換些酒來喝。你以後來我家，可以共我痛飲幾場。」

我唯唯的答應後，就往學校去了。到我放假回家時，見他種的高粱，一尾一尾的，已黃熟了。只沒有見他的形影，更不聞他叫正心了。回家時，就有人向我說：「黃二公已死了，他的墳就在你回來那路旁，你見着沒有？」我聽了這話，就覺得二公平對於我的狀態及言語，猶在心目中。不料他的新墳，已生淺淺的

心聲

五四

青草了。想到此，心中一酸，就爲這讀了死書的人，悲傷了一場。

望咸

(一) 讀書

一個大森林裏，住有一高房大屋的人家，這家人中有一個闊少，名叫望咸。他的父母已經三四十歲了，只生有他一個獨子，因之愛他異常，事事加以優待。於是他就驕貴極了，儼然一家的霸王，日日要穿好的，吃好的。

父母對於他的衣食，不消說是爲他準備得很精美。還有教他計數念書一層，也非常留心。每日拿些銅子給他數，從一個起頭，數到多少，就給他多少。可惜他的記力太弱，今天也是一二三四五，明天也是一二三四五，數了幾十天，還數不上二十個銅子。教他念書，他也記不得，今天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明天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把一本三字經弄得爛來像蝴蝶形了，他還沒有念熟

幾篇。今年也是三字經，明年也是三字經；旁而聽的人，都聽熟了，他還未記得。到八九歲，父母就送他到所謂洋學堂去念書。洋學堂的算數，就是他第一難的工作，其次國文，也是他一個仇敵，時常弄得老師來處罰他。每每受了處罰，回家就向着慈愛的母親，眼淚汪汪的訴苦。母親聽他的愛兒之言，又見其滿臉的淚，亦不禁慈心一慟，滾下淚珠來；並于父親面前，爲他請求不念書。無奈父親不允，總要他去入那可怕的學校，受那教師的處罰。

望咸無法可想，只得天天到校念那初小的教科書。一直念到二十歲，才得人們所謂的功名成就，由初小升入高小。父母見他的愛兒，已經升了學，也特別歡喜，就在家爲他特別設一間書房，好擺設他校內所授的國文修身，薄薄的一些教科書兒。他的學校，是在一個很鬧熱繁華的場內，離他家大約有十餘里，每到休息日，他多半要回家頑耍。一日他自校歸家，見其佃客的女兒愛花，在門旁立着

，容貌極美。素淨打扮，勝過豔裝佳人，臉不塗粉自白，嘴不擦脂自紅，身不穿絲綢，自有風態。他就注視之，愛花不知不覺的望他一眼，嫩臉兒就緋紅，忙進她的室內去了。

(一) 思美

他見愛花走進室內了，自己也只得忙轉身到書房內，躺在床上。暗暗想道：「她既與我同房居住，又是我佃客的女兒，她又似乎有情于我，這真是頂好實行自由戀愛的機會。」於是他就常留意她，並時以眉目顏色示之。她也閒或回以秋波。

望咸極欲與她親善，奈家中人多目衆，總無便宜機會。在家耍了數日，父親就催他到學校念書，他迫于父親之命，只得勉強往學校去。身雖在校，而心實在家；白晝愛花好像時常在他腦中打圈兒，夜間也覺得常在他夢中往來。一到星期

六無課時，他就溜回家去。一見愛花，就如嬰兒之見了乳母，又喜又愛。

但是只能遠觀，而不能近玩。彼此以目傳情，時來時往。望咸略示以輕褻之狀，她就秋波一轉，嫣然一笑，羞怯怯的，入她自己室內去了。這一笑不打緊，望咸一見她那朱唇微動，滿口皓齒，嫵媚狀態，靈魂兒竟不知消落何處去了。呆立半晌，才慢慢的轉回自己書房內，靠着椅上，沉思默想，立定志向，非與她做個成功的戀愛不可。

望咸被她惹得情火如焚。終日好像瘋狂一般。時時睜着兩眼，望着她門口。殊她人影兒也少到門口來，望咸望了半天，不見她那可愛形貌。就悔以前未免粗疏，不該示她以輕褻之狀。遂無精沒彩的，轉到書房內，躺在睡床上，沉悶懊悔。忽聽得她母親叫她道：「愛花，你快來呵。」他一聽此言，知愛花必出門來，到她母親室內去。所以他就忙從床上，翻身起來，到門口探望。果然見她珊珊出

來。望咸又迎之以目，而她不瞧不睬；就到她母親室內，同她母親談東說西。嚶嚶之聲，微微可聽。待她同母親說完話出來時，望咸又忙以目迎之，她仍不睬，翩翩的入室去了。他在家逗留兩天，想盡方法，獻盡殷勤，都不得她一垂青眼。莫奈何祇得垂頭喪氣，慢慢的到學校去。

他雖到學校，啾啾唔唔的念書，心中仍不忘愛花。不論立着睡着，上課休息，無不思念她。每逢出校游玩，見山野的婦女，人家的閨秀，莫不引起他那意中美人的觀念。不久，即是暑假，到歸家時，正遇愛花在屋前土邊，提着一個小竹籃兒摘菜。望咸悄悄的走到她後面，輕輕的叫道：「愛姐，我來幫你摘菜。」說了這話，他就伸手去提她的籃。她臉就緋紅，微動朱脣，發出嬌聲說：「你瘋了嗎？爲何好好的，又來惹人家？我要告給你母親聽嘞。」

望咸忙陪禮認錯道：「愛姐，萬望原諒，切不可聲張。」她才說：「你去吧

，以後不要如此輕舉妄動了。」他聽了這話，一溜烟就回家去了。走到書房，慢慢尋思道：「她的態度，真正可愛。她雖罵我，越罵我心越安逸。並且我看她那種羞答答的言形，不是恨我，却是愛我。」

再說愛花被他這一引透，就把花心兒誘動了。摘菜回家，時時倚門而望。不消說的，望咸一見她倚門而望，無不仰承其旨。于是四隻眼睛的視綫，常常成一雙平行綫。一日，愛花一家人都到外面去工作。只遣她守家。望咸得此機會，就悄悄的往她室內去。殊尙未入室，而她母親已回。望咸乃急忙走避。這可謂船到岸邊，又被風吹開。

望咸又驚又急，轉到書房，臥在床上，用手摸着頭，兩眼望着帳頂，整整的睡了半天。到夜間他睡在床上，似乎房門嘔的一聲，玉人就進來了。於是忙起來歡迎，兩人的愛情，如火烈一般；溫言蜜語，各道相思相慕之心。殊一覺醒來，

則所謂可愛的人兒，乃一種夢境。只遺有袴下一團濕跡而已。他乃大失意，因之心神不安，身體發熱。到東方發白，紅日起來時，他竟成了臥床的病人。一連兩三日，都與床被戀愛，不能相離。父母見他病重，請醫生診脈。醫生來時，將他手摸一摸，沉默片時，就說他的病，是在校用功過度，因勞成疾，檢一劑藥給他吃。殊不知他何曾是醫生說這種病呢？不吃藥還好，一吃藥，病反增加。

(三) 問病

愛花聞他病了，心頗不忍。一夜人靜時，就悄悄的走到他書房，低聲叫門。他一聽美人來了，忙將門打開，好似迎仙女一般，把她迎進來。愛花就問他的病狀。他就將病源告訴她，並要求她醫治。她就羞答答的欲走。望咸忙伸出一雙手，抱着她楊柳腰兒。她雖半推半就，含羞作態，而玉體兒已莫名其妙，好似受了催眠術一般，不知不覺的就向牀上睡去了。望咸歡喜已極，並笑言道：「愛姐，

這次該不是夢呢？前次我被夢把我弄病了。」愛花微言道：「你真痴了，明明是
你我兩人在此，怎得疑是夢。」

望咸又問道：「我念你愛你，這樣的甚，這樣的久，把病都弄起了；怎麼
你今夜才來，你未免太不可憐我了。」她低低的說：「這話難說，你以為來緩了，
我却以為來速了，我若稍忍心点，今夜也不得來。我聽說戀愛的方法，男子雖着
急，欲求速達，女子却不可聽他的意思；必使他費盡辛苦，他才知女子的貴重。
不然，男子每每輕視女子。所以聽說有些聰明的女兒，對於他的情人，時而喜，
時而怒，時而親愛異常，時而儼若路人，必使他受盡挫折，獻盡殷勤，心悅誠服
的拜倒于石榴裙下，然後才漸漸說到結婚的事。所以有些男子，費了幾年的辛苦
，還戀不上一個如意的女子。因之有着急成病死的，有失戀自殺的。」望咸說：
「你說這話，也很有道理；但是我想女子也不必這樣自高身價。男子對之以禮，

女子也要回之以禮才好。若說慎重選擇丈夫，則仔細觀察就可以了，何必那樣惟我獨尊的呢。所以聽說有許多女子，年青時則大其眼光，彷彿有一切男子，皆不如意的樣兒，必要擇一個天上有地下無的情人。殊到年老色衰時，昔之所棄者，今也不可得了。遂不得不抱獨身主義，痛苦無窮呢。」

却說望咸受她溫言之慰問，柔情之醫治，好似吃了仙藥神水一般，周身的病立刻都好完全了。當天明她將去時，望咸很覺戀戀不捨。無奈天將明了，鷄聲已喔喔的催人起了。苦久留着她，又恐被人知道，祇得囑她「今夜早來，此時暫別。」

她去後，望咸也就起來了。玩到午後，就望天早點黑，玉人兒才好來。時而抬起顛顛的頭，望一望太陽，而紅日儘高高的懸着。望了幾十次，太陽才稍稍向西斜。望得莫奈何，他才往山野去遊頑，想把此難耐的時光混過。他一走到田邊

土坎，見得青青的草兒，就想及愛花的綠衣。見得紅白的花兒，就想及她的容顏。見得飄柔的柳枝，就想及她輕輕的細腰。聽得嚶嚶的鳥聲，就想及她啾啾的細語。聽得呼呼的風聲，就想及她呼吸的聲響。

他在山野頑了許久，見一輪紅日，已放在山頂上。才慢慢的回家，同父母閒談了一晌，食了晚餐，就到書房內，坐在椅子上，靜靜的等候意中人。候了許久，還不見她來。就自思自語道：「這夜深了，她還不來。未必她不來了嗎？未必她母親知道了這事，已經責罵了她嗎？未必她還有女工，未做完畢嗎？」正在如此自思自語之時，忽聽得門兒墮的一聲，他就欣然大喜，以爲玉人兒來了。殊舉目一看，乃是三隻狗闖將進來；前面一隻白母狗，後面跟踪追隨的一隻黃雄狗一隻黑雄狗。三狗在此黑暗世界中，不知道要聯合起來搶誰的財物嗎？還是要實行他們的自由戀愛嗎？望咸忙起身將他們驅出戶外，仍靜靜的候意中人。

(四) 談心

此時萬籟無聲。祇聽得方才驅出去的狗，在門外不知做些什麼，時而唔的一聲，時而又哐的一聲，把人鬧得不安寧。久之，愛花才珊珊而來，兩人遂解衣就寢。此時明月從窗孔透進來，把一個睡牀，照得滿亮。望咸在溫柔鄉中，細細觀賞美人的玉體，並言道：「愛姐，你這周身的肉，爲何如此白嫩？爲何如此美麗？我恨不能立刻作一個美術家，將你這美好的裸體，描畫出來，供大眾賞玩。」愛花微微的笑了一下，並不言語。望咸又說道：「剛才有三隻狗，闖門而入，我就以爲你來了。唉！候得你莫奈何，你才駕臨。你來時，看見那些狗沒有？他們在外面做什麼？」他低低的說：「你猜他們在做什麼，他們還是在自由戀愛。」望咸故意笑問道：「他們也要自由戀愛嗎？」她微笑道：「阿！他們的自由戀愛，或者還要神聖些。你看往往一羣雄狗隨着一個母狗走，雄狗雖獻盡殷勤，而母

狗還不一垂青眼。如母狗稍不願意，回轉頭來，唔的一聲，而雄狗就要倒退好幾步。」望咸又問道：「愛姐，我聽你這兩夜的話，似乎很有見解，並且很開通。但是我要問你，前幾月我對你那樣要好，你爲何羞怯怯的，常常緋臉，不肯同我交談？」她低低說道：「我雖處在這小家庭中，似乎無甚見聞；但是我常往外婆家去玩，外婆家的兩個表姐姐，很有見識，哪樣不知道，哪樣不告訴，因此我也不算孤陋寡聞。以前我之所以不同你常說話，實因處在這舊家庭中，父母不許我同外面的男子交游言談。至于說到紅臉，乃是女兒家的通有性，似乎是女兒家不能出衆的弱點。但是又似乎是女兒家得寵的優點，因爲女兒家這種羞怯怯而紅臉的態度，最是引動男子的愛情；若也同男子一般的不害羞，那又不神秘了，那又沒有趣味了。」

望咸又說道：「這且不說，愛姐，我同你未有昨夜一宿，還覺好點，自從昨

夜同宿後，我之想親近你，不知爲何這樣切，今天一天的時光，好比一年還要久些呢。我們能否想一個常常同處，不離別的法子呢？」她嫣然笑道：「這事沒有法子能够辦得到。唉！你僅僅離我一天，就說難得過日子，將來我們連會合的期，恐怕還少有呢。因爲你既聘訂有妻室，我又許有丈夫，將來男婚女配，我們就要分離。」他低低的說：「你如果願嫁給我，我就娶你爲妻。我們就終身同處了。」她又嫣然笑道：「雖然你也這樣說，我也這樣想，但實際上，是做不到。你的妻既經父母聘定，父母豈能許你退了已訂的婚，又來娶我嗎？況且你我的家，貧富又不相當，你的父母，更是不許娶我這貧窮女兒。我既許與錢家子弟，錢家也不容易就允退我。」

望咸說：「嗚！愛姐，既是這樣說，我們今生就祇作自由戀愛的男女，來生再作百年的夫妻。」她也嘆氣道：「唉！你真說得好，到來生誰是男，誰是女，

誰是富家，是誰貧家，都不可知。怎能就說到婚姻的事呢？況且有無來生，還是一個問題。」他說：「設若有來生，不管你變男，我變女，你家貧，我家富，我們都在未生時，預先要求冥主，定就我們是夫妻。」兩人一夜情話，不知不覺，天就明了。愛花翻身起來，叫一聲：「我的哥哥，你乖乖的睡着，我要去了，今夜再會。」說了這話，她就出去了。

(五) 常會

自此以後，她夜夜來書房。望咸也夜夜歡迎她。魚水相樂，光陰易過。幾十天的暑假，就如流水般的過去了。望咸因戀愛愛花，儘在家逗留，無奈父親欲子求學心切，時時催迫。望咸始而說學校尙未上課，既而說身體不安，一天推一天，又推了十餘日。父親越催越甚，他才決定上學。當夜人靜時，愛花一來，他就向她說：「愛姐，我們同了幾十夜，何夜不談點知心話。現在暑假已過，父親催迫

上學，明天我要去了，我們怎捨離別。」他說了這話，就嘆息起來。愛花忙安慰道：「好哥哥，你爲何這樣，父親要你去上學，是爲你好。將來求得學問，富貴榮華，都能到手，何等快樂？我雖不是你正式的妻，也可以沾點光。望你忍耐暫時，往學校去努力向學。每到星期六下午無課時，你就可以回家玩一玩。回家時，我們又可以相會。這期間不過離六天，又何必如此着急呢？」他被她這番溫言相勸，愛花的心，更是增加；就與她如膠似漆的親密。

愛花輕輕的又說道：「你明天要去學校了，我是貧窮人，沒有酒肴爲你饒行，望你原諒。」望咸道：「愛姐，你怎麼這樣說？你這樣美麗的人兒，同我共寢，我真受惠不淺，受福不小。不知要如何，才能報答你。」他們一夜的離情話別，就談到鷄聲報曉時。兩人忙翻身起來，把衣服穿好。

她又輕輕的向着望咸耳邊說：「好哥哥，你今天乖乖的去上學。請莫念我。」

到星期六夜間，我們再會。」望咸不快樂的顏色，充滿了面上，慢慢的向她說：「我的愛姐，昔人嘗說，一刻千金。我們此時，比千金還要貴些。」她赧然一笑，說一聲「星期六再會。」就姍姍而去。

望咸將行李書籍，收拾齊備。早餐後，就叫一人，担着書箱，到學校去。他雖迫于父母之命，硬起心腸走。而脚似乎很不聽命，總不想向前行走。走得莫奈何，才到學校。把書籍擺在棹上，做一做樣子。心實在不是念書，而全在念愛花。日日除了上課，就躺在床上睡眠。祇望這一星期快滿，才好回去會意中人。望到星期六，就溜回家同她相親了。如此每週相會一次。到寒假時，望咸又天天在家，夜夜同她共寢。寒假未滿，而他的精神大衰，身體大虧，就吐起血來。父母爲他求醫找藥，千方醫治，才稍稍好點。寒假滿時，他又被父親催迫去學校。

他雖到學校念書，仍還每星期，都要回家。愛花雖憐他有病，但見他高高興興回來，又不忍不去陪他；却是他已有病在身，不宜男女同寢；愛花進退兩難，無法可施。恰巧星期一望咸去學校念書了，她一人在深閨中，心中百般煩悶：坐也不安；立也不安；拿着針綫做女工，而又無心做；放開針綫，又覺無事在手，閒得難過；走到母親房內閒談，談不許久，又不想談話了；要想走人家去頑耍，而父母又不許無事去人家。這種苦悶，一刻不離的把她糾纏着，好像不解的仇敵，使他一刻不安樂；又好像厚顏的情人，常不離她的身前。她正在無聊已極之時，忽聽着狗兒哞哞的叫，轉瞬間，就有兩個轎夫，抬一乘轎子，放在她的天井中。就向她的父親說明外婆叫她去頑，特別拿轎子來接她。她一聽此消息，歡喜異常，忙收拾衣服，到外婆家去。星期六，望買些冰糖及果子歸來，準備同她共吃。一路走，一路就想，今夜同她如何歡樂。殊到家時，不見愛人兒的形影。始

而還以為她在私室內，沒有出來；既而才聽得人說，愛花走她外婆家去了。他就大失所望，坐立不安。到晚間睡也睡不熟，將身翻來覆去，都不安寧。好似床上有許多臭蟲蚤虱，紛紛來咬一般。他睡得莫奈何，翻身起來，將白日買的冰糖及果子，慢慢的喫。喫完後，又到床上去睡，仍睡不熟。

直到天明，翻身起來，喫了早餐，就往學校去了。混了六天，又到星期六，他又回家。以為他的愛人，必定回來了。殊她的形影，仍然不見。他又孤孤單單的，在床上睡了一夜，就垂頭喪氣，往學校去。又到星期六回家，才見可愛人兒，端端的在門前立着。他心頭乒乓一聲，就落下安穩了。好像吃了定心丸藥一般。

到夜深時，愛花才悄悄進他書房來，把他手握著。低低的說：「好哥哥，虧你等久了。」他就說：「我的愛姐，你這一去，倒不打緊，幾乎把我的眼望穿了。」

。我望你回來，比嬰兒望乳母還要甚十倍。你竟一去，就頑兩三星期。」她笑說：「我何嘗不想回來。無奈外婆很愛外孫女，把我留着，不許回家。兼之你又微有吐血病，我想等你一個人，保養幾星期。所以才頑久點。」

望咸又說：「你外婆老年人，看見這樣嫵媚纖弱的外孫女，怎能不愛？我每見你那種婉變氣象，也就魂消魄散。但是我想你在外婆家，頑了這樣久。恐怕又遇了情人，比我更歡樂。于是就把我忘記了。」她就怒道：「你太無良心，這樣亂疑。我本是貞節人兒，清白女子，見你病得可憐，才有悄悄問病之舉。你再三要求我爲你醫病，拉着我不放，我出于不得已，才權且同你共處。而今見你吐血，爲你病好，在人家多頑幾天，你就亂說起來。你把我認成什麼人，未免有點輕蔑我的人格。我兩人從此別了。」她說了此言，就一溜烟的走了。

望咸以爲她是開頑笑；殊她竟一去不回頭。才大悔特悔，氣得捶胸。祇得冷

清清的一人躺在床上，暗暗想道：「她這樣真心愛我，爲我病好，真是難得。」睡了一夜。次日，千方百計引誘她，向她要好。殊她都置之不理。望咸費了一日之力，毫無成效；祇得到學校去了。星期六日，回家來時，又想出種種方法，向她表示好感。她仍不睬。又無功到校。于是每逢星期六，必回家一次，必施各樣妙計，求得美人兒的歡心；都無影響。一直到暑假，兩人都無相會之歡。

(七) 重好

他暑假回家，天天向愛花表示好感。她始而不睬。不幾日，就漸漸回心轉意。一日，他見她在她的門口，就示之以目。她也略送秋波。望咸心喜異常，不禁微笑。她也嫣然一笑。是夜，他在書房靠椅靜候。好似候仙女之降臨，又好似大早之望雲霓；誠敬恐怖之心，難以言狀。時而又想道：「我這樣長此要好，頑石也要點頭。她一定會心感而來。」時而又想道：「女兒家的性情，非男子所能揣測

。前次，我不過對她略開頑笑，在我以為爲不要緊。殊不知她就因此憤怒而去。」

候了許久，才聽着她的蓮步聲響。望急忙開門迎進，就笑嘻嘻向她說：「哎呀！我的愛姐，今夜不知什麼仙風，把你吹到此了。前次我同你開頑笑，你未免認真了。」說了這話，兩人上牀就寢。

兩人久別重會，彼此相親相愛的話，更見其多；好比話匣子打開了一般。談了許久，才把那留聲機器的情片放完，書房中遂靜靜的過了兩點中。他們正在夢鄉裏，忽然瓦房上嘩嘩的響，把他們驚醒。愛花驚異道：「什麼東西在房上弄得這樣的響？恐怕有賊子吧。」話方說完，就聽得兩隻貓兒在房上嗶嗶的大叫。望成就低低罵貓道：「你們真是討厭，要自由戀愛，就自由戀愛，何必嗶得這樣大聲呢？」愛花低低的笑道：「不要管他們的，我們仍還睡我們的覺吧。」於是兩人又沒聲音的，到安眠鄉去遊頑了。到天亮時，愛花才去。如此夜來晝往，未嘗

斷絕。

(八) 泣別

却說愛花既已許錢家，錢家的子弟，年將二十，就欲娶妻；叫媒人來同愛花的父母商議，兩家遂擇期完婚。愛花得此消息，努力的準備陪奩；白晝不消說手不離針綫，夜晚也要做女工。這種工作，似乎是她終身大事之所寄托；不管其他甚麼事，她也置之度外了。她的母親，也常幫她的忙；並教她出閣後，對人處家的一些規矩，所以這期間，她簡直人影兒也沒有到望咸書房來。一夜正是明月當空，星球稀佈，把一塊青藍色的天，裝飾得異常的美麗。望咸正感月明星稀，無美相陪之時。忽聽蓮步聲響，門兒嘩的一聲，就打開了。他一見玉人駕臨，歡天喜地，把她迎着。愛花說：「許久不相會了，甚是抱歉。」他說：「這次，你是因事羈身，不必這樣說客氣話。」兩人說了半晌話，就解衣就寢。愛花說：「今晚

是我們分別的時候，明天要到錢家去了，我的心兒實在難過。一則不忍捨你；二則我身體既被你污了，恐怕到錢家去，現出破綻來。」

他說：「愛姐，你這樣聰明的人，過去見機而作，善爲處理，萬不會現出破綻。只是我們夜夜相會的人，一旦言別，真是難割難捨。你還好點，過錢家去，有你丈夫相陪。我呢？除了你，有誰相陪？望你到錢家去，善事公婆，愛敬丈夫。使得錢家歡喜，丈夫愛你，就可以得着自由，時常回來，同我再會。」「哥哥，你真說得好，我有什麼聰明，如何能保得住不現破綻？你在家固然孤單。我去錢家，人生面不熟，丈夫的心性，一點兒也不知道。未必能使他心愛？未必能得到自由，時常回來？況且既是錢家的人，就要爲他家經理家務。怎能有許多工夫回來？就回來，也不過兩三夜，又要到他家去。怎能有許多工夫，同你談心共歡？」

望咸聽得這番話，又爲她憂，又爲己悲。不覺兩眼熱淚，就如雨點般的流出來；咽喉哽哽的涕泣。愛花也不禁淚珠兒，滾在嫩臉上。這可謂「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哭斷腸人。」

他們悲傷一場，又各自談心，到天明時，她才悄悄出去。忙到自己室內，搽脂塗粉，扮作新娘。早餐後，錢家的轎夫同吹手，就來接人。望咸見她穿着新衣新服，蓮步輕移，姍姍上轎。轎夫將花轎抬起，一步一步的就走了。望咸的兩眼，只是望着花轎出神。好像要隨着花轎而去。

(九) 病亡

愛花嫁去，不必敘述。單說望咸見花轎去了，目瞪神失的，呆立了半晌，才轉到書房，躺在床上。悲傷異常，暗暗涕泣。涕泣半天，自覺頭痛。始而還覺不甚痛苦，既而心中作嘔；不久之間，卽哇的一聲，吐出緋紅的血來。父母忙爲他

醫治。殊病已深重，醫藥無效。一天一天的，病勢加重，身體減瘦。暑假滿時，父母見他病重，就不要他上學，留他在家靜養。但是他每見愛花的房門，或她的用具，就思念異常，不禁淚流。因此之故，雖然在家靜養，實在不惟無益，而且有損。養了半年，病毫未輕。

到正月初幾，他立在大門口，閒望林木。忽聽狗兒啞啞的叫，一雙新夫婦，就欸欸而來，給望咸的佃客拜年。是夜愛花又偷偷的來書房問病；並共宿一夜。次日午後，一雙新夫婦，又偕行而歸。望咸兩隻病眼，只是望着他們走；心中有言不出的苦衷。望到他們走不見了，才轉回書房，悶睡一晌，又大吐血來。所吐之血，比以前吐的，更加倍的多。數日之間，他就成了臥床不起的病人。母親見他面色如土，身瘦如柴，恐不是好現象。就流淚問道：「望兒，你的病因何而起？爲何病到這樣厲害？」他見母親流淚，問他病源，自悔迷于美色，身陷危境

，對不住父母養育之恩，厚望之心。也不禁流淚滿面。但不便實告，只得說：「母親，兒的病不知由何而起？大致是身體衰弱，經不起種種的摧折。」

母親聽了他這話，莫名其妙。想他平素豐衣足食，在學校念書，七天又回家頑一天，並未曾受何虧苦。有何摧折可言？又問道：「你說經不起種種摧折，到底你受了什麼艱難苦況？」他祇得嗚嗚咽咽的哭，並不言語。母親看了他一晌，也就走出去了。他的好友來看他病。他才將病源，詳述一遍。並向其友哭道：「好朋友，我的病，一日重似一日，恐怕不能再好。我實在悔恨已極，不該迷于美色，戕殺自身。望你將此事，轉告一般人，勿爲色所迷。」朋友聽了他這遍話，安慰他一番，就告辭而去。

他睡在床上，呻吟不已。不久間，心中作嘔，忙翻身到床邊，哇哇的連吐一大堆緋紅的血。父母來看病。他祇是望着流淚，聞或嘆一聲「悔不轉了。」一日

，他父親陪着醫生，進來診脈。醫生將他手按着，靜默半晌，就說：「脈還很好，我拿點藥給他喫，一定就可全好。」殊醫生話方說完，而望成的兩眼，只見翻動。喉內哈的一聲，面就變成死色，口中就斷了氣。一家人，就號咷大哭，聲動全屋。兩日後，就把昔日的闊少，而今的死屍，抬到山上。他的父母，眼睜睜，淚漣漣，看着寵愛的獨子，離書房，入地下。頃刻之間，只有一新墳而已。從此每入書房，見其子的筆兒，墨兒，硯兒，紙兒，件件般般，都在眼前。獨不見親生，親養，至望，至靠，心疼，心愛的望兒。不禁睹物思人，淚流滿面。以後才把書房門鎖閉，免見其中的物，引起悲傷之心。于是昔日之戀愛場，而今竟成了冷清清的空房。端午節，愛花回來，曾見着這堆新墳。她如念到墳中的枯骨，與她昔日的關係，不知作如何感想？設若望成陰靈有知，見着他的愛人姍姍而回，又不知作如何感想？

心

聲

八二

春日鄉村生活

春日讀書的樂趣，人們多知道。但在城市讀書，則頗不如在鄉村之優美。因為鄉村的佳景，特別較多。茲請略言之。

每當東方發白，鷄聲報曉時，林中的鳥兒，高唱牠們優美的歌曲。好像叫人們快起來，良辰美景到了。起來後，一出門，見那些鳥兒，歡欣鼓舞，飛來飛去，搖動牠們的翅膀，嘖吧，嘖吧的作響。好像見人們出來了，就鼓牠們的掌，表示歡迎的意思。山野的花兒，笑嘻嘻的開着，表出那無窮快樂。好像二八佳人，正在得意揚揚，笑容可掬一般。

尤可愛的，乃是那和暖的日光，普照萬民，不分貧富。學生們，往往三三兩兩，來在淺草平地；或坐着，或躺着，看看書，唱唱歌。這和暖的日光，射在他

們身上，照着他們臉兒。好像慈母愛她的讀書兒，深深的吻他們一般。工商們，或在工廠作工，或在路上運貨；農夫們，或在土中除草，或在田裏耕作。這博愛而慈和的日光，無不遠遠照着。好像慈母見她的兒子，勤苦作事，極表撫慰的樣兒。

每到夕陽西下，各處現出晚間的顏色。天空的行雲，一片一片的紅色。好像燃起紅火，發出那閃閃的光焰。林中的樹葉，一張一張的綠色；被風吹得一動一動的，發出變換無定的光華。四郊的田土，皆表出牠們那穿紅着綠的形態。遠遠的池水，射出閃閃的金光。間或在那藍綠色森林裏，露出白塔古寺來，更有一種奇特的情景。

天色將黑，林中的鳥兒，又在高唱休息的歌調。農夫工商們，大羣小羣的，各回村莊。真有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樂趣。他們晚餐後，各携妻子

，談談笑笑，入室就寢，休養已疲的身體。學生們，燃起燈兒，翻開書本，或吟有韻的詩詞，或讀古今的名著。此時四鄰人靜，萬籟無聲，則吟誦的音調，特別清明可聽。案上的明燈，費盡牠的心兒及脂膏，供給學生們，唧唧唔唔念書。不論讀到半夜深更，牠也陪到半夜深更，不忍離別這孤獨的學子。好像世間上，最忠厚的朋友一樣。牕外的花香，天空的明月，也時時從窗孔中進來，助助讀書的興兒。

到了寢時，纔別案上那個光明而忠厚的朋友；又入快樂無窮的夢鄉。或在池畔釣魚，或在林中射鳥，或在草地念書，或在山頂唱歌。正興致勃勃時，又聞鷄聲喔喔的報曉，鳥兒嘈雜起來了。

此種美景幽趣，惟有鄉村的人，才能飽飽的享受。非城市的人，所能夢想得到。

心

聲

八六

衝突

(一)

一個天氣陰陰沉沉的休息日，太陽藏在那烏雲裏，悄悄的游行。時而露出粉紅的面來，發出一種微弱的光彩。時而又覺害羞，把頭兒縮回。她的臉兒一出來，就斜斜的望着學校園內那些學生。此時那些學生，有的立着，有的坐着，正在那兒談天。一個穿藍衫，戴呢帽，臉盤寬寬大大的學生，睜起一雙極狡猾的眼睛，望着同學說：「我們在學校讀書時，就當要熱心團體事業才好。因為學生時代，是準備入社會的期間，當練習入社會的能力，從事團體運動，將來于人羣中，才能與人並駕齊驅。若陳謹諸同學，那種死氣沉沉的人，一味啾啾唔唔的念書，社會事情，團體運動，一點不管，一點不知道。一入社會，就像落入大霧中，不

知方向，一往一來，都會遇着礙難。縱然求得天大的學問，又有何用？現在的社會，只要會搗亂，就可稱雄；何必拘拘于翻念書文。你看當今的政客軍閥，都是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操在他們之手。但是考察他們腹中，大半空空如也，沒有念過幾本書。至于深厚學問，更是說不上。不說遠了，就說我們學校。王校長有何學問？居然支配各教授。各教授的學問，哪一個不及他？不過他會搗亂，會與偉人相交，會與軍閥接洽而已。再以我而論，我本不常念書；但是教授見着我，無不表示好感，笑臉溫言相待。尤其是袁先生，每每上堂向同學行了禮後，必特別向我一個人，恭恭敬敬的再行禮。他們之所以敬重我，也不過怕我搗亂。所以我主張在校念書不念書，都不要緊。只要會搗亂，使人畏懼，就是好的。」

他們正在高高興興的談天，不料一個穿青衫，戴眼鏡的近視眼人，從旁面經過，悄悄的偷聽他們的話。他聽了之後，臉上就現出怒色來，似乎要進園內去質問的樣兒。但是他踟躕半晌，又沒有進園內去。祇得怒着臉，一步一步的在淺草上走，沿着矮矮的牆壁下，到一個小小的室內，向着平日潛心研究學問的人說：「剛才彭風頭，得意揚揚的在學校園內談我們的壞話：說我們天天祇是埋頭念書，好像死人一般。我想學生時代，總以求學問爲主。若像他那樣天天圖出風頭，一時當學生會代表，一時當自治會幹事，一時代人作狀興訟，把學問放在九霄雲外；真辜負了他家中送他到學校的一片心。他還自喜會出風頭，就是他的才能。依我想來，出風頭並不難；只要厚起顏面，在人羣中肯言談，肯吹牛，使人注意。當團體改選時，祇要肯任勞，出而發票收票，往來人前，向人要好，自然就會引起一般人的推舉。至于彭鈞的行爲，更是下乘。每每在人羣中，胡說亂言，弄

得人人都不願聽了，他還喋喋不休，視然自得。時而舐校長的肥，時而拍教授的馬屁，時而送同學的秋波，時而偽作選舉票，時而自己舉自己，希圖在團體中，出一出風頭。我不知他來學校，究竟是何目的？」

(二)

這些平素用功的同學，聽了近視眼陳謹此言，就說：「彭風頭那樣討厭嗎？我們慢慢想法對付他。」從此以後，這個學校就起了勤學派與不勤學派之爭。——即死人派與風頭派之爭。——一日學生自治會改選，彭鈞那派的人，于未到期時，就東奔西走，極力運動，希圖當選。陳謹這派的人，平素對於校中各事，照例不去過問。但此次見着他們運動討壓，也預爲商議道：「我們不願荒廢功課，幹那些空事。所以往常改選，我們都不赴會。他們就樂得此種機會，隨便產出一派風頭子孫。這次我們也要一齊赴會，到改選時，我們不舉他人。都在票上，寫

「彭風頭三字就是了。」

他們商議後，就聽得校鐘噹噹的打着響。風頭派的人，就到各自習室前，大呼小叫，召集開會。同學一羣一羣的，就到會堂。頃刻間，就擠擠一堂了。這發票的事，當然是風頭派來分散。死人派不過坐着候票。票到，即寫被推舉的人。寫畢，即送交收票的人。票一收齊，彭鈞就手拿白墨，在黑板前立着，候開票呼名時，以便書寫。始而連開幾票，都呼「幹事彭鈞。」他即忙在黑板上，大寫彭鈞兩字，然後在其下，連畫幾個圓圈，表示已當選幾票。

殊不知他正在欣欣然有喜色時，呼票的人，連開幾票，都默然無聲；只慢慢的，仍放在棹上。他就探頭去看，看了就轉喜爲怒。陳謹知開票的人，與他相好的，不便念出。遂忙上前去，拿着那未念的票，連呼幾個「幹事彭風頭。」把他氣得莫奈何，面上竟至紅一塊，青一塊。他遂怒氣沖沖的，舉起手掌，劈面給陳謹

兩耳光。陳謹也不客氣，就重重的回敬他兩耳光。于是你一掌來，我一拳去，乒乓兵的亂打，打得一個落花流水。他們面上，都抓有傷痕，衣服也撕破了，大吵大鬧，好像雷鳴獅吼一般。

(四)

校長此時，正在看教育原理。聽得人聲吵鬧，才放了書本，慢慢的走來；見他們正在鬪打，就大聲問道：「喲，你們在作什麼？」彭鈞忙到校長前說：「先生，他惡我肯做團體事業，常常叫我做風頭。今日改選，本來是重大的事，他也在票上寫彭風頭。」

陳謹忙插口說：「先生，他惡我不作團體事業，往往叫我做死人。今天不知誰人，在票上寫了彭風頭。開票時，我把他念出來，他就遷怒于我。」

校長聽了他們兩人的話，就驢然一笑。向他們說：「你們平素的行爲性情，

我都知道。此次的衝突，却頗有趣，倒也是教育上的一種衝突。不過我想你們的行爲性情，都有點過偏，未免各走極端。彭鈞，你對於團體事業，固然很熱心；我也很稱許。但是未免太不念書了。你須知既名曰學生，須以求學爲本。若舍此而不顧，端致力于社會事業，又何必來學校呢？又何必作此有名無實的學生呢？

（五）

陳謹聽了校長這樣說，就暗暗得意，以爲自己平素專心讀書，必定居于是的方面。殊不知校長轉頭向他說：「陳謹，你對於埋頭念書，固可稱勤勉；我也很稱許。但是對於團體事業，未免太冷靜了。你須知人生于社會中，社會各事，都要熟習才好。因爲人們不能脫離社會。既不能脫離，就不可不常常去觀察試驗。不然，就會事事失敗，成爲社會中有目的盲人。」

校長說了這話，將他們仔細的看了一下。又說：「你們須知在校鬪毆，犯過極大，本該嚴重處罰。姑念你們鬪毆的起因，尚可原諒，每人權且記一大過，以儆將來。望你們改過自新，平常無事時，宜勤勉求學，多得智識，成就很好的根本，以備將來的需要。遇着當做的團體事件，也要努力去做，借以練習處社會，對羣衆的能力。譬如學校辦法不完善，你們想得更好的方法，儘可以來陳請改良。平民學校，社會公益，也須分點工夫，去試辦一辦。切勿抱冷靜態度。但是不可鬧出風頭，故意生事，故意搗亂，荒廢自己功課，而且妨害他人學業。你們如果照這樣折衷辦法做去，不特學問能求得；而且對於社會又有功，對於己身也有處世經驗。不比你們那種走偏路，得此失彼的方法，好得多嗎？」校長說了這話，就叫一聲「你們去仔細想一想，看我說的話如何？」他們聽了這一番教訓，唯唯的應了兩聲，就各自散去了。

悲戰詩

轟轟烈烈戰爭地，
飄飄蕩蕩靡幟旗，
戎馬嘶嘶忙馳驟，
羣鳥驚駭遠遠飛；
鳴聲不聞林中靜，
空遺舊巢佔高枝。
居民盡逃房空空，
祇存牀榻與柴扉。
紅日依然來園囿，

悲戰詩

心聲

閨幃無女曬繡衣。
明月有心照村落，
高樓無人賞光輝。

取人

(一) 酌酒賞月 搶財拉肥

昔年炎夏之一夜，張大成家中，發生了一件可驚可奇的事。這事不知有什麼魔力，時時在我腦筋中打圈兒，使我永久不忘。當夜月光甚明，照着一個小小涼亭中，有三人在那兒飲酒談心，一個年已衰老，臉上的皮膚已起皺紋，項下已有頰白鬍子，名叫張大成。一人是其客閩老表，年紀約有三四十歲，身體高大強壯，滿口的江湖話。一人名孟虹，是大成的子，年約二十，臉兒白白淨淨，一雙眼睛，極其活動，圓轉自如；在旁而進菜斟酒。酒至半酣，涼風颯然而至，把他們的單衣，吹得飄飄蕩蕩的，把他們的體兒，吹得涼涼快快的。他們正在享受清風明月時，猛聽着狗兒嗥嗥的叫，又見着遠遠有熒熒的火光；轉瞬狗兒越叫越甚，

取人

九七

火光也越見近些。大成乃扭扭鬍子，愁着眉嘆道：「近來很不清平，恐有匪吧；孟虹你快走窗子前去看看。」話方說完，而火光已來至門前，嘈雜的聲音，布滿了房屋周圍。又聽得一人大呼道：「弟兄，四方緊緊圍着，恐怕肥豬（指所欲拉人的）逃走。」又聽得乒乒乓乓打門的聲音。

大成知事不好了，酒也不飲了，急急忙忙同周表叔孟虹三人，從屋後逾牆而逃。表叔本是一個久走江湖，素有武力本領，一溜烟，就逾牆逃去了。大成方一出去，忽聽數人大呼道：「往哪裡逃，正要拿你。」三四個穿短衣，戴軍帽的人，飛也似的趕將來，把大成死死的擒着，好像差役捉犯人一般。

孟虹見此情形，急忙從旁面逃，匪徒因爲正在捉大成，也就沒有提防，所以孟虹就僥倖逃脫。

前面打門的匪，幾下把門破壞，即如潮水般的湧進來；大呼小叫，翻箱倒篋

，破櫃敲甕，將所有的財物，一搜而空。還有數人，將大成的老妻，惡兇兇的拉來跪着，頸項上加以白亮亮的刀，拷問她道：『你的銀子，放在何處去了？快說出來，不然就要你活不成。』她戰戰兢兢的說：『先：先生，我：我沒有銀，你們要……要什麼，就拿什麼去。』「胡說，怎麼沒有，我們早已聽着你家有銀子，快快說出來，如再隱藏，我就將這刀，把你頭割下來。」他們說着，就把那刀，向着她頸上幾拍，把這個衰老的弱婦，駭得魂不附體，面如土色，不能言語。這一夥狼子野心，猶不滿足，將在家的人，找來一一拷問過了，然後他們才將大成兩手反在背後，用繩緊緊束着，如對待罪人一般，牽的牽，打的打，押着他走

孟虹此時，在山頂上望着一羣人，將他父親拉去，就想回家看看；但恐匪徒尚未去完，若回家撞着了，恐怕要吃虧；遂暫藏土溝內，窺聽消息。仰見星月，

心 聲

一〇〇

在天空中一動一動的，好像都表出戰戰兢兢，同他一般恐怖的情景。他正在觀星，忽聽有種響聲，飛至耳邊，他心一驚，舉目環顧，見前面若有數人，向他而來；即駭得心中怦怦的動，自思道：「唉，不好了，匪徒來找我了，怎樣辦呢？」然而仔細察視，才是幾株小樹，被風吹着一擺一擺的。轉瞬又聽得巖上土沙，滾得沙沙的響，仰頭一望，即見兩個黑影，從上面匆匆的跑來，跑得那喘吁吁的聲氣，早已達到孟虹耳鼓中，驚得他一跳。暗暗想道：「這才是真正捉我來了，嗚呀，奈何，奈何。」然而仔細看來，才是兩隻狗，在那裏相追。他受這一大驚，把心驚得亂動；當此萬籟無聲的夜中，祇有他的心，震動得撲通撲通的響，如擂鼓一般的情形。

又過許久，心神稍定，才慢慢透到屋後林中；悄悄探聽，究竟強盜去完沒有。聽了許久，不聞有強盜聲，推聽得弟妹，有的在嗚嗚咽咽的哭，有的在長吁短

嘆，有的在呼媽叫爸；又聽得他母親，淒淒慘慘發出那微弱的聲音，說道：「唉！兒呀，把我駭死了，爸爸和哥哥往那裏去了？」「哥哥我們不知道，爸爸被拉去了。」

孟虹聽此情況，知匪已盡去，正欲進屋；忽聽着左面颯颯的一片響聲飛來，就恐還藏着有匪，要來擒他；急忙又逃，方才跑幾步，果然見一人伸手來抓他，把他長衫抓着。他急忙拚命的遁，幸喜那件長衫，是一件舊而爛的，不甚經事；所以就撕破一塊，而竟逃脫。殊他雖跑得很快，後面追他的，似乎也追的很快，緊緊的跟踪追趕，相離不遠。他這一逃，就逃在一里之外，才回頭看，不見有什麼人追來，始得停足稍息。

然而不敢再回家，祇得往親戚處，借宿一夜。直到天亮，才慢慢的回來。走至林中，見他昨夜撕破那塊衣布，掛在樹枝上；才知昨夜並非強盜抓着他的衣，

實在由于自己心神恍惚；見這樹身，以爲是匪；見這樹枝，以爲是匪手；跟踪追趕的響聲，想來亦不過是自己所跑的步聲；想到此處，又是好笑，又是好氣。

回家見了母親弟妹，談及昨晚的事，才知母親昨夜已駭痴了；無怪在林中時，聞聽弟妹之哀呼哭泣聲。張母想着孟虹已回來，而大成尙未歸，又是喜，又是悲，不禁兩眼熱淚，就流到她那老而慘的臉上；因嘆氣捶胸道：「虹兒，你到回來了，不知你爸爸拉在那裏去了？何時才能回來？唉，家裏的東西，概被擄去了，將來拿什麼用呢？」孟虹垂頭喪氣道：「媽媽，事已至此，不要過於焦愁，恐傷了你的健康。我們的東西，雖然沒有了，親友處想來還可暫時挪借。至于爸爸的事，候到有信回來時，再來籌商辦理。」

(一) 寄信回家 約人說事

親友們聽得他家遭此匪禍，也有來問候的，也有借助日用東西的。數日後，

即接得大成寄回來的信：漲母向孟虹說：「虹兒，你快念給我聽，我老眼已望穿了。」他便念道：

虹兒：想那夜遭禍，他們把我推的推，拉的拉，打的打，罵的罵，強將我拖走。如押罪犯一般，不由我自主。祇見他們將我家的東西，負的負着，担的担着，如螞蟻遷居搬物一樣，概往他處搬去了。又如風掃殘葉一般，把我家一掃而空。虹兒呀，這些東西的來歷，你都知道嗎？有的是祖父幾十年前辛辛苦苦，勤畊儉用，遺留下來的；有的是你我父子，沐雨櫛風，短衣縮食，千難萬苦中得來的。這一次竟被他們一擄而空，怎叫我見而不心痛淚流，足輒難行。他們見我走不快，不耐煩的很，就將刀槍，在我身上，紛紛亂打，如雨點般的落下。唉，打得我全身紅腫，疼痛不堪。一路上曲曲折折，不知走了多少遠，才聽得他們說：「弟兄們，將要到了，滅了紅（即火）吧，恐

怕這肥豬認識路徑，將來于我們不利。」果然，不久火都滅了。

又走了一程，便到一巍巍大山，他們拉我上了山，關在一個緊密異常的室內。我一進室，見其中已關有二人；他們見我進去，頗有同病相憐之意；一個白面書生，嘴上長有八字鬚兒的姓王；一個粗皮大臉的壯漢姓吳。此二人中，惟王先生最喜說話，他嘗摸摸鬚子向我說道：「你才進來，還不知這裏的苦況；他們天天把我們關着，閒或還要加以拷打，逼着多出銀子。前天他們把我這鬚子也扯落些，還開頑笑說，給我一個不亦樂乎。你的鬚子，將來謹防吃虧。」（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乎與落鬚音同。）

孟虹念到此，張母就向他說：「這些東西，真正胡鬧，真正討厭，把人家的鬚子，也拿來開頑笑。唉，這信後面，還說些什麼，你再念呢。」孟虹便繼續念道：

汪先生談了這一番話，就把他的鬍子給我看，並說：「你瞧一瞧，這嘴角下面，不是有扯落了鬍子的痕跡嗎？」

既而他又指着那個粗皮大臉姓吳的向我說：「他前天更吃虧，他們把他拿來做什麼倒掛金鈎，將他的脚用繩捆着，倒懸在梁上，兩脚向天，頭向地下，還加以種種刑罰，吊得他痛哭連天，他們不但不生憐憫，有的人還笑嘻嘻的說：『這倒掛金鈎，才好看呢。』有的人又說：『他來了一個多月，他家還不出銀來取；每每他家中找來的說事人，還的價錢，不是一百元，就是兩百元，你想他這種守財奴，至少也要伍百元，才能放他。若他家再不出銀來取，只好把這瘟豬弄死罷了。』我當時看見，心極不忍，竭力爲他勸解。他們不但不聽我勸，反罵我一頓，竟把他吊到哭聲由大而小，由小而至奄奄一息，才將他放下來。當時他動也不能動，我以爲他死了，久之，才見他甦醒

轉來。唉！我們才來不久，也還較好，倘若家中儘不來取，將來也要受他那樣的活罪呢。」

他說到這裡，他的眼圈兒一紅，熱淚卽流下。虹兒呀，這種慘況，聽的人怎麼不寒心。現在他們叫我寫信回家，定于六月二十八夜，在鷄鳴山頂的廟後說事；望你請兩個人來，同他們商議價值，切不可誤；至囑

孟虹念完，見他母親埋頭流淚，愁眉不展，便勉強安慰道：「媽媽，此種事情，誰不傷心；但是已經遇着了，也要寬心些。我們只好找人去說事，看要多少銀錢，總盡力籌辦，早早把爸爸取出來。」虹兒呀，你說的很對，你爸爸是老年人，恐怕受不得苦痛，更須早點設法取出來。但是家中所有的銀錢，那夜已完全被搶去了；現在又在何處拿銀去取呢？」「媽媽，這事只好在親友處去借，借得多少，就算多少；其他不足的，再來想法。」

張母沉吟半晌，又說道：「你想要誰去說事才好呢？」孟虹左思右想，不得其人；忽然聽得狗兒嗥嗥的叫，便彳亍彳亍的進來一人；孟虹抬頭一望，認得是周表叔；即起身迎他至客堂坐着，忙拿煙茶，並叙寒暄。嗣後便想此人來的很好，他既是一個久走江湖，長于語言，善于辦事的人，何不將此事，請託他去辦呢？因向他說：「表叔，前次匪來時，恭喜你跑得快，竟安然逃脫。爸爸就吃了虧，現在你來得很巧，剛才還想來請你呢，我想這件事，非勞你的駕不行。」「什麼事？祇要我盡力的，無不肯效勞。」「我爸爸的信已經回來了，要找人去說事，我想表叔足智能言，定能辦好。」「這事呀，我怎能辦，我雖說沒有錢，不怕匪捉來關起；但是前次晚上，我嚇得已經够了。」他便搖搖頭，表示不允。並又言：「旁的事，我都可幫忙，這事託他人吧。」

嗣後孟虹又再三請求，他才允許。又說：「你需再找一人同我一路去，但是

這事辦來很棘手，若要出銀子時，你不消怨恨我呵。」「表叔，你說到那裡去了，我既再三請你，又怨恨你做什麼？未必我還不知道這事要銀子嗎？」「呵！我不得不預先聲明。你爸爸的信，拿來我瞧瞧。」孟虹即將信取出，雙手遞與他，他接得便啣啣唔唔的念了一遍；然後將信交孟虹手中，就開口道：「說事的期，不久就到了，你還要找誰人去呢？」「打算今下午去請舅爺。」正談話時，酒飯已備好，便端上棹本。孟虹同周表叔一面吃，一面談，飯後周表叔即告辭而去。孟虹穿好衣服，就去請舅爺幫忙說事。

(三) 舅甥共酌 山中議價

却說孟虹往舅爺家去，一路上急急忙忙的走，直到夕陽西下，玉兔東上，羣鳥歸林，人影在地之時，還未攏舅爺家。他心中已着忙不了，又想起平日別人的言語，常說這一帶地方，很多小匪，每每搶劫過路的行客，便又不寒而慄。雖然

舅爺的家，可以遠遠望見，但是越忙向前走，則他家似越隔的遠。彷彿有什麼人，故意爲難，將那房屋往他處遠遠的遷移一般。

他正在又忙又怕的時，忽聽得林中有槍聲，撲通撲通的響；又聽得人聲嘈雜，大呼：「快趕去，不要等他逃脫了。」他本是一個驚弓之鳥，最怕匪人，一聽此言，嚇得心驚胆戰，卽忙如飛一般的跑，一直跑到舅爺家。舅娘見他來了，便出來相陪，見他汗流氣喘，卽問他道：「老表，你爲何這樣驚慌呢？」「舅娘，你不知道，我剛才過前面大樹林邊，遇着匪徒，又要擒我，所以嚇得拚命的跑。」正談話時，見他舅爺：背上負一枝槍，手內提一隻野兔回來；向他說：「孟虹，你剛才跑什麼？我大聲叫你，你聽得沒有？這隻野兔，就是我們在前面林中打得的。起頭打牠一槍，牠還負傷而逃，虧我們趕了上去，再打一槍，牠才逃跳不得，我們才把牠捉着。」孟虹卽應道：「舅爺，我沒有聽着你呼我，祇聽得叫『快

趕去；』我就疑心是匪，所以拚命的跑，不知道你們喊趕野兔。」說到這裡，他們都大笑起來。

舅娘忙將那兔兒身上的毛，拔得乾乾淨淨，便去破肚挖心。不久，即將兔肉煮好，端在棹上，作爲飲酒之肴。孟虹同舅爺一面飲酒，一面即將請舅爺去說事的意思講明；舅爺當時即應允了。孟虹又告知業已請得周表叔同去；舅爺心中就有點不喜，並說：「你周家表叔，平日只知道吹牛拍馬屁，想方法騙人財物，哪會辦事？但是你既已請他，也可以將就算了。」

次日早餐後，孟虹即辭別回家；臨行時，又回轉頭來，向舅爺說：「舅爺，請你到期即來我家，才好同周表叔一路去。」舅爺自然允許，孟虹即回家，這且不表。

却說到二十八那天，張家忙辦酒肴，招待說事人。舅爺穿一件青布大衫，早

早的就來了。唯周表叔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直等到夕陽西下，才見他衣冠楚楚而來；那種大氣盤旋的樣兒，早要人退避三舍。他一登堂，便大言大語，不說他在江湖上，見多識廣，就說他能文能武。到晚餐時，他們推他坐首席，他略略瞧舅爺一下，就毫不謙讓，居然就坐。他飲酒食飯，極其豪放，吃得醉醒醒時，又大聲說道：「你們不找我就算了，既找我，就要由我辦去，不要以後又說七談八；不然我今晚，就不去。因為我這個人，有點德性，不辦事則已，一辦事，他要有擔當，辦個結果，斷不肯中道而止。」他們因為要求他去，祇得一一允許他。

然後他才同舅爺一路去說事，舅爺前面提燈，他便在後面隨行。行到鷄鳴山脚下，即留心靜聽，不見有什麼響動，又一步一步的登那山，山高路險，艱難萬狀，上了一層巖，又是一層巖，走得莫奈何，才上得山頂，走到廟後。祇想一定

可以會着匪徒，不料在此等了多時，毫不見有什麼消息。他們就想這些匪徒，既約在此說事，何以又不來呢？便欲下山而回。

忽聽着那面山角上有人大呼道：「喂，你們是那裡來的人？」他們忙應道：「張家來的。」又聽得那面叫一聲「過這面來嗎！」他們聽得這話，知道是匪徒在那兒了；便悄悄的說：「對了，對了。」急忙往那山角上走，過去一看，果然有五六個人，負槍持刀，在那裡雄赳赳的立着。周表叔上前向他們便說：「先生，好嗎？」「你兩人是來爲張家說事的麼？我們已經議定了，要一千二百元銀子，才能放人。」那匪向他們兩人說。

周表叔道：「呵，先生，張家所有的財產，通共也不過值一兩千元，請讓點價吧。」他們用刀在他身上拍道：「胡說，我們探查得很清楚，張家是很富足的，你不要來騙人，仔細你走不脫。」周表叔駭着目瞪口呆，舅爺見此，急忙回道

：「先生，我們不敢說謊，實在張家沒有多大財產，你們若不信，儘管探查，若查得我們果真是誑語，甘願受千刀割死。」匪徒便軟了口氣說：「那嗎，你們又說多少銀子呢？」舅爺忙伸起四根指頭說：「四百元。」「哼，四百元，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舅爺駭得忙縮回手來，半晌才說：「那嗎，先生又要多少呢？」

「乾脆的說，一千貳百元。」舅爺又說：「我對先生說實話。張家現時一百元也沒有，就是肆百元，也要在親友處借貸，及當賣田地才有。」那匪怒氣冲冲的用槍在地下一蹶，罵道：「你這兩個狗奴，都是胡說，本該把你們的兩個狗頭割下，現在姑且從寬，留着你們的狗頭再吃幾天飯，你們回去同張家商講罷。」舅爺伸起五個指頭又說：「先生，你們還可減少若干？五百元可以麼？」匪徒又罵道：「不消胡說，快回去同張家商議了再來。」

(四) 借銀見美 空手歸家

取 人

他們因匪要銀太多，不便再說，即轉身而回。一路上談談走走，直走到東方發白，鷄聲喔喔的報曉時，才攏張家。狗兒見人影燈火，便唧唧的叫，張家知是他們回來了，急忙開門迎進。張母問道：「很勞表叔和舅爺的駕，走了一夜，不知如何的結果？」他們即將到山的情形，和彼此交涉的話，告述一遍。張母聽了，祇得嘆息流淚。孟虹同他弟妹，也都歎氣。張母拭乾眼淚，便去備酒肴，款待說事人；酒肴做好，天已大亮；孟虹即陪着他們飲食，周表叔在席上，又高談闊論，鬧了一頓，才告辭而去。

舅爺問孟虹道：「你家中存着有無銀子？」「唉！那裏還有，前次被搶完了，這幾天的用度，都是借來用的。舅爺這取人的銀子，還望你幫忙辦呢。」「我倒有幾十元，但是你這件事，不是些微款項，能濟事的。若不早點預備，將來要銀時，怎麼辦得及？我回家去，幫你借借，大約還可借一百多元，其餘的，就祇

「有你趙家岳父，或者還可幫忙，其他的親戚，都是窮的。」孟虹面作難色道：「岳父家呢，雖說是親戚，但是他那個富貴眼，是瞧不起我們這窮人，他早有心，要我把他女兒的婚約退了；況且我家現在又遭這種禍事，他是更看不起了；我想我如何好去向他借銀？」這事不比尋常，也可以去試他一試，看他如何？他若肯借銀，這自然好了。他若不肯借，也費不了多大的事。」彼此談了一刻，舅爺也就告辭回去了。

次日，孟虹遂穿着新布藍衫，白布袴兒，拿一把洋布傘，提兩封饅食，即往岳父家去。一路走，一路想，總覺不便去借得銀，就停住足，欲轉身回來。又想：「回去怎樣辦呢？家中既無銀，其他的親戚，也都沒有銀可借。噯！還是厚起顏面去，不管他家恥笑不恥笑，借銀不借銀。」又轉身仍向岳父家去，方走到他家對面山頂上，見他的樹林葱蔚，房屋高大，乃又停足自言自語道：「還是不進

去較好，免討沒顏面呢。」忽又想到：「既已走到這裏，又何不進去一趨，試借一借呢。」

他把衣服理得整整齊齊，用那兩隻眼睛，在周身上下，仔細瞧瞧，才勇敢的往前走，走到岳父屋前，狗兒就嗥嗥的叫；忽見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跑出來望一望，就縮回去了。孟虹的胆兒，又像怯了幾分，不敢進屋去；正在那裏踟躕，又見一人出來，他仔細一看，認識出來的人，就是他的岳父。心中一想：「噯！他既出來看見我了，我還不忙上前去行禮嗎？」急忙去到岳父面前，恭恭敬敬行禮。岳父起初還未看清楚，不料女婿，會到他家來，所以臨孟虹行禮時，他才驚異道：「呀，張大哥來了，請進屋去？」

他們兩人，即回到客廳；叙禮坐下。不久見一個老婦，身穿綢衣，足下穿一雙尖尖鞋，慢慢的走出來。岳父使用手指着她向孟虹說：「這就是你的岳母。」

孟虹便忙起身向岳母行禮，岳母也還了禮；彼此乃坐下。岳母用那兩隻老眼在孟虹身上，注視了許久，才開口問道：「張大哥，聽說你令尊被匪拉去了，現在辦好沒有？」岳母，這事還毫無頭緒，不知要何時，才能辦好。」他又將父親寫信來，及託人去說的事，一一告述出來。他的岳父母聽了，也嘆了一口氣。

孟虹又道：「那些匪徒，要銀一千貳百元，不然，就不放人；但是我家怎有這樣多的銀子，幸喜舅爺答應幫忙籌一兩百元，其餘的，還要望親戚借助。」他說到這裏，便不說了；祇微微的瞧他的岳父母，探他們的意思如何，暗想他們不肯借助，總要表示點態度。殊他們一言不發，默默的坐了半晌，才見岳父額頭皺了幾下，還是不言語。岳母就起身向他說：「張大哥，請坐一下，我還要去做點事。」她說過話，便走進內室去了。不久即有人來叫他岳父，于是岳父說聲失陪，也就出去了。

孟虹一人靜靜的在那裏坐着，暗想「我這樣說，未必他們還不明白我的來意嗎？還是明白了，不肯借銀嗎？」正在胡思亂想，忽聽着窗外有咳嗽聲，他便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妙齡美女，正伸出纖纖玉手，在那裏採花，生得眉目秀雅，鴨蛋臉兒，腮凝新荔，鼻膩鵝脂，削肩細腰，身材合中，足下穿一雙時樣花緞鞋兒。那女子猛抬頭，見他在窗內窺伺，便顯出嬌怯怯的樣兒，款款的走入內室去了。孟虹便坐下想道：「此人這樣美麗，究竟是誰？聽說岳父家中，祇有一個女子，未必就是我的未婚妻嗎？」

不久，家人端出酒肴來，一種一種的放在桌上，岳父也回來了；向孟虹笑嘻嘻的道：「得罪，得罪，剛才有人請我出去商議點事，失陪的很。」他們兩人，遂飲酒食飯，彼此言談。岳父不談今年稻麥好，就說豬羊貴，都是一些不關心的話。孟虹幾次想說向他借銀，都被岳父的話插開了，直到飯畢，將欲回時，才厚起

顏面，明白向岳父說借銀。岳父頭幾搖搖，連說幾個沒有，沒有，就算了事。孟虹也不便再說，祇得默然的不言語，坐了半晌，心頗不安；又見兩個老媽子在對面室內噤噤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說了又嗤嗤的笑；他即疑心他們必是說他笑他。便心裏着急，不知不覺，臉就飛紅起來；忙又穩着心，那臉才漸漸的不紅了。

他便告辭而回，一路上懊悔不了；並嘆道：「嗚！早知如此，不如不來，既沒有借得銀子，反惹他們恥笑。」越想越懊悔，垂頭喪氣，走到夕陽西下時，才回家來。張母見他這樣神氣，知道他心中不快，也不詳細的問他；祇略略談了一下就罷了。

(五) 美人入夢 姐家借銀

却說孟虹同張母談了一晌話，就去睡了；殊未寢時，還覺有點倦意，到睡在

床上，不知爲什麼原故，翻來覆去，都睡不熟；不知不覺，今日在岳父家所見的情形，所談的話，都一一在腦筋中來了，左思右想，把頭腦都弄疼了，自己便懊悔的說：「怎麼這樣自苦，不要再想，快丟開罷。」

但是那些事情，總在腦筋中打圈兒，如像餓不飽的狗一樣，驅逐開了，不久又轉來。正在那裡焦急時，恍然見一垂髫女子，持花微笑，欸欸而來；仔細視之，乃今日午前在岳父家所見那美人。孟虹遂請她坐，祇見她盈盈秋水，顧盼生情，櫻桃小口，欲有所言，却又含羞，不便啟齒。久之，才微動朱脣，發出嬌音說：「你今日來我家，父親實在對不起你，我心中很抱歉，萬望原諒。公公的事，望你好自爲之；我這裡有銀一百五十元，是我平日存積起來的，你權且拿去用吧。」她便舉起那纖纖嫩手，將銀交給孟虹，就飄然而去了。

勿聽得乒乓一聲，孟虹才驚醒；方知是夢。祇聽着貓兒嗥的一聲，原來這貓

在樓上，不知怎麼跌在帳頂上來了。孟虹睜開眼睛一看，見天已大亮，陽光已從窗孔中透進那銀白色來了。又聽得林中的鳥兒，也嘈雜起來了。他便翻身起來，到喫了早飯後，正在換衣服，欲往姐夫家去。

猛聽着門外的狗兒嗥嗥的亂叫，他出來一望，見周表叔高高興興的來了。一入室，卽笑嘻嘻道：「你們真好運氣，你爸爸不知在那裡積了陰德，遇着救命星了。」孟虹聽了他的話，無頭無腦，不知什麼意思。便道：「怎麼一回事？表叔。」「呵！這事說出來，要你們睡熟了都要笑醒。昨天我家來了一個姓程的好友，他本是江湖上的能員，我同他談及你爸爸的事，他滿知道；你猜他怎麼知道，原來他與那匪首最相好，並且是同鄉的人，此次來時，也曾經過那匪棚，並且去住了幾天。他說這事若拿在他手中來辦，就不大費力。但是我再三請求他，他要勞駕，他總不允許；今早起來，我又爲你們再三的懇求，才得他的允許。他說此

事宜拿人情去對付，祇要貳百元辦禮物，送那些相好弟兄，說你們真實貧寒，不能出多大銀子；那嗎，他們碍于情面，或者不要銀子，即可放你爸爸，縱然要銀子，也可以減少好幾百元；你們若以爲然，今天就同到我家去會他，同他商議。

「孟虹同他的母親，聽得此言，連稱好好，謝謝。急忙煮飯吃了，孟虹即同周表叔去，走了幾時，即到他家。方一入客廳，就見一人，身穿綢衫，手拿白扇，口大面方，軀體肥狀。周表叔即爲他們介紹，並言孟虹特來請他幫忙。程先生起初還有不允許去之意，既而經孟虹再三請求，又加周表叔從中要情，他才允許了。

三人談了一些話，天色即漸漸的黑了，家人燃起燈來，端上酒肴來，他們便上席。程先生坐首位，周表叔與孟虹皆坐側面；酒到數行，程先生便談自己在江湖上，如何仗義，如何爲人排難解紛；說到得意處，他就舉起那兩隻肥大的手，一高一低的，在那裡比樣作勢；並且哈哈大笑，笑得那臉上的肥肉，祇見顫動。

酒飯畢，孟虹因多飲了幾杯酒，卽倒在床上睡去；祇聽得他們嘰嘰咕咕的談話，談了又啞啞的笑，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

第二天孟虹因事忙，鷄聲方喔喔的報曉，他就睡不熟了；天方明亮，便起身告辭。周表叔說：「你回去從速把貳百元辦好，卽交來呵。」孟虹答應了一聲是，並且道了謝，就急忙回家。張母見他回來，便驚異道：「呀！怎麼你這樣早，就回來了？表叔說那個人，怎麼樣？」他卽將所經過的情形，詳細說明，並稱謝表叔不已。張母聽了，也很感謝，並言道：「你們以後，不要忘了表叔的情。」

孟虹同母親談了一時，喫了一碗飯，便往姐夫家裡去借銀。走到姐夫屋後的山上，遠遠的見那面土中有兩個人，在那裡一起一伏的，不知是在做什麼？又有一個小孩兒，在旁面嗚嗚的哭。他再上前去仔細一看，才知不是別人，就是他的姐夫和姐姐，正在那兒用鋤剷草，汗流滿面；旁的小孩，就是他的外甥，在那裡

嚷餓了。

他便招呼他們，姐夫抬起那黃而黑的頭一看，認得是他來了，便把鋤放在肩
上，同他回家；姐姐也携着小孩，在後面慢慢的回來。進了房屋，姐夫端一矮櫬
子給他坐着，自己也坐了一寬而長的木櫬子。姐夫便問道：「岳父的事，該要辦
好了呢？」「不會的很。」孟虹方說了這四個字，姐姐從旁，便插話問道：「怎樣
辦起的呢？」孟虹說：「要銀子多的很，說要一千二百元，才能放人。」她一聽
這話，立刻臉色由驚異而變為淒慘，即歎氣泣道：「噯！怎樣要這樣多的銀子？
可憐你我的銀錢，來得多麼困苦；爸爸平生一個小錢，也不捨亂用。」

孟虹想得自家境遇之困苦，又想着剛才來時，見姐姐和姐夫在土中畊種那樣
情形，也就熱淚簌簌的落下。姐夫從旁再三勸慰，他們才止淚。孟虹向姐夫說：
「我今天來姐夫這裡，就是想要借點銀子，不知有沒有？」「呵！你來得湊巧，

我才賣了肥豬，有五十元；不然，我家中常常一元都沒有。」

他的姐姐，急忙進廚房煮飯來喫。飯後，姐姐即拿出一個布包交給他道：「這幾十元，雖說不濟事，却是我們一年餓豬辛苦得來的。」孟虹把布包打開，又是一層厚紙，緊緊包着，再把紙撕開，才是白亮亮的五十元。他看見如此慎密的包裹，心中暗想道：「噫！從這小小包裹上，就可以見得我姐姐和姐夫愛惜銀錢的樣兒，收藏的穩固，得來的艱難。」他仔細看了一看便收在懷裡，告辭而去。行到路上，摸着包裹，又想到爲什麼這東西有這樣大的魔力，人們不顧千艱萬難，都要去找牠；甚至有勞苦終身，臨死還與牠戀戀不捨呢？」他一路走，一路想，直走到家，還是沒有解決的方法；因爲他本是一個無甚學識的人，究竟沒有解決這問題的能力。

(六) 託人受騙 家書再寄

取 人

張母見他回來了，就叫他道：「虹兒，今天好大的太陽，熱得莫解法；虧你一往一來，走了一天，借得銀子沒有？」他便縮進一手，在懷中摸了一摸，未有摸着；就嗻呀的驚呼一聲，面色就變白了。又仔細摸了幾下，才笑說：「把我駭慌了，我以為失落了，還在這裡。」他就把那小小包裹，交給張母，又向張母說：「這裡才五十元，還要一百五十元，才够程先生辦禮物。」張母埋頭想了一想，說：「你舅爺處，自然可以借得出銀，不過太遠，兼之你這幾天，東一趟，西一趟，也跑的太苦了；不如明天向鄰近借，舅爺處的銀，等日後取你爸爸時，再去拿不遲。」

他聽了母親的話，也就是的答應了一聲。不久，天色漸漸的黑下來，林中的鳥兒，也就在樹梢上一跳一跳的，用牠的翅膀，飛得吧吧吧的響，嘈雜的鳴聲，如像有千愁萬緒，說不盡的樣兒。張母本是一個迷信家，聽得這種鳥聲，心

頗驚異，就說：「菩薩，我家遭不起第二場禍事了，前次遭匪那晚，鳥兒也是這樣叫。」說了這話，她便口中念念有辭，誠心誠意禱告了一遍。當夜吃了晚飯各人都存一種恐怖心，靜靜的坐了許久，不見有甚麼事，才放心進寢室安眠。

次日，孟虹即往鄰近借銀，鄰人知他家爲人很忠厚，也極力的幫助。有的借二十元，有的借三十元，不過幾時，就借齊一百五十元了。他即拿回家來，用紙包好，和昨日所借的那一包銀，祕密的藏在身上，送往表叔家去。

他在路上走着，常常用手摸摸那兩個包裹，恐怕失落了。又每每見行人看他幾眼，心內便着慌，恐怕行人知道他身上有銀元，想主意弄他的。臨走到表叔家，不見程先生，便向表叔說明，從身上取出那兩個小包，雙手遞給他。他忙說道：「你家的事，我也幫忙不少，這些銀元，你須親自交程先生，並且還要說些殷勤話，他才肯努力去辦。你若對他淡淡的，恐怕他多心；你暫時收着，他剛才出

外去頑，不久即可回來，等他回來時，你就交給他。」

孟虹聽了這話，忙點點頭，是是的應了幾聲，仍自將銀收着。待至天晚，才見程先生從外面彳亍的走回來。孟虹立起身來，向程先生問了安，談了幾句話，就從身上將銀元取出來，雙手捧着，恭恭敬敬送至程先生面前；並說了許多感謝的話。程先生將銀收好，便向他說：「你家的事，不要緊了，一概都在我身上，包你辦好。你此後不消着急，祇在家中靜候好音。」孟虹聽了此言，自然非常歡喜，並稱謝不已。

當夜晚飯後，彼此談了一些話，孟虹因日間走路過多，覺得疲倦，即去睡了。周表叔同程先生即將銀各分一百元。周表叔並且笑說道：「我們這事，真弄得巧。你不能同張家生關係，就不能弄得他的錢到手；所以必須我來為你介紹，為你鼓吹。我因為是他親戚，若直接把他銀子騙了，又恐怕他將來找我起糾葛；所

如以後見我們沒有幫他辦事，要追問此銀，我就可以回他說：『我只有介紹程某，並沒有勉強你去找他；這事純全是你再三請他，銀子也是你親自交給他的；我既絲毫沒有過問，當然不能負責。』就可以把他推開了。至于你更好對付，把銀子分了，一溜烟就不見了，他從何方來找你呢？今天孟虹還恭恭敬敬交銀子與你，並且稱謝我們不了。我想他真像一個夢蟲，我們把他的銀子騙來分了，他還一點兒不知道呢。』周表叔把這話說了，就哈哈大笑起來。

却說孟虹心中，深信請託得人，十分安穩；睡在床上，就籌畫父親出來時，如何謝周表叔，如何謝程先生，正籌畫間，彷彿見他父親回來，向着他哈哈大笑，說：「我也不枉有你這個兒子，竟找着程先生，不要取人的錢，就把我弄出來了。」孟虹聽了父親如此說，正在十分高興，此時周表叔進房來放所分得的銀子

，將櫃蓋開得咖的一聲，他才驚醒。他翻了一個身，不久又睡熟了，至次日天明才醒，翻身起來，吃了早飯，便告辭回家。就將昨夜的夢，向母親說了；張母以爲此夢，必是將來回來的預兆，心中極其高興。

不幾天，就接得父親寄回來的信，忙拆開看。不看還好，一看就淚流滿面。

張母見他如此，忙卽問道：「怎樣的情形？你快說給我聽。」孟虹應道：「爸爸說自從那晚事情沒有說好，棚內的匪，對待他，就改變了手腕，每天把他拷問一次。前次信中所說的倒掛金鈎，他也嘗過兩次了。又說戴過兩次木帽；那木帽戴在頭上，用手扭扭其旁的一小機關，則那帽的木頭，就向內移合，越合越攏，把他的頭，箍的死疼，好像要碎了一樣。比倒掛金鈎，還痛苦加倍。想他怎能忍受？」

張母聽了，歎泣不已。問孟虹道：「說事的期間和地點怎樣？」「期間是七

月十四夜，地點仍舊是鷄鳴山。」張母又道：「程先生怎樣幹起的，還沒有去說嗎？你快往表叔處去，一則說明匪棚所定說事的日期，二則探問程先生倒底如何辦起？」

孟虹唯唯的答應了，就起身往表叔家去。走到他家，向表叔說明日期，請他按期而來。因不見程先生，便問表叔道：「程先生往何處去了？」「呵他爲你的事，忙了兩天，辦了種種禮物，昨天才去匪棚；現在還沒有回來。」表叔說着，就打個哈欠，又道：「我這幾天爲你的事，也忙得睡覺都沒有睡足，現刻疲倦得很。」他說了便躺在椅上，作打瞌睡的狀況。

孟虹暗暗想道：「無怪爸爸的信，沒有提及程先生，原來他忙得不得了，昨天才去；我看爸爸的信，也是昨日交郵的，自然那面那時，還不知道說人情的。」他又和表叔略略的談了一些話，就告辭而回。一到家中，即將程先生的情形，

告訴張母。

(七) 說事犯險 取人賣地

却說舅爺走來探聽消息，恰好遇着他們母子，正在商議欲往他家去報告說事的日期；他們見他來了，很覺歡喜。孟虹便將請程先生去要人情的事，談給他聽，舅爺聽了，額頭幾皺皺，想了幾下，便作懷疑狀，祇微微的說：「看將來他辦得如何？」孟虹因說事期間，不久即到，留舅爺在此頑，他也就允許了。」

却說臨說事期那天，張家治辦酒肴，預備款待表叔和舅爺。殊候到夕陽在山，總不見表叔來。正望到心火起時，忽然狗兒嗶嗶的叫，孟虹以為表叔來了，急忙出來迎接；抬頭一望，祇見一人，送來一封信。孟虹拆開一看，才知表叔因病，不能來；祇得另請左鄰李大爺同去。晚飯後，舅爺同李大爺，即攜燈到說事地點去。不久，即有八九個人，穿着短衣，持刀負槍而來。舅爺認識其中有一個高

大的，是前次說事時會過的；便上前同他商議價值。左說右說，總是說不攏，到後來匪要一千元，舅爺祇許七百元，那匪就發起怒來。大叫一聲：「弟兄，這東西在其中阻礙我們的財路，把他槍斃了。」就見旁面四五人，前來把他抓來跪着；又一個人，把槍端起，用槍口向着他胸前；然後從身上取五顆炮子，放在槍內，就將機柄一扭。

此時舅爺，已駭得面如土色，李大爺忙從旁哀告，那匪才沒有開槍，便罵道：「你們若不怕死，就可以胡說。」李大爺道：「先生，我們何嘗不想照價給你，怎奈張家莫有錢。現在我們再加一百元，總共捌百元，可以麼？」「哼，你也是個胡說的東西；這一千元，就是我父母面前，也不能再少。你們不準推三推四，若嘴裏再說半個不是，就要你們那兩顆狗頭，立刻落在地下。」他們此時，進退兩難，允許了這價值呢，張家又吃虧，不允許呢，又恐怕兩條生命，馬上就

逃不脫；思之再三，祇好勉強承認。才答應了一聲：「是的，先生，我們不敢不遵命；緩後將銀辦好了，即送來取人。」

舅爺和李大爺轉來，就詳細回覆張家。張母同孟虹雖心中痛苦異常，口裏還是連聲道謝。此時張家母子，才知周表叔同程先生，都是騙他銀子的。心中痛恨已極。舅爺向孟虹道：「我只能代籌兩百元，其餘八百元，你在何處想法呢？」孟虹暗想前日借錢的困難，便知此銀數，一定不能借足；沈吟了半晌才說：「別的方面，無法可想，祇有田土可賣。」

張母在旁，眼淚汪汪的道：「這田土大半是由你祖父和祖母千辛萬苦，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費了多少心血，才買得來的，倘若他們陰靈有知，不知如何傷心。還有小半的田土，是我和你爸爸歷盡艱難，纔掙來的。只想和你的爸爸養老去世後，遺留與你們作點根柢；不料現在就要賣與別人。將來一家人的衣食，又從

何處出呢？必定眼睜睜的看着受飢受寒。」

孟虹將張母勸解了一番，並說明不能不賣的理由；得了張母同意，就去請上天公，屋後三爺，作中證人，找買主。不消說舅爺也被孟虹請爲中人之一。於是三個中人，就去找買主；找了幾天，都沒有見着適當的買主。因爲孟虹要銀很急；有的人想買又無現銀，有的人有現銀，而價值太差遠了。後來左找右找，才把場上張二毛牛找着。但是二毛牛之爲人，恰像其名，專愛佔人利益，自己一毛不拔。他雖承認買，總想價廉；所以竟費了許多唇舌，才說定一千捌百元。

孟虹卽引着二毛牛下田土各方的界市，以便寫立契約；他一一指示，二毛牛卽令人依照下界石。當那時候，孟虹心中疼痛萬分，如刀刺一般，彷彿見祖人對他說：「這些田土你知道來的艱難麼？我們的汗水心血，都費盡在這裏。」又見田土邊的樹木，被風吹着一動一動的，好像表示不贊成他賣田土，在那裏搖頭的

樣兒。又見樹梢的鳥兒，一飛一止的，嘈雜異常，好像有千愁萬緒，難以言狀的苦衷。又聽得溪中的水，流得可的響，好像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哭。界石下畢，孟虹同中人往二毛牛家去寫立契約。

寫契約時，天公便把一付老光眼鏡，戴在那兩個灰黑色的老眼上；拿起一管記賬的禿筆，慢慢的張開紙，放在案上，一個字一個字的爲他們寫立約據。孟虹眼睜睜的望着那筆尖兒轉動，心中怦怦的跳，很不安穩。他見着二毛牛家中的人，大大小小，一往一來，都帶着喜色，就想起自己的老母和弟妹，此刻不知如何傷悲，不覺眼淚卽流出。

天公將契約寫畢，仔細看了一遍；又吩咐唔唔念給他們聽。然後拿起筆來，叫孟虹畫押。他一聽天公此言，心如刀刺，疼痛萬分。暗想這一畫押，祖宗幾十年的基業，就在這小小的筆尖上送失。又想不到畫押也不行；他家銀子，怎肯無端

給出來，父親怎能取出。便戰戰兢兢的提起筆來看了一看，彷彿祖人在耳邊說，「這一下筆，非同小可，不要輕舉妄動；」他又不肯下筆。天公在旁，見着他在遲疑，又叫道：「快畫押嗎；」他才勇敢的在自己名下，寫了一個押字。然後天公將約據遞給各中人，令一一畫了押，就用一張白紙將此據包好，雙手交與買主道：「恭喜你，永遠執掌。」二毛牛笑了一笑，收了約據；即進室內將銀子一包一包的拿出來，一一點給賣主。

孟虹將白亮亮的銀子，仔細清查了一遍；然後同中人帶回家去。母親見着，眼淚汪汪的歎道：「留心收藏，這就是我們一家人的性命根，恐怕又生意外的事。」孟虹同張母到夜深時，暗暗將銀子拿到一個秘密地方，放在一個地穴中，用土泥蓋好，仔細看了一看，還不放心，又將柴草抱了幾把，放在那面上堆着。然後張母同孟虹恭恭敬敬的在先人神位前，焚香燃燭，禱告先人道：「家遭飛禍，

不孝子孫，無法可想，祇得將祖業賣與他人；死罪，死罪。」禱告畢，望着神位，傷心大哭，淚濕衣襟。

(八) 嫌貧欺弱 人財兩失

却說次日孟虹對張母說：「爸爸的事，還沒有辦好，我的婚期，不久即到了，實難照前次爸爸在家時所定的期辦理；媽媽，當找一人去趙家說明吧。」呵！你不說，我幾乎忘了，你找李大爺走趙家去，說我們不能依照前期辦了；要等爸爸取出來，再商定日期。」張母很喪氣的說。

既而孟虹果請李大爺到他的岳父家去，說明緩期的事。他的岳父聽得緩期，當即欣然允許。遂入室同其妻商議道：「眼見張家一敗塗地，將來女兒過他家去，衣食必定很艱難；不如趁他的父親未取出時，把他找來，騙他退婚。他若退了，就將女兒另許人，還怕沒有人要嗎，平日許多豪華公子，一見我那嬌嫩嫩的女

兒，就目不轉睛，如葵向日的樣兒。他若不肯退，就將女兒嫁給王團長，看他怎奈何？總合王團長前次曾託人來說，要娶我女爲姨太太。當時我就有心，不過想着女婿家還可以勉強敷衍得過；而今還有什麼呢？只好照我的意辦去，將來得個好女婿，還可沾點光。然而別人知道了，恐怕罵我嫌貧愛富，欺弱諂強。但是事已至此，怎管他人笑罵。」他妻聽了這話，很贊成這種主張。於是他即令其妻到女兒房中，探女兒的意思如何，才好斟酌進行。

當時女兒正拿一本書在念，見母親進房來了，即起讓坐。母親因向她說：「張家方纔遣人來說，已經賣了田土，拿銀來取人，你的婚事，還沒有錢辦；不知又要遲到何時？他家既是這樣貧窮，你將來如何過日子呢。」女兒聽了，却不言語。母親雖留神察視，終不知其意；祇好再探道：「你的爹爹以爲張家太貧，將來于你不利，有心要張家把你的婚退了。」說到這裡，母親就用那老眼，如鷹眼

看物一般，注視女兒那櫻桃嘴兒邊，看她有何態度，有何言語。

她聽得母親如此說，心中暗暗想道：「我那丈夫，前次來時，我也曾在那窗邊見過一面；見他眉清目秀，容貌不俗。我又曾悄悄的聽過他談話；聲音朗朗，言皆中綮。這種男子，正堪匹配，張家雖貧，有何妨害。」想到此處，就欲說父母的不是，却不便明言。因為她本是一個鄉間未開放的女子，很不好意思談這些話。又想不說也不好，恐怕父母悞了終身大事；就勇敢的微啟朱唇，略略表示態度道：「張家貧與不貧，有甚關係，只要子弟成人，就可以了。」說到這裡，她便害起羞來；不知不覺，嫩臉上那兩朶處女紅，越紅越寬，把她的兩個秀耳都紅透了。

母親聽她言如此，知她不贊成，便立起身來，彳亍的去回明她父。厥後她父母雖旁敲側擊，希望她改變心志，才好要張家退婚。殊她不但不改變心志，

愈說她心愈堅定。他們把她莫奈何，亦祇得聽之而已。

再說不幾日，匪棚卽寄信來，約定某夜某地取人。到期孟虹卽將錄取出一千圓，交給舅爺和李大爺。他們將銀藏在身上，就悄悄的帶去取人了。孟虹同母親在家，一面治辦酒肴，以備款待舅爺等，一面檢出大成的衣服，以便回來時，才好換洗。再把父親的煙袋拿出來；因爲許久未用了，塵垢甚多，就使弟妹用水洗潔淨，以備父親回來時好用。小孩兒一面洗煙袋，一面閒談道：「爸爸很久不見了，不知他變像沒有；我有一夜，夢見他變瘦了。」又有一個孩子在旁面，隣起兩個眼睛說：「我夢見爸爸向我說：『不久就要娶嫂嫂。』」

孟虹同母親忙了大半夜，才將各事辦好。他們也不睡覺，只在室內，專候大成回來；等了許久，都沒有影響。張母向孟虹道：「虹兒，今晚如何這樣長久，比一年還像要久些呢。」孟虹道：「我也覺很久，這時間真正討厭；往往要他快

點，他又很久不過去；要他慢點，又彷彿不久他就過去了；好像偏偏與人爲難一樣。今晚取人這裡，比前次說事那裡，還要近些，前次這時也回來了，怎麼今晚還不見回來。」

過了一刻，雄鷄就喔喔的在籠中報曉。張母又向孟虹說：「虹兒，天將亮了，他們還沒有回來呢？」張母正談話時，忽聽着狗兒哞哞的叫，又聽着遠遠有人聲。孟虹卽說：「媽媽，這一定是他們回來了。」他說了這話，忙跑到窗孔邊去瞧，就見火光越走越近，心越歡喜。但這火光漸漸的，又從屋側過去了，才知是行路的人。張母同孟虹又靜靜的候着。直到早飯後，紅日已高高的懸着，還不見舅爺和大成等回來。他們正在心焦時，又聽得狗兒哞哞的叫，小孩兒跑出去一望，便笑嘻嘻的跑轉來，忙說道：「他們回來了。」孟虹和母親，急忙出去；祇想迎着大成，將所有的苦衷，彼此告述。不料方一出門，見舅爺和李大爺，還同兩個不

認識的大漢，正抬着一個薄薄的棺材，放在大門外；便說道：「人已死了。」

孟虹同母親一聽此言，心中痛苦異常，如刀刺一般。坐在棺前，哭至死去活來。小孩兒也圍着哭，舅爺等亦流涕不已。鄰近的人，走來再三勸慰，他們才漸漸止淚。

舅爺說：「昨夜我們走到取人地點，遇着十餘個雄赳赳的匪，負槍持刀。他們一見我們，就大聲問道：『你們來取張大成的麼？』我們仔細的瞧了一瞧，見其中兩人，還是前次說事時，會過面的；才將取人的事，向他們實說。他們就說：『拿銀子來，就可交人。』我們就將銀子交出。殊他們把銀子收了，就說：『隨我們來領人。』我們就隨着去，他們就引到一個灣上，又經幾塊土，走到一巖下，他們才止步；用手指着一個漆黑的巖洞說：『人在裏面，你們進去取。』我們進去用火一照，不見人影，只見這棺材；仔細一看，見上面寫有張大成三字，

才知事不好了，急忙出來追問。他們還理直氣壯的說：『誰叫你們不早點取人？他已病死，怪得誰人。你們若不規規矩矩把人領回，還要胡說，就連你們兩個的狗命，都要送在這裏。』他們說過話，就走去了。我們莫奈何，祇是敢怒而不敢言，眼睜睜的，望着那些可惡的東西，遠遠的去了。然後再往棺材前，流淚一場，又往山旁農家，要了繩杠，請了這兩個老哥幫忙，才慢慢的收拾；到天亮才抬起回呢。」

(九) 張母氣死 孟虹慟哭

張母同孟虹聽了舅爺此言，又氣得大哭。鄰人也有些陪着哭。舅爺把所請那兩人，發給工資，遣回去了；又向孟虹說：「你不要過于悲傷，還須計畫辦喪事。」舅爺此事還請你幫忙，我心裏疼得莫辦法。」孟虹如此說了，舅爺果然竭心盡力的請僧道，做喪事，另買好棺材，將大成葬于對面山上。這辦喪事的情形，

不必細述。

却說張母因此，氣得昏昏沉沉，晝夜臥在床上，祇是哭泣。一日孟虹在床前，寬慰張母道：「媽媽，請你不要這樣傷心，事已至此，悲傷也無益。」虹兒呀，怎叫我不悲傷，眼睜睜的看着把田土賣與外人；我們一家大小，將來如何生活？只想把你爸爸取出來，可以團團圓圓的一家人。不料那無良心的匪，把他不知怎樣弄死了。我雖然不見他受苦的情形，但是從他那薄薄的棺材，及他那灰白色的臉上，也可想見他受拷問的樣兒，以及呻吟哭泣呼天叫地的狀態。更傷心的，他前月高高興興的，說要爲你娶妻，不想兒媳還沒有過來，他就這樣了。」張母說了這話，就大哭起來。

孟虹又問張母道：「媽媽，你兩眼都紅腫了，臉也瘡了，恐怕有病呢；你吃不吃藥？」張母說：「虹兒呀，喫藥幹嗎？我覺得生在世上，痛苦萬分，倒不如

兩眼一閉，不知人事，還要好些。祇望我死之後，將我的屍，葬在你的爸爸一處。」

孟虹聞聽張母此言，不禁傷心，兩眼熱淚，就如雨點般的流下。哭了一晌，就上街去請醫生，醫生隨着就來張家，仔細診了脈，開了藥單，就告辭而去。孟虹上街，把藥檢回，忙即煎好，用一小碗，將藥盛着，雙手捧在床前，請母親吃。張母一雙老眼，看着碗內的藥，祇是流淚歎氣；並不肯吃。嗣經孟虹再三勸喫，張母才喝了幾口。殊越吃藥病越重，天天請醫生診脈，上街檢藥，忙得不得了。

一日孟虹檢藥回來，道經一廟，就走進去爲母親求神問卦，作揖燒香畢，一僧含含糊糊的對他說了幾句話，孟虹要明不明白的，便再問那僧，究竟如何。他就微笑道：「你仔細想去。」

孟虹祇得出了廟門，將僧此語，一面走，一面想；又像是說母親的病，不久

即好，又像是說這病，凶多吉少。假設母親好了，這一家人，還有點希望。萬一死了，又怎樣辦呢？越想越苦，正在想的莫辦法時，就走到一懸巖；他便止步，暗暗說道：「這裏就是我了結的好處，祇要向下一跳，就可以把各種苦痛都不知道了。親愛的媽媽，你的兒子對不住你了；弟弟妹妹，你的哥哥，從此永別了；我的美妻，你的丈夫祇有這一條路走了。」說了此話，便欲往下跳。忽又想道：「我這一做，媽媽靠誰人侍奉呢？弟妹有誰人照顧呢？」他想到此，又不忍跳了；祇得兩眼望着巖下流淚。行人見他這種情形，多來慰問他。

久之，他才慢慢的回家，走到屋前，望着對面山上父親那堆新墳；便暗暗的叫道：「爸爸，假設你陰靈有知，見我這種情形，心中傷不傷慘？往常遇事，你都很疼我，現在怎樣呢？媽媽的病，望你保佑她好，我們弟兄姊妹，才有依賴。設若不幸，媽媽死了，這些小小弟妹，有誰撫養呢？」他想到這裏，不覺淚又流

下。

他祇得忍着悲傷，埋着頭兒，悽悽慘慘的走進屋去。一進屋，就到母親床前，看一看母親病狀。並問道：「媽媽，現刻好點沒有？」母親帶着枯瘦的臉，發出微弱的悲聲說：「虹兒呀，我的病不能好了；昨夜夢見你爸爸來接我，想來不久人世了。你的妻室，將來你自己娶吧，我實在顧不到了。我死之後，祇望你好好的看待這些可憐弟妹，我在陰間，也就甘心了。」

孟虹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就如雨點般的落下。祇見母親漸漸的奄奄一息，灰白色的嘴唇，略略的啟動，如欲有言，却不能出聲。既而又見母親兩眼翻了幾下，就閉着了，面色也就漸漸變成死白色了。孟虹同弟妹，就嗚嗚咽咽的慟哭起來，滿屋都震動了。忽又聽得母親叫一聲「兒呀。」從此以後，張母的聲音，就永遠離開人世了。孟虹聽了這一聲哀音，遂深深的印在腦筋中，比什麼還

印得深些，永遠不會忘記了。

(十) 張家蕭條 匪徒被捕

張母既死，孟虹同弟妹哭了半天，才找人將舅爺請來，共辦喪事。於是買棺，買紙，製衣服，請僧道，把賣田土所餘之銀，幾乎用完，才把張母安葬在大成墳旁。却說臨葬之時，祇有舅爺同稀稀幾個客偕着孝子送葬。孟虹同弟妹穿着孝衣，哭哭涕涕，呼媽叫爸，聲動天地。頃刻之間，陰風慘慘，塵土亂飛，彷彿天地爲之愁，草木爲之悲一般。

喪事畢，客散舅爺歸，張家門庭，冷落異常，僅僅有幾個無父無母的人兒，時悲時哭，往來其間。張家雖還有數人，除孟虹年稍大，胆稍壯；其餘弟妹，膽均很小，素怕鬼狐；而今又新死父母，更是風聲鶴唳，疑狐疑鬼。不有孟虹在家，弟妹幾不敢入屋；但是孟虹又不能常陪着他們；因爲屋前屋後，還留有點菜園

土未賣，須時耕種，以供家用。所以孟虹一出門，弟妹即盡行跟腳出來；或往鄰家去頑，或隨到哥哥耕種處。於是張家的門，幾乎終日掩閉。每到將晚，孩子們或圍作一堆，圍在門前；或群在土邊，望着土中耕作的哥哥；必待哥哥收工回時，才敢一同入屋。

一夜孟虹臥病床上，聞籠中鷄亂叫，知是賊已入屋；令弟妹快起來。殊弟妹膽小如鼠，不但不敢起來，還拉被條把頭緊緊的蓋着，一聲也不敢響。孟虹莫奈何，祇得勉強大呼「捉賊，捉賊，」並作起床追捕勢。賊才驚走；然而衣物損失已不少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流，三年之喪已過，孟虹感家中乏人，照顧不周，即欲將妻室娶回，經理家物，遂託媒人，往趙家去說。殊趙家岳父，置之不聞不理，媒人雖往返再三，亦終無效。孟虹莫法可設，亦祇得暫緩而已。

一日孟虹同鼻爺入市買物，不想仇人路狹，冤家相逢，正遇前次搶他家的匪首，也在市中。孟虹急忙去團局報告，團局馬上即令人將該匪捕獲，押送縣公署。知事即將該匪，收入監內。殊他心猶未死，出其資財，託其好友郭某，忙請有力的人營救，圖脫法網。

郭某受託後，便想：「誰有勢力，誰能營救呢？」忽然想得城內王鄉紳，本是一個救命星，肯爲人說事。忙即走到他家，求他幫忙。王鄉紳聽說找他辦此事，急忙搖手擺頭，連說：「不對，不對，我是一個鄉紳，名譽要得緊，萬一不慎，就要受人指責。況且你這事，實在罪有應得。不但我不幫你的忙，爲你去說情，就是拿在我手中來辦，也是要嚴罰重刑，毫不寬貸的。」

郭某說：「惟其先生是鄉紳，有名望，才能會知事，說人情。不然，我們又不必找你了。這事總望幫忙；還望先生念這人本是個極有爲的青年，不過交友不

慎，把家產盡被友人亂用了。不料財產一盡，友人就煙消霧滅，不來照他了；所以逼得莫法，才走這條路，才至于遭逮捕。請你務必到知事處爲他方圓方圓，看知事要多少銀子，才能放人。現在他特別送你二百元。」郭某即將銀放在他面前。

王鄉紳略略看了一下，就說：「知事方面，我倒很熟；他之信我，可以說是言聽計從；不論大小事情，他都要同我商議，幾乎天天都要請我去。前月他還想將他小姐，許我二少爺作妻。我恐怕惹人誤會，才沒有同他結親；因爲知道者，就說知事同我相好，找我結親；不知道者，反說我砥肥攀高。你想如此稍犯嫌疑的事，我還不幹，何況你這些事，多麼壞名譽呢？所以我實在難幫你這個忙。」

郭某卽向他說：「這事總要沾你們鄉紳人的光，他這裏不過權且送你貳百元；將來事情辦好了，還要送你四百元。」王鄉紳聽得這樣說，便欣然向他道：「

既是你這樣再三請託，我也可以幫這個忙；但是許我的銀子，需得先交。」郭某祇得允許，馬上即去找來交他。

(十一) 鄉紳碰釘 孟虹娶妻

俗話說得好「受人財帛，爲人消厄。」王鄉紳次日即整齊衣冠，拿起名刺，拜謁知事。當見面時，知事便想：「這人與我很不相熟，究竟爲何事而來？」祇得彼此略叙寒暄，王鄉紳就漸漸的提起進賄賂的事。知事一聽他言，即面斥他一頓說：「我平素以除暴安良，保衛地方爲事。其他利害，在所不顧；賄賂一層，不特不受，凡遇有進賄的人，無不嚴加懲辦；姑念你這次初犯，不加懲罰。」說罷即令公差，將他逐出。自此以後，他的鄉紳招牌，就不亮了，也無人找他說事了。不數日，知事即令人將該匪押赴刑場，處以槍斃。嗣後孟虹暗暗又查得數匪。亦報于官署，捕獲槍斃了。

却說孟虹見匪已槍斃數人，可以稍安父母于泉下。又想起治家無人，遂託媒人，再往趙家，說明娶妻的事。趙家見孟虹畢竟不弱，先後弄死數匪；恐此婚終難強他離落，兼之女兒，又願張家，不肯另許別人；祇得允孟虹娶人算了。兩家遂擇定二月某日結婚；至期孟虹即請人雇轎，將趙女迎過門來。

當結婚時，趙女自轎出，珮環聲響，蘭麝香濃，蓮步輕移，登上氍毹。孟虹見之，心情大爲之動。又見她容貌華美，較前次窺見時加倍；髮如青絲，眼如秋波，嘴如櫻桃，面似鮮花，豐韻殊絕，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愛她之熱情，甚似火焚。夫妻交拜成禮，卽入洞房。是夜之溫情蜜語，卿卿我我，窮極芳膩；雲雨巫山之會，更是青年男女，稱心償願之事。自此以後，男愛女慕，甚似魚水。張家因此，外有孟虹經理，內有趙女照管，弟妹等亦有依歸，不如從前之畏鬼怕狐。家務之漸有可觀，自不待言。

却說到三月清明，孟虹握其愛妻之手，正在如漆似膠的相親相愛，彼此談心。忽想起上祖墳的事，孟虹卽向其妻說：「父母在日，卽想娶你過來，不料遭了禍事，遂致父母俱死。今日既是清明，理當上墳，我們須一路兒去，使父母陰靈見了你這嬌美可愛的新婦，也必定歡喜些。」趙女欣然允諾。于是夫妻兩人，牽着弟妹，拿着香燭錢紙，卽去上墳。一路上曲曲折折，所過田邊土坎，孟虹均一一指示，道：「某處是某人的，某處是自己從前的，現在賣與某人；」詳細的說明。孟虹同弟妹皆有不勝今昔之悲感，新婦亦有同情。頃刻間，卽到父母墳前，孟虹將祭物陳列好，香燭錢紙燃起，牽着新婦及弟妹，跪在墳前告曰：「爸爸媽媽，陰靈鑑察，兒女及新婦等，均在此祭祀。想從前欲爲兒娶新婦，期間還未到，卽遭匪禍，財失地賣，二老去世，哀也何如。現在匪徒已有數人，被兒控告，處以槍斃，新婦也娶回來了，家務也稍有條理了，弟妹等有新婦作伴，也稍安點

心聲

一五六

了；用是敬告。」祭畢，他們均各流淚，場心一場，然後歸家。

印

(一)

天朗氣清，紅日當中之時，一個臉色黃黑，身軀矮小的朱大才，穿一件藍衫，拿一把蒲扇，正在城內一個茶樓上喝茶；耳聽銅鼓鑿鑿響，馬兒得得行，忙起身到樓窗前望一望。見街上有一隊軍人，排得整整齊齊，彳亍彳亍的從茶樓下經過。後面有一個軍官，戴着金絲邊的帽兒，穿着二尺五的短衣，身軀高大，臉上有一刀傷的痕跡，騎着一匹肥大的白馬，押着隊伍而行。大才仔細看了他一下，認得他是五年前的舊同學周德盛；就想招呼他。方「嚼」的一聲，而又想到他是貴人，如此招呼，似覺欠妥，遂收口不作聲；祇得眼睜睜的望着他，押着軍隊魚貫而去。但心中羨慕他這樣闊，就想沾點他的餘光，求他找點事兒來做，也好在人

印

前闖一闖，遂乒乓乓乓的跑下樓來，追隨方才過去那個騎大馬的軍官，追了一條街，才把他追着，就向着他表示招呼的樣兒；始而那軍官還未見着，祇騎着馬兒向前走；既而大才又跑上他前面，連向他點了好幾次頭，他才瞧了一眼，微微的舉起他那手在熨斗式的軍帽前比了一下。大才見這樣闊的軍官，都回了他一個禮，遂不勝榮幸之至。轉回茶樓，逢人便說：「周德盛現在闊起來了，居然大官當起，大馬騎起；但是他與我的感情，仍然如故：他一見我，就笑嘻嘻的向我行禮，表示很親熱的樣兒。聽說他移防到此，緩後我當去會一會他。」喝茶後，他就回家，把衣服穿得好好的，準備會闊人。

午後紅日西斜時，他就帶着名片，去訪故友。走到一個中學前，見着一枝周團長的旗幟，立着那校門外飄飄蕩蕩的，門旁有兩個持槍的丘八老爺，雄赳赳的在那兒守衛。他就忙在懷中，摸出一張兩年前未用完的舊名片，交給衛兵說：「

請你通知一下，我要會周團長。」衛兵接着名片看了一下，又望了他一眼，覺得他的狀態及名片，都帶有幾分醜陋樣兒；但是他既是要會團長，又不得不去通知一下。乃向他說：「立在旁面，我就叫人去通知。」頃刻之間，內面叫一聲「請」。他就歡喜極了，高一步的，低一步的，忙上前去，隨着一個丘八老爺，東轉西灣的走了半晌，才到會客室。

故友相會，當然首先叙一叙寒暄。繼後大才就恭恭敬敬的向德盛說：「團長，現在你已經做了大官，你部下自然須人做事；我現在閒居在家，想來部下效勞，你看可不可以？」德盛聽他這話，眉頭皺了幾下，沉默了半晌，才慢慢的說：「你若肯來幫忙，這是很好的；現在我還要新成立一營兵，你來幫我招人，招募好了，你就當營長。」大才聽說可以當營長，就歡天喜地的向着他說：「蒙團長恩惠，這事固然很好，但是我求團長撥點兵給我作基本，我才好設立營部。」德盛

沉默了一晌，就說：「我暫且撥一班人給你，以後再商議吧。」他們交談了許久，大才就告辭而去。德盛送到門口，方才止步。衛兵見團長送此人，也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舉槍行禮。大才此時，覺得自己真是一個營長，也就驕傲起來；祇微微的點一點頭而已。

(11)

他一出團部，就得意揚揚的回家，對其愛妻說明原由，並鄭鄭重重的言道：「現在我要當官了，我們一家大小，都是貴人；以後我們當拿出官體來對人，不可再如以前隨隨便便的稱呼。」他妻一雙秋波，望着這將要當營長的丈夫說：「要如何稱呼才好，你只管詳細的說明，我們就當遵照而行。」「呵！這種稱呼，我自然要告訴你：我既是當營長，你對於我，自然要稱老爺或營長，我對於你，自然要稱太太或夫人；不可如以前你呀我呀的亂叫。至于我們的子女，自然要稱

某少爺某小姐，不可如以前某娃子某女兒的亂呼。」

他們兩夫婦，正在高高興興的討論官場中的稱呼，忽然汪二瘋子走來找他，就在門口連聲的叫道「朱大哥，」「朱大哥；」叫了許久，毫沒有聽得應聲；他又改口大聲的叫道「朱大才」，「朱大才。」這個預備當官的人，覺得他這樣相呼，實在有失官體，心中大不安逸，怒氣沖沖的走出來大罵道：「你認識不得朱營長老爺嗎？在這裡亂叫什麼？」汪二瘋子見他怒氣沖沖的出來，已是莫名其妙；又聽他這話，更是摸不着首尾；正欲問他理由，他已轉身進屋去了。此人嘗了這一次閉門羹，在外面七亂八糟的吵鬧了幾句，就往他處去了。

不旬日，團部附近一所廟宇前，就發現了一枝新旗子，在空中隨風飄蕩，遠遠望去，上面有一個朱字。門前又有兩個丘八老爺，雄赳赳的在那兒守起衛來了。廟前壁上，高高的貼有一張嶄新的紅紙，上面寫有許多不大不小的字兒，大致

是奉某軍委某爲第幾營營長，頒來木質關防一顆，其文曰：「……」等字樣。不消說這是前天在茶樓上喝茶那位朱先生，現在實行他營長職權的表示了。

這一天城內的老幼，走到這新旗幟之下，多半要抬頭望一望旗布上的朱字，並稱羨昔日無聊的大才而今的營長一番；然後慢慢的走過去。汪二瘋子也會經過此營門口，見着他前日所叫的「朱大哥，」而今果然當起官來了，心中又驚又羨。立刻就從他那滿臉圈圈點點的瘋子中，表出敬畏這個新得志的友人的樣兒。適逢朱營長到營門口來觀望，一眼把汪二瘋子見着了；就令一個兵，把他叫進來。這個兵一得令，就忙上前將他抓進營來，送到營長前去。

汪二瘋子驚惶失措，連忙說道：「營長老爺，我……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朱營長大氣盤旋的坐着，帶着一副難看的面孔，睜起兩個極圓的怒眼，望着瘋子罵道：「你沒有做錯什麼事嗎？你自己想一想，你前天如何叫我？你需知我是堂

堂乎一個軍官：你是小小的一個百姓，怎能亂呼我的尊名。」瘋子此時，忙俯頭告哀道：「營長老爺，前天是我錯了，望你加恩寬恕。」營長怒氣猶未息，又大罵了一頓，才令丘八老爺將他逐出去。

(III)

午後六鐘，紅日斜照時，一個軍官手裏拿着一個長方形的東西，騎着一匹黃色的馬兒，在街中得的跑。街上的人，許多立在旁面觀望，見得這軍官不是別人，就是新闊起來的朱大才。馬兒得得的一趨就跑到營長的家。他從馬背上乒乓的一聲，就跳將下來，拿着那長方形的東西，高高興興的進屋去了。營長的太太及其少爺小姐一些人，都歡歡喜喜的上前來迎接老爺。他們相見，自然實行官場的稱呼。

晚餐後，一盞明燈之下，現出一個着嶄新軍服的人，拿着一個長方形的東西

，笑嘻嘻的向着一個穿綠色衣，着花緞鞋，臉色嫩白，嘴唇紅薄的三十多歲的婦人說道：「這個東西，真正寶貴，有了牠可以當官，可以發財，可以管百姓，可以管兵士。」那婦人也笑容可掬的問道：「你那個東西，這樣貴重，是什麼做的？」他就拿着那個東西，在燈下照了一照；又向那婦人說：「你看是什麼做的？這個不是黃金白銀做的，乃是木頭雕刻成的。」

那婦人就嫣然一笑，伸出纖纖的手去拿，並言道：「拿來我看一看，爲何這塊木頭這樣的好？」她拿在手中，仔細的瞧了許久，把牠四方四角都看得很清楚，並沒有見着什麼好處；就驟然一笑道：「這木頭也與平日燒來煮飲食的差不多遠，何必把牠認成那樣的貴重呢？」他又笑言道：「木頭雖不貴重，而變成印就貴重了。好比滿清時的頂子，大半是銅製的，銅雖不貴，而製成頂子，則需費盡讀書人一生的精力，才可僥倖得到手，那就貴重得很了。以前我沒有這個小小的

東西，不但旁人不敢敬我，反要欺侮我。現在有了牠，誰不稱羨我，誰不恭維我。假設失去這東西，我自然當不成營長老爺，你也當不成掌印夫人呢。」幾個小孩兒在旁面，祇是笑着臉，睜着眼，把得意的父母望着。明月見得他們談得高興，也從窗孔中探進白色臉兒來，偷聽他們的話兒。

他們歡談了半夜，才滅燈就寢。次日，鷄聲喔喔的報曉時，營長的太太，就要翻身起牀，營長携着她的手兒道：「你真不知官場的規矩，這樣早就要起了。我們現在既是官家，當然要有官派才闊，至少也要睡到十一二點鐘才起。」這個夫人，自然也就聽從老爺的話，仍還睡着了。直到紅日高懸，人家將要吃午餐時，這家實行官派的人，才慢慢的起來，穿好衣服，吃點飲食。

正午時，一個軍官從屋中出來，爬上馬背，騎着馬兒往營部去。一輪紅日，從天空照下來，把他衣帽上的金絲，照得光彩煥發；他自然很得意，他的妻子見

着，也異常的高興。頃刻之間，到了營部，他即翻身下馬。衛兵見他來了，大叫一聲「舉槍，」就各自把鐵筒筒舉起來。大才微微的點一點頭，就進去了。

大才如此執行營長職權，鬧了好幾天，營中只有團部撥給他那一班兵，其餘就是他的舅爺老表妻弟等吃空飯的人，在那兒幫他照料一切。

(四)

一日周團長過來玩，見他的兵毫沒有增加，就向他說：「你的官倒當起了，你的兵在哪兒？你須知一營要三四百兵才够；你還不趕緊招兵購槍，將來恐怕你的官做不成吧。」他一聽團長這話，心中很着慌，就回答道：「我已經找到各鄉去募兵了，槍枝一項，我自然找些銀子出來買，但是還要望團長多撥些兵丁槍枝給我。」團長說：「將來自然可以斟酌情形，再撥點兵與你補充。但是你說買槍枝，究竟在哪兒買呢？」

他忙回道：「我是新出來做事的人，不知在哪兒，才能買得出；我想買槍枝的事，還是靠團長幫忙辦，我準定不久即交銀子與你。」團長點點頭，微微的笑了一下，就說：「這事自然我可以幫忙，但是你要早交銀子與我，然後才能買得來。你趕快去準備銀子吧。」他們討論了許久，團長才走；大才恭恭敬敬的送到門口，然後才止步。

從此以後，大才就一面找他舅爺老表妻弟等四出招募新兵；十日後，就招得有百餘個赤手空拳的壯丁，住在營內壯一壯聲威。一面籌辦銀子，始而向親戚朋友挪借，東湊西借，共有一千餘元；但是這點數目，實在不够做什麼。既而才當田賣地，又弄出二千元；於是總共起來，已有三千餘元；乃一概交給團長，請他代買槍枝。

一日他妻弟向他說：「姐夫，我有一個朋友，此時在當匪首，他有四五十枝

槍，你如許他一個官，我可以去幫你招來，作你的基本隊伍。」大才一聽此言，滿心歡喜，忙說道：「只要他肯受招安，我就給他一個連長。你快去幫我招來。」

「妻弟得令，「唯」，「唯」的應了幾聲，忙叫一乘轎子，闊闊氣氣的坐着，就去爲姐夫招安。一路上灣灣曲曲的經了許久，就來到一個大山下。山上林木繁密，不能乘轎；祇得下轎一步一步的自行上去。走得莫奈何，才到一個寨子，會着一個頭纏青布，脚着線鞋，雄赳赳的綠林豪傑——他的好友。——兩人相見，自然首先叙一叙寒暄，其次就談到招安的事，並許他的連長；那匪首滿口應承。

兩日後，就有一隊人馬，從大森林中出來：有的穿有軍服而無軍帽；有的戴有軍帽而無軍服；有的拿着短槍，穿着長衣；有的把長衣折起，用繩束着，彷彿也像短衣；形形色色，難以枚舉。他們居然排成一個七亂八糟的隊伍，才于于于

的開進城，一直就走到朱營長營內去了。不消說這個隊伍之來，就是營長的妻弟，此次出去招安的大功勞。朱營長既得有這一隊人馬，心中當然歡喜，對於其妻弟，儼然如國舅一般的優待。

自從匪隊伍一招進城，那個繁華的城市，就有點不安寧；各家舖面，都紛紛關門。門板上大致都貼有小小的紅紙條兒，不說清理賬目，暫行停業，就說修理櫃房，緩日營業。

(五)

一日大才正在營部辦公，忽聽門外有撲通撲通的槍聲，他就大驚，忙使人出外打聽消息。轉瞬使者回來報道：「團部令人來提槍枝，說我們營部的人，在外面不守軍紀，行同匪徒；已經把我們的人打死了好幾個，其餘的逃的逃了，擒的擒了。」營長一聽此言，駭得魂飛天外，抱頭鼠竄的遠遠逃去了。這一個營部，

成立以後，還未一月，就烟消霧散了。牆壁上的就職報條，還是半新半舊的；旗幟上的字跡，還是新新鮮鮮的；而權勢炎炎的朱營長，不知避在哪裏去了。

兩年後，周圍長已移防他處，才於偏僻的鄉野裏，一個小草房中，發現一家貧窮的人。這一家人，有一雙三十多歲的夫婦，形容都很顛頹，衣服也很襤褸；又有幾個小孩，也是花眉花臉，大有乞丐流氓之風。他們房屋的矮壁上，供有一個神位；每逢初一，十五，及過節，過年，就有一盞菜油燈，放在神位上，要明不白的照着一個長方形的東西。這東西，他們似乎很寶貴牠；但是他們每見着牠，就似乎有言不出的苦衷，多半發出悲傷的現象來。

一個寒風砭骨的冬天，他們一家大小，又飢又寒，正在難過的時候，汪二麻子走來了，大叫一聲「朱大才。」「唯，誰在叫？」大才穿着一件舊綿襖，戴着一頂爛氈帽，慢慢的走出來，抬頭一望，連忙又說道：「汪大哥，你來了，請進屋

去。」汪二瘋子帶譏帶諷的說：「我聽說營長遷居在此，特別來拜訪。但是我這小小百姓，不敢進老爺的府第。」大才握着他手說：「好朋友，不消這樣說吧。請進屋去坐一坐，我們還有些話要談呢。」

「呵！營長要談話，我這小小百姓，當然遵令。」汪二瘋子說了這話，就笑嘻嘻的隨着他進屋去了。進屋後，他見着一些乞丐式的孩兒，在大才前面往來，就一一問道：「這是營長的少爺麼？這是營長的小姐麼？」這一問，使大才又羞又氣，心中一酸，淚即流出，並言道：「好朋友，何必儘這樣諷刺我呢？」汪二瘋子始而固然尋昔日的報復；現在見他這種情形，也就不忍再嘲笑他了。並言道：「大才，你我終是故友，剛才的話，望你不要介意。現在我要請你談一談你自從營部逃出來的經過情形呢？」

大才拭淚道：「我自從受那無良心的團長騙後，把先人的遺產，已如水洗一

般的蕩盡。又恐他還要逮捕我當成匪首懲辦；所以才避居在此窮鄉僻野中，受盡種種艱難。」他說了這話，就抬起那顛顛的頭，望一望神位上那個長方形的東西。帶着悲容又說道：「那個長方形的印，就是我受禍的根~~根~~，我雖恨他，却是費了一家的財產才換來的；所以我仍然把他保留住，以作永久的紀念品。」汪二麻子聽了他這話，安慰了他一番，然後才向昔日的營長，而今日的貧民，告辭而去。

人瘦黃花

(一)

端陽節前一夜八九點鐘的時候，一間小小屋子裏，有一個美人，拿着兩封信，悄悄的在電燈下瞧。瞧完第一封信，知是情人曾點清寄來的情書，中間說了許多情話；並約她明天午前逛中央公園。又瞧第二封信，則是情人錢大左寄來的信，也說了許多相思相慕，親愛異常的話；並約她明日午前游城南公園。她得此消息，不知究竟答應誰才好，心中暗暗想道：「答應米斯特曾呢，又恐怕米斯特錢知道了要多心；答應米斯特錢呢，又恐怕米斯特曾知道了要多心。」費盡心思，才想出一個解決的法子。端陽早晨，她就叫一輛車，坐着到錢大左公寓去。大左一見她來，就笑嘻嘻的把她迎進小屋內；並言道：「雲蘿，請坐一坐，我們吃了

點心，就去逛公園。」她嫣然一笑道：「今天也是你要我來玩，我才于百忙中，抽出身兒來呢。設若不是你，任隨是何人，我也沒有工夫同他玩：因為我還有許多事呢。」他微笑道：「你真是事忙，逢這過節天，學校放了假，你有什麼事呢？」「呵！你以為我除了念書，就沒有事嗎？今天我的同學密司蔣，同密司鄒兩處，都約我去玩。我因脫不了你的情，才到你這裏來；午後我打算也要往他們兩處去應酬一下。」他們談了半晌話，吃了點心；就叫兩輛車，往中央公園去了。

不久間，公園林木中，一張小棹兒處，就有兩人在那兒喝茶。並且嘰嘰咕咕的談話，不知談些什麼；談了又啞啞的笑，笑了又低低的談；似乎談得很親密的樣子。游人從那青色樹葉稀疏處瞧進去，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眉清目秀，唇紅齒白，臉旁一面有個美靨。旁面有一個十八九歲的男子，粗皮大臉，鼻尖上有一顆豌豆大的黑痣，一雙大眼，都望着她那嫩而紅的臉上。兩人在那花木叢中

，笑談了半天，到紅日將中時，她才姍姍的隨着那男子出公園。一出公園，大左就雇一輛馬車，同她坐着；馬兒得得的行，頃刻將他們拉到一所飯店。他們遂下車，相偕進店。大左特別叫開一間小屋，兩人到裏面，叫了許多酒肴進內，就把門閉着，似乎在裏面很秘密的吃飯。

飯畢，兩人偕行出店，大左向她說：「我們再到游藝園去玩一玩好不好？」她嫣然一笑，發出柔媚的聲音說：「謝謝你，今天你爲我花費了這樣多的錢，我們緩日再玩吧。現在我還要到密司蔣那兒去一趟；其次還要到密司鄒那兒去呢。」她說了這話，就叫一輛車，往他處去了。

大左以爲她果然要到她的女友蔣鄒兩處去；殊不知她乃不然：一直就到她的情人曾點清那兒去。一見點清，就很抱歉的說：「米斯特曾，對不住，對不住，把你等久了。早晨我坐車向你這裏來，路經蔣女士公館，恰巧遇着她在門口玩，一眼

聽見我，就務必要我進去玩。我推辭再三，她總不允許，硬把我拉進去，留着吃了午飯，才許我走：所以到現在才來。」點清雖老等了她半天，等得着急；但一見她來，則一切都被愛她的魔力消滅了。現在見她又首先道歉，愛她的情，更形增加。忙笑着臉說：「你何必這樣客氣？我等你一下，也不要緊，並且你實在因事羈身呢。昨天我寄你的信，說到中央公園去玩，現在我想改變方向，到北海公園去玩，你以為如何？」「愛啣！北海公園似乎太遠了吧！但是你既是要去，我總是遵從你的意旨，隨着你去一趟。」點清聽她的話，如此的親密；於是內心愛她的熱情，就如火之就燥一般的傾向她。

兩人談了一晌話，就叫車往北海公園去游玩。這一天到北海的人，紅男綠女，特別的多。陽光斜照着一般穿紅着綠的婦女，分外現出一種美麗來。雲羅穿的淡綠色衣，着的嫩青色裙，蓮步輕移的往來樹蔭花間。後面一個十八九歲的男子

，穿一件藍色綢衫，着一雙黃色皮鞋，肌膚豐滿，身材合中，兩隻有神彩的眼睛，常常把她望着，隨着她一路而行。

他們一面慢慢的游行，一面低低的談話，把一個公園幾乎走徧了：不但身體不覺疲倦，反覺越游玩越高興。于是乘興買些酒肴，叫一隻花船，到湖中去游玩。此時正是一輪紅日西下，一灣明月東升時，兩人在舟中飲酒談心，觀賞日月，快樂已甚。又見舟行水動，波浪千層，把水中的月影，蕩得一跳一跳的，發出一種奇美的閃光，更使心中有莫名其妙的樂趣。他們在舟中玩到更深入靜時，才相別而回。

(11)

雲蘿對於錢曾二人，既是如此雙方表示好感；他們對於她，自然發生濃厚的愛情；並有向她表示求婚的意思。但是她對於此事，却發生了一個難解決的問題

：就是一身不能應兩人的請求。她常常把此事放在腦筋中，暗自籌畫道：「究竟應誰的請求才好呢？論容貌則米斯特會較爲漂亮，論貧富，則米斯特較爲富足。兩者不可得兼，倒底取何捨何呢？」這個問題，幾乎把她花心心兒都想壞了：還是沒有解決的方法。時而自己煩惱道：「不想牠吧，安閑一天算一天。」然而一來心中放不下這件終身大事；二來他們的情書，幾乎天天都要寄來，把她纏得一點也不自由。

方到暑假，她父母寄信來叫她回家。她就收拾行李，告辭情人，欲起身南歸。而她那戀戀難捨的人兒，死死把她留着，要她玩幾天才走。她無法脫離，祇得勉強逗留幾天；到六月二十日晨早，才搭京津火車南下。

此時到車站送她的人，自然很多，但都是照例應酬；惟曾錢二人，則與她真有不捨之情。她在車站，對付這兩人，真是費盡苦心。時而把錢大左叫在一邊，

都不覺得有什麼難捨的情；獨于你，真使我依依難捨。」她說了這話，眼圈兒一紅，熱淚卽流到她那嫩臉兒上。又恐被曾點清看破，忙俯頭掩飾。大左見她洒淚，也不禁流淚道：「你好好的回去，早點兒再來，我們同在一塊兒的時候還很多。」兩人親密的談了半晌，才各自分開。時而又把曾點清叫到一邊，發出微小的嬌聲，悄悄的說：「古人說『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這句話，好像祇是爲我兩人說的，我與旁的人相別，倒不甚要緊，獨于你一個人，使我特別感覺分別之苦。」她說到這裏，淚珠兒如雨點般的滾下。點清見她如此情形，正欲安慰她；殊不知自己的淚，早已爲她流出來了。兩人傷心一場，談了一些秘密的話，才各自走開。

火車嗚嗚的叫了幾聲，他們就催她上車；她才伸起纖纖玉手，把着車上的鐵

柱，慢慢的上去。轉瞬間，火車就走得轟轟的響，如箭一般快的開起走。雲羅從車窗的孔中，伸出玉手，拿着雪白的手巾，在那兒一搖一搖的，表示請他們回去的意思。於是送她行的人，就先後回去了。惟曾錢兩人，儘在車站內，呆呆的望着。望到車已走遠，渺不見形影時，才轉身而回。

(三)

却說雲羅獨自一人南歸，坐在車中，毫無相熟的人，已感孤獨之苦。而火車又震動異常，把玉體兒震得很不安寧。她正在無聊已極，忽然到一個很繁華的城，噪雜的聲音，如洪水湧流一般的響。火車也嗚嗚的叫，把煙筒的黑煙，都叫得不安寧，跑進天空中去休息。車上的人，搬的搬行李，下的下火車，都說天津到了。

雲羅此時，自然也要搬行李下車，而車站人雜，正苦照料不周；忽聽有人在

她後面叫密司秦。她轉頭一看，見得是一個穿着杭綢衫兒，戴着洋草帽兒，臉兒白白淨淨的，大致有二十一二歲的男子在招呼她；面貌似乎相熟，但不能記得他的姓名。她就溫言問道：「先生貴姓？我們似乎很面熟。」呵！密司秦，你還不認識我嗎？我叫陸成。我與你是一縣的同鄉，前年你在本縣女子師範念書時，我就在中學校念書，你常到我城內親戚董家頑，我們就在那兒會過幾面。我聽說你今日要由此經過，特別來接你。並且我也要回去，你願意同我一路麼？」呵！米斯特陸，我太無記力，把故友都忘記了；望你原諒。勞你的駕，到此相接，我真謝謝你呢。你既是要回府，我們就一塊兒搭車。」密司秦，那就請到我寄宿舍去玩一玩，等我把行李收拾好，才好一塊兒搭車。」他遂叫車將雲羅的行李，搬到他寄宿舍去。雲羅到他寄宿舍頑了幾點鐘，候到他把行李收拾好了，才一同搭津浦路的火車南下。到南京又轉一道路的火車，坐到S縣。這S縣離他們的家

鄉，只有百餘里，所以車一到S縣，他們就搬行李下來，不再搭車。

却說密司秦在車中經過了兩三日，可恨此無情的車，完全不體貼美人，終日轟轟烈烈的震動響鬧，把她那嬌嫩嫩的玉體兒，竟弄起毛病來了。陸成一路上幫她照料行李，自不待言；並時時慰問她的病情，殷殷勤勤的服侍她；於是兩人的感情，一天增加一天，兩三日間，就親密異常。到S縣下車時，天已昏昏沉沉的黑下來，他們就進旅館，打了兩間小小的寢室暫宿。這一夜雲羅的病，似乎更見增加，呻吟的音，不絕于耳。陸成時而爲她買藥品，時而爲她拿茶水，忙個不了。

到半夜時，他還在她房內，殷殷勤勤的服侍她。旅客都已入睡鄉，一個大大的旅館，已靜靜的沒有人聲；唯他同她還在一處談話。她一雙秋波望着他，似乎很有情的樣子，並微勸朱脣，發出嬌音，低低的說：「米斯特陸，此次一路上，

很勞你的駕，已使我心中感激，今夜又蒙你這樣的照料，更使我心中不安。」他驟然笑道：「密司秦，你我同鄉，幫你這點兒忙，有什麼要緊；你何必這樣說客氣話呢？你此刻病好點沒有，我可以到那面寢室去睡了麼？」她秋波一轉，俯頭含羞微言道：「你要到那面寢室去睡嗎？恐怕到夜深時，我要人做事，有誰幫我的忙呢？你願意就在我這牀上睡麼？」他聽了她的話，也就體貼她的意；在這病牀上陪着她睡；盡心盡力的遵照同鄉會簡章上的宗旨：實行「聯絡感情，敦篤鄉誼」的事。

次日，鷄聲喔喔的報曉時，這間小小屋內，有一種嚶嚶的聲音說道：「我們不相會則已，一相會就覺難捨；今天我們要分別了，以後我們當要彼此到家相訪才好。」一種稍粗的聲音回道：「是的，當然我們要時時相會。」他們談了半晌，才開門出來，叫兩乘轎子，各自回家去了。

(四)

她坐在轎內，把轎窗打開，觀賞一路上的風景。見着道旁的柳絲，被風吹得一飄一飄的，池中的浮萍，隨着波浪蕩動，時而東移，時而西轉，毫無定位。因此就感覺自己一身，將來不知寄落誰家；現在雖然自由，實則如柳絲浮萍之飄蕩，終非安全之計。想到此，就生出一種恐怖的心來；坐在轎內，很覺難過。

一路上曲曲折折，經了許久：眼見紅日由東出來，漸漸的到天中，又漸漸的降西，彷彿已經掛在樹梢上，轎子才到她的家。狗兒嗥嗥的叫，她媽就牽着她的弟妹，慢慢的走到門口來望。轎子下地，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穿着淡綠色的衣兒，嫩青色的裙兒，從轎門而出，姍姍的走上前來，向着親愛的母親，恭恭敬敬的行禮。

弟妹等與姐姐分別年餘，常常掛念；此次見她回來，就前後隨着，同她親熱

。父母見女兒現在長得比以前在家時，美麗加倍，又見她的服裝，也改良許多，心中就特別的愛她。所以一家人對於她，如賓客一般的待遇，事事都加以優待。自常人觀之，以爲她必定安于在家，殊她却不然；回家才玩十餘日，就覺得家中不好玩：天天都在一個小小的鄉村中，過那簡樸的生活。不像在北京：有鬧熱的戲園聽戲，有光明的電燈寫情書，有親密的情人談心，有男女雜坐的電影場看電影；那樣的快樂好玩。所以一家人對於她，雖異常的優待，她却還是不願在家久住；時時嫩臉上現出愁容，嬌音裏發出苦聲。

她母親見愛女如此情形，暗暗的向她父親說：「女兒年紀已大，當爲她擇一佳婿，早點完婚，免得她孤孤單單的，終日愁悶不樂。」「是的，我也有此心，前幾個月不是有幾人向我家求婚嗎？我們因女兒未在家，都未決定下來。現在她既回來了，你當探問她的意思如何。」他們商議以後，母親慢慢的探問她的意思

，今天說這家子弟求婚，明天說那家子弟求婚，連說了五六家，她都不滿意，搖搖美人頭兒，表示不允許的意思。

父母爲女兒心切，恐怕依着她的意思，把此美妙年齡耽誤了，將來不好擇佳婿，就欲武斷的將她許人。她一聞知此消息，心中很着急，就想從速離家，到北京去會曾錢兩人，再斟酌一番，就可正式結婚；也免父母爲她婚姻事着慌。于是她就向父母說：「我的婚姻，依我想來，父母可以不消管，縱然要管；也可以稍緩，等我自己斟酌幾個月，再來決定。」

她的父母聽女兒這話，對於她的婚姻，也就略略的緩後再談。殊她一面把父母緩着，一面就籌辦旅費；不幾日旅費備好，寄了兩封情書，通知錢曾二人；就悄悄的起程，恐怕父母阻止她出外。這一次她的路綫，不是由以前回來那條路去，是由滬搭海船北上。

(五)

她搭海船之第一天，就會着一個穿西裝的青年，臉兒白白淨淨，身體高高大大，一雙眼睛，極其活潑，時時瞧她一眼；滿口言語，都是S縣一帶的聲調。她聽得他說的話，是本鄉的聲調，就有幾分親近他。不久間兩人就互通姓名鄉里，才知那個青年姓胡名洪光，係S縣的同鄉，出洋留學已四五年，現在新得了博士學位回國，打算到北京作事。兩人雖是萍水相逢，但是因同鄉關係，就頗親近，時時交談。

却說胡博士出國幾年，染了許多西洋風味，對於結交女友，特別有研究；一些言語，說得兩人異常親密；事事體貼入微，把雲蘿恭維到極點。雲蘿由家起身到北京計畫，本是要在曾錢二人中，任擇一人結婚；殊上船遇着胡洪光，就暗想道：「這人有米斯特曾之貌，已是可愛，又在外國讀書，得了博士，必是富

家子弟，至少可與米斯特錢的家相當，更是難得。他又這樣的會說話，這樣的會體貼人，怎叫我不動情，不傾心于他？」于是雲羅就改變以前的方針，欲將此嬌滴滴的可愛身兒，寄托于有艷福的胡博士。

她既有此決心，兩人在船中，自然一天一天的親密，發生濃厚的愛情。船到天津時，胡博士向着她說：「密司秦，你願不願意我們仍還一塊兒塔車到北京？」她嫣然一笑，發出溫柔的聲音道：「胡先生，何必這樣的問我呢？你想我願不願意？」兩人說了這話，就一塊兒去搭京津路的火車。上車未久，烟筒就嗚嗚的叫；叫了之後，火車就轟轟的響；如鳥飛一般的走動。走了幾點鐘，就到全國的首都——所謂繁華的北京——來了。

一到京，車上的人，就紛紛的下車。胡博士與雲羅也就交相照料行李，慢慢的偕行出車站。胡博士向她說：「我未到京以前，已經託人幫我租有一所房屋；

密司秦。請到我那兒去玩。」她驕然笑道：「謝謝你，一路上擾了你，緩日自當拜訪；今天不便就到貴公館。」「唉！你說在哪兒去了，有什麼不便？你我同鄉人，何必這樣客氣呢？」「那嗎，也可以；就去貴公館，暫住一下。」胡博士得了她的允許，忙叫兩輛車，與雲羅一路而去。

却說雲羅由家起程時，就寄有錢曾二人的函，告知來京日期。他們一接函，就如大旱之望霓，好容易才望到她所定的日期；就把書籍擺得整整齊齊，把棹凳弄得潔潔淨淨，把衣服換得飄飄亮亮；準備那物兒來時，才好在室內談心，或出外游玩，殊她今天也不來，明天也不來，候了七八天，她的形影兒也沒有見着；他們每日念雲羅的時間，幾乎要佔大半。念了十餘天，還是不見她來，就以爲她不來了，也就把念她的心，稍稍放鬆了些。

一日曾點清同着三四友人，在中央公園喝茶，遠遠見着一個穿淡綠色衣的女

子，彷彿是他的意中人。忙起身趕去看，果然是他所念的那物兒。他就很親熱的上前問她道：「密司秦，你幾是來京的？」她很冷淡的說：「我昨天才到，因事忙得很，還沒有工夫到你那兒來。」她說了這話，就把臉轉在一邊，隨看那個穿西服的人去了。

點清還想同她說話，問她住在何處，才好走訪。但見她這樣的態度，又隨着一個生人，也就不便再上前同她說話，只得慢慢的回到茶棹上，同朋友談天。點清同友人在公園玩了半天，就回公寓，趟在牀上，暗暗想道：「今天她如此的對待我，是何原故呢？她同着那個人，未必是她的家屬或親戚，因此她不便同我多言嗎？她說因事忙，沒有工夫來會我，想來是真的；等她有工夫時，必定會來我這裏玩。」胡思亂想，把情腸幾乎想斷，祇得在公寓內候她來；殊不知她竟至不來。

(六)

再說錢大左與她更無緣，自從她再來京，一面也沒有見着她；祇以為她沒有來。一日看報，才見報上，載有新回國胡博士洪光與雲羅女士，定于某日結婚等字樣；因此才知她已來京，並有黑漆板凳了。就大失所望，氣起病來，晝夜瘋狂，時而哭道：「雲羅，你這樣無情，竟把我丟開嗎？」時而又笑道：「雲羅，你這樣的無情人，將來必定得不到好結果。」瘋狂了十餘日，他家中才叫人來把他接回去醫治，並為他娶一個美妻；他的病才漸漸的好。點清見那物兒已絕望，祇得另闢新路，不久就戀上一個女子，實行自由結婚了。

雲羅自從與胡博士結了婚，對於她昔日親愛的米斯特曾，就視為眼中釘。每當她同胡博士在公園或戲園玩時，她一見點清，就轉眼向旁面望，再不同轉秋波，瞧一瞧昔日的情人。胡博士與她的感情很好，常常都在一塊兒游玩，談談笑

笑，親愛異常；博士的臉時常向着她，她的臉也時常向着博士；如葵之向日一般。

一年後，胡博士的身體。很覺衰弱，常常都在病中。一夜他同嬌妻坐在窗前觀賞明月，博士向她嘆道：「古詞說得有『月有陰晴圓闕，人有悲歡離合。』我此時，固然是月圓人歡時，將來不知如何結果呢？」

她嫣然一笑，携着黑漆板凳的手，嚶嚶的說：「我一身既許你，當然始終是你的愛人兒；你爲何發出這種感慨？未必你還不鐘情于我嗎？」

博士望她一眼，沉吟半晌，才微微的說：「你知莊周試妻的故事麼？你不消說這樣的話，恐怕將來也要像莊周的妻呢。」她聽此言，玉體微微的一傾，就倒在黑漆板凳懷中，淚流滿面的哭泣道：「我這真心對你，你還要如此疑我呢。」

博士見她哭起來了，忙取出手巾，輕輕的在她嫩臉上，爲她拭去淚珠兒。並

安慰她道：「我同你開頑笑，你何必這樣認真呢？」我既是你的人兒，你爲何拿這些事來開頑笑？真不怕把你的愛人氣死嗎？」兩人談了一晌話，就滅燈就寢。

兩年後，雲蘿的容顏，就很憔悴，面黃肌瘦，似乎有病的樣兒，又似乎不得意的樣兒；常常借着一個連鬚鬚的大馱子，在公園或電影場玩。聽說昔日同她有談有笑，相親相愛，常常前後相伴游玩的胡博士；而今已離別嬌妻，入新墳中去潛心研究自由戀愛的學問去了。現在她已經與那個連鬚鬚的馱子，發生了夫妻關係。那個鬚子，似乎很想得她的歡心，時時把臉上的鬚子，刮得光光生生；但是鬚子雖刮去，而鬚根仍存肉中，把一個寬而馱的臉，弄得大半如那深灰色的布一般。她對於此連鬚鬚子，似乎又愛他，似乎又恨他；若說果真恨他呢，她又時常同他一塊兒游玩。若說果真愛他呢，她又面黃肌瘦，現出一種憂愁的顏色來。

心

聲

一九四

榮歸

(一)

一輪紅日由天空漸漸的降下，似乎已掛在西山的樹梢上；林中的鳥兒，已在叢木中嘰嘰雜雜的亂叫，呖呖吧吧的亂飛，似乎準備他們的被窩，將要安眠的時候；一個臉皮已起皺紋，頭髮已成銀白色的老太太，牽着幾個小孩在門前，睜起一雙灰色的眼睛，死死的望着大路上的行人。好像要在路中，發現一種要緊的事情出來。望了一晌，天已昏昏沉沉的將黑時，她那不中用的老耳，忽然聽着一種叮叮噹噹的鈴聲；她那老臉上，就發出一種歡喜的顏色來。鈴聲越響越近，她的灰色老眼，就見有幾匹駝炭的瘦馬，由她面前經過；她的臉色，立刻就變成一種失望的樣兒。

榮 歸

一九五

她正在失望時，一個二十八九歲的軍官，騎着一匹肥大的花馬，在路上得得的行來，一些雄赳赳的丘八老爺，彳亍彳亍的跟着馬後跑。她仔細一瞧，見這軍官頭戴金絲邊的帽兒，身着黃褐色的軍衣，臉兒寬寬的，鼻兒高高的，彷彿是她所望的兒子回來了。她正想招呼的時候，那個軍官已從馬背上乒乓一聲，跳將下來，向着她恭恭敬敬行禮。並言道：「媽，兒回來了。」

「呵！玉兒，你回來了。」她很快樂的望着那個軍官說了這話，就牽着小孩，一步一步的慢慢走進屋內去了。

晚餐後，一間寢室內，明亮亮的燈火之下，照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美人，身穿嫩綠色的緞衣，脚着淡青色的花鞋，坐在一隻椅子上，兩手放在端坐的膝前。她心中似乎很快樂：鴨蛋臉兒上，充滿了喜歡的顏色；櫻桃小口邊，時常含着微笑，雪白的額角下，一雙極明慧的眼睛，時常把門兒瞧一瞧。

進來。她忙起身迎坐，並向老太太說：「媽，這夜深了，你還沒有睡呢？」

「呵！玉兒回來了，我心中覺得很快樂，到這時一點兒瞌睡也沒有。他剛才在我室內玩，把他在外面的事情，談得津津有味，可惜你沒有來聽。現在他到外面安置他的隨從去了。」

她說：「他剛才在媽那裏談話，我也知道，也想來聽。可惜我正忙着收拾他的行李，沒有工夫到你室內玩。」兩婆媳在室內談話不久，門兒嘯的一聲，新回家的軍官，就走進室內來了。這個幽閒貞靜的美人忙立起身來迎他坐。

軍官瞧她一眼，微微的笑一下，就坐在一隻椅上。她忙伸出纖纖玉手，在茶壺內斟一杯茶，雙手捧來放在他面前；就微動朱脣，發出清脆的細音向他說：「你把隨從安置好了嗎？」

「安置好了。」他很溫和的回答她之後，就轉眼向着老太太說：「媽，你的媳婦在家，平常侍奉你如何？我當兒子的年年在在外，實在沒有盡孝道。」

老太太微微的望着她的媳婦笑了一下，就轉眼向着她的兒子說：「你在外做官，就是光宗耀祖，就是盡孝道；不必一定要在家奉養我。你的妻室，對於我面前，是很盡孝道的，不消你掛念。只是她年紀青青的人，你一年四季都在外，使她一人孤孤單單的，我心中很覺不安。你這次出去，可以把她帶着一路出去麼？」

「我想把她帶出去，又覺得不好。因為：一來要她在家侍奉媽，盡子媳的孝道。二來軍隊上也不便帶家眷。」

老太太說：「家中還有其他的人，可以侍奉我；倒不必一定要她。你斟酌一下，如果可以帶着她同你一路，就把她帶起去的好。」他們談了一晌話，老太太

覺得已疲倦，就起身出外，到自己寢室安眠去了。

(二)

於是這雙久別的夫妻，才把椅兒移得近近的談話。丈夫一雙眼睛，把她嫩臉兒望着，發出很親熱的聲音說：「對不住你呢，我一出門就是三年，未免把你孤單了。」

她秋波一轉，嫣然一笑，發出柔媚的細音說：「你何必這樣說呢？出去這樣久倒不要緊，你的媽掛念你才苦呢；她每每同我談到你，她總是歎氣流淚。這次她接得你要回家的信，心中又歡喜又望你；哪天口中不念你幾次。每聽着林中的鴉雀呀呀的叫，她就要向我說：『鴉雀叫，有客到。今天這人該要回來呢？』每聽着狗兒哞哞的叫，她就要走到門口來望一望，看是不是你回來。這兩天她望你的心，不知哪裏這樣切：口中常常念着你，常常走到門口望你；幾乎把她灰色的

老眼都望穿了，才望到你回來。你的母親這樣愛你，你當要如何孝順她呢？」

「母親愛我，我是很知道的；祇是我沒有在家，不能親身奉養，望你幫我盡孝道。你如果幫我盡一分孝道，我總是感激你一分。」

她微微的笑了一下，就發出一種美妙的聲音說：「你倒說得好，你的孝道，要我幫你盡，我的孝道，又找誰幫盡呢？我在家盡我一人的孝道，還恐不能全；何能幫你盡呢？但是你要命令我幫你的忙，我總是聽從你的意旨，盡心盡力的孝順媽。你說好不好？」

丈夫聽着她的話，這樣的乖巧敏捷，這樣的溫柔和順，愛她的心情，如潮水陡漲一般。驪然笑道：「你這人兒，真是可愛；無怪乎我在外面三年，雖把家鄉一切的事情，都覺荒疏了；但是對於你，總有念念不忘的情。白日好像你的形影，時常在我腦筋中打圈兒；夜間也常常夢着你與我會面言談。」

她嫣然笑道：「你祇知你在外面如此思念我，你不知我在家中怎樣思念你呵！現在你已經當了團長，我要請問你在外面加官的經過情形？」

他說：「我離家後，就入軍隊。不久，長官見我兵操還好，人又還靈敏，就提我當排長。我當排長半年，對於兵士，力求和好，對於長官，很表殷勤；長官因此就喜歡我，尤其是營長特別的得意我。一日我同營長到鄉間游玩，在田邊土坎上，曲曲折折的走了許久，就走到一個大瓦房的人家前面，一隻黃狗嗥嗥的叫，那房內就走出幾個小孩來望。營長就笑着臉，悄悄的向我說：『你看那幾個小孩背後，門角旁邊，有一個很好看的東西嚟。』我仔細一瞧，才看見那裡藏着一個嬌滴滴的二八佳人。我就向着營長說：『營長的意思如何？』他略略的笑了一下，也不言語，慢慢的就走向他處去了。我們觀山玩水，在鄉間游了幾點鐘，才一步一步的轉回營。嗣後營長就暗暗使人打聽那個女子的姓名。打聽好了，就叫人

到那家去說，要娶那個女子爲姨太太。殊不知那家人死不允許，營長把他們莫奈何，祇是暗暗嘆氣。我才爲他想出種種方法，硬把那女子弄來當營長的姨太太。從此以後，營長對於我，更加得意；不久，就保舉我爲連長。」

(三)

她聽得他說到這裏，就伸出纖纖玉手，把丈夫的手握着；微微的看他一下；並發出嬌小的聲音說：「你這個人，幹些什麼事？」

他鄭鄭重重的說：「這是玉成人家的事，有甚麼不好嗎？再說我當連長年餘，就遇着一個戰爭。這戰爭打得很激烈：撲通撲通的聲音，不絕于耳；時而那面兵兵打倒一個兵；時而這面兵兵打死一個人。打了半天，我軍方面，覺得打不勝，兵士紛紛後退。我就在後面大叫遣：『只準前進，不準後退；後退的，我就用手槍打。』我雖這樣說，而兵士仍向後退。我就不客氣，不顧情面，拿着手槍，

指着退回的兵士，撲通撲通的打死兩個。他們見事不好，才拼命前進；就把這場戰爭，轉敗爲勝。長官見我這次有功，就加我的營長職權。」

她聽了丈夫這一番話，就微動朱脣，發出嘆息的聲音道：「唉呀！這場戰事，真正厲害呢！真正可怕呢！」

「我當營長未久，又遇有一戰事。這戰事比以前那場戰，還要危險十倍。我軍方面，被敵人打得紛紛潰退，毫無抵抗能力。惟我率着三百餘人，在一個小小的緊要寨子內，死死的守着不退讓。敵兵如蜂擁蟻聚一般的緊緊把寨子四周圍着。這一圍不打緊，寨內的人，始而還有米糧吃；圍到一月之後，米糧就吃完了；莫奈何就吃草木的花葉以充飢。草木的花葉吃完，就沒有可吃的東西；只是空着肚子受餓。把一些百姓，餓得面黃肌瘦，行動無力，病的病，死的死。每逢我夜深查寨時，四方已少聲響，只有寨內百姓的呻吟聲，紛紛的隨着微風傳入我兩耳

。百姓始而還怕我的威權，不敢請求我讓開寨子；既而也就挺而走險，前來請我退讓，以保全他們的生命。我雖加以威駭，他們仍不顧生命的常常來我面前要求。把我已逼得莫辦法，而我自己的兵士，始而還可在寨內富家去尋找可吃的東西；既而富家也四壁空懸，不能尋出可吃的東西。于是一般兵士，也就不得不同百姓一樣的受餓，也就漸漸的對於我有怨心。在這個時候，我正覺得很難處理；忽然東北方來了一隊人馬，撲通撲通的攻擊寨下敵人；不久間，寨下敵人，就抱頭鼠竄而逃；這個小小寨子，才僥倖保存。長官見我能够保存這寨子，就加我的團長。這是一月以前的事。鄰舍那個趙戰魁，就是這一次戰死的。」

(四)

他妻聽了這話，美而嫩的臉上，就發出驚駭的樣兒來。並嘆道：「噫！真正危險呢。可憐那個趙戰魁一家人，自從聽得他打死了，就慟哭連天。他的老母每

天眼淚汪汪的哭，飲食毫不進口，不幾天就氣起病來，倒臥牀上，奄奄一息。一天我過去看她，她睜起一雙死灰色的眼睛，望了我幾下，微動枯瘦的嘴唇，悽悽慘慘的說了幾句話，就不能出聲了。轉瞬間，她的老眼翻了幾下，心中似乎很難過的樣兒；咽喉內就哈哈的響，響了之後，就沒有一點兒氣了。此種情形很覺可憐。至于趙四嫂更是可憐。自從聽着她丈夫——趙戰魁——戰死的消息傳來，天天都是以淚洗臉，一雙眼睛哭得緋紅。兩個穿襤褸的小孩，又常常圍着她吵鬧哭泣。一月以來，把一個紅頭花色的少婦——趙四嫂——竟氣成面黃肌瘦，半生半死的病人。今夜你們正在吃晚餐時，她悄悄的走到我室內來，略略的看了你的行李，就淚流滿面的向着我說：『太太，你的老爺倒榮歸了；我的丈夫，竟身死在外，永無回來之期，叫我一家大小，如何過此生活呢？今夜本是你家歡喜的時候，我不該來向你說傷心話。不過我的淚兒總禁不住，硬要滾出來；我的口兒，也是閉不了』

硬要說這種話。太太望你原諒。」她向我說了這話，就咽喉哽哽的哭泣一場。我見了她這種情形，忽然轉喜爲悲。望你念她丈夫是在你部下効力死的，給點銀錢周濟她吧。」

「是的，趙戰魁帶傷將死時，也曾望着我流淚，請我照料他一家老幼。不過我們從軍的人，打死的部下很多，哪裡能殼照料他們的家室呢？」

「別人的家室，你不照料周濟倒不甚要緊。他的家室，就在我們眼前，若不拿點恩惠給他家，實在使我看着，心中不安。」

他望着愛妻微微的笑了一下，就說：「你們女人家的心，真正仁慈。這點事兒，就說看見心中不安。假若你到戰場上去看見，那不知道心中要如何的不安呢？你說周濟他家，我們緩後再商議吧。」他說了這話，沉默了半晌，又向愛妻說：「我出外這三年，岳父岳母的精神還好嗎？沒有什麼病痛嗎？」

「呵！這兩個老人，這兩三年來，精神很衰弱，又因家道不順，時時都在病苦憂愁中。但是我回去陪着他們閒談，不知什麼原故，他們就覺得歡喜點，憂愁苦痛也減少了許多。無奈在那裏玩不久，就要回你家經理一切。」

他驕然一笑道：「你的父母見着這樣乖巧靈敏的愛女，回去陪着他們閒談，自然會寬心些，自然會把憂愁消滅些。」

她嫣然一笑，羞答答的說：「你不消這樣說吧！我有什麼乖巧靈敏？」

他笑說道：「你倒不乖巧靈敏，我的愛妻，確是一個乖巧靈敏的人兒。」

她微微的笑了一下，就用那一雙最明慧的眼睛，把丈夫望着，並不言語。沉默了一晌，丈夫即解衣就寢。她才慢慢的解了衣服，祇穿一條粉紅色的女褲，一件淺藍色的襯衣，兩個饅頭式的乳兒，在那稀薄的襯衣中，現出一種嫩白色來。她把衣服放在椅上，又慢慢的拿着牙粉香水，洗呼洗呼的漱口。她胸前那兩個入

心 聲

二〇八

字形的乳頭，高高的頂着襯衣，隨着她漱口的動作一蕩一蕩的，真是一副極好的美人將睡圖。她漱口後，就姍姍的走到牀前，含羞帶笑的向着她丈夫說：「你好生點兒睡着，你的愛人也要睡了。」

勘誤表

四一	二九	一九	一五	正文	八	自序	頁數
二	七	九	九		一		行次
忽聽 [×]	意氣揚揚 [×] 揚 [×]	癡醉劑 [×]	冤曲 [×]		劉冤羣 [×]		錯誤
忽聽 [○]	意氣揚揚 [○] 揚 [○]	麻 [○] 醉劑	冤 [○] 曲		劉冤 [○] 羣		改正
九二	九〇	六八	六五	六三	四六	正文	頁數
三	九	一	十	七	七		行次
	討壓 [×]	是誰 [×] 誰 [×]	阿 [×]	苦久 [×]	得意揚揚 [×] 揚 [×]		錯誤
	討厭 [○]	誰是 [○]	呵 [○]	若久 [○]	得意揚揚 [○] 揚 [○]		改正

